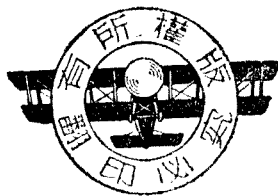


言情長
篇說部

紅
白
牡丹
鳥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再版

紅白杜鵑

著者 李伯通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健人

發行所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一册定價一元二角

愛國小說
紅白杜鵑序文

是書優點在超出科臼不落言詮真具有兒女心腸英雄氣魄同一摹寫名士美人看他說得躍躍紙上脫口如生中間情節又一氣相生如風吹水上自成紋理起處便是伏處伏處便是起處東坡畫竹必須胸有成竹余謂是書亦然然而篇中徵實處則心細於髮拓空處則才大於海極風雲之變幻窮社會之情狀世間良好機遇大抵敗壞於貪人敗類倘其根器不固勢必墮落三涂所以天香國色之奇蘂未有不遭飄風驟雨所摧折驚才絕艷之雋品未有不繇城狐社鼠所中傷於蝸蟻羹沸之中獨思有以全其生而得免於難非琴心劍膽出而應付不可也以說夢起以說夢終情之不可以言語達者又如寫小詩以達之作者戲弄筆墨空空色色非具有兒女心腸而英雄氣魄者乎李子伯通與余訂文學交已廿有餘稔近於經史鎔鑄究心佛典外又出其墨瀋瓌談以續繹裨說澥內大方家數取而讀之倘亦窺見其衿抱乎民國九年一月江

紅白杜鵑 序文

都李涵秋敘於雙花館之南軒

愛國小說
紅白杜鵑

楔子

諸位呀。世界上的人。那有個不愛花的。麼。就是愛花。那有個不愛極嬌豔極美麗的。花。麼。新學家說是物質的研究。又說甚麼審美的感情。若講到情感。這極嬌豔極美麗的花。本不會講話。他偏說是淡到無言。本不會流盼。他偏說是嫣然欲笑。本無所傷感。他偏輕是感時濺淚。將形贈影。以我憐卿。把個嫩葉。嬌枝。竟當做婷婷嬈嬈。活靈活現的美人。一般。古來有幾位大文學家。大詞章家。如三閩大夫屈原。做出一篇離騷。洋洋灑灑。無非說些香草美人。佩服他。都以他爲忠君愛國。翰林供奉李白。每一斗酒。賦詩百篇。不是詠的名花。傾國。卽是寫的紅豔一枝。在他是對花寫照。人都以爲寄託遙深。照此看來。世間的人。沒有一個不愛花的。如今有一位先生。在下也不記得他的姓名。但曉得他叫做惜花使者。這先生襟懷雅潔。性情風流。讀書破萬卷。下筆動千言。也算得個飛

卿八父。陳思一石。但有一層。他先生於富貴功名。不甚措意。年過三十。尙然是一介韋布。流寓揚州。他的住所。房屋無多。倒有一座小小院落。這院落徧栽花木。當中起造個草堂。這草堂四面疏窗。并有些蕉竹掩映。他先生在裏面讀書。哦詩。僱著一兩個短童。捲簾掃地。煮茗焚香。鎮日價以澆灌花木。搬移盆盎爲娛樂。他先生所心賞的好花。正陳述不盡。每到春夏之交。有一種極嬌。極美。麗。開得如荼如火的名叫杜鵑花。甚麼五寶六珠。紅套白套。真個無美不備。妖。妖。嬌。嬌。娉。娉。婷。婷。皎。皎。滴。滴。齊。齊。整整。好似那粉白黛綠。雲鬢風鬟。活靈活現的美人一般。諸位呀。這種無上豔福。請問世界上有幾個人能消受的。這惜花使者的審美感情。正蓬蓬勃勃。不可思議。當下對紅白杜鵑賦詩一首。

金粉胭脂合寫真。天津橋外厭黃塵。啼痕漫拭湘妃血。顧影偏來姑射神。幾日離魂傷倩影。東風誤嫁怨何人。是花是淚。渾難辨。細雨如烟。又暮春。

詩做成功。正研好香墨。握著筆管。謄寫在一幅薛濤箋紙上。自家細意吟哦。忽

然聽得敲門聲響。你道是誰。原來也是位斗方名士。風月閒身。來的叫做沁園主人。他那真正姓名。在下也記不清楚。當下短童開門。只見一位鶴立身材。軒爽面目。年紀在三十左右。見著惜花使。章略略一笑。便指著幾種杜鵑花。說多日不到。貴齋。那知如火如茶。竟開得這般鮮豔。那……是西子化身。呀。是玉嬈變相。呀。是綠珠。絳雪的離魂。倩影管教你春生嫩齋。呀。那得不令人羨煞。令人妬煞。說著……兩人先後踱進草堂。沁園主人眼快。早瞧見書案上舖著銀紅色一張薛濤箋紙。上面已有字迹。忙撻過來。從頭至尾。讀了一遍。因拍案叫聲。你瞞著我。消受這種豔福。應該有這種豔詩。惜花使者笑說。這紅白杜鵑題目。倒還新穎。先生如清興勃發。爲花助嬌。不妨和我一首。沁園主人連連點頭。說使得……當下研墨濡毫。不假思索。檢出一張薛濤花箋。也就寫出一律。

憐我憐卿信。有之傷春心事。遣誰知。香桃瘦骨。甯非病素。柰新妝。正入時。蜀帝城邊。花有淚。黃陵廟裏。雨如絲。東風著意。催啼鳥。燕妬鶯。嗔嫁已遲。

惜花使者接過詩來。看了又看。讀了又讀。忙說拋磚引玉。不有拙作。何能引出佳章。但是我詩中用意。都把名花當做美人。比如真是美人。我擁著妖嬈。怕你不因羨生妬。你消受豔福。怕我不因妬生疑麼。沁園主人說這又不然。我輩鍾情。豈同泛泛。有琴心必有劍膽。是兒女必是英雄。甚麼叫做愛情。必然是要兩情相悅。處這他他。倪倪。齷齷。齷齷的惡濁世界。做男子的總要有些毅力。慧心。做女子的總要有些柔腸。俠氣。比如這杜鵑花。紅的就是那猩紅。熱血白的。就是那玉箸啼痕。但這種熱血。這種啼痕。總要由至情至性中發揮而出。爲國家。非爲個人。爲公衆。非爲私我。哼……我所講的愛情。豈是那芙蓉掩面。楊柳鎖眉。絮絮屑屑。作小兒女私泣哉。（敍出著書宗旨。異於妖豔淫葩。一味浪費筆墨。）惜花使者遲遲點首說足。下言論與鄙意恰合。難得情好深投。我們今日何不詩酒盤桓。以夜繼日。於是招呼短童。備辦些肴饌。沽了一罇黃酒。兩人由朝至暮。你一杯。我一杯。信口雌黃。臧否些人物。彼此有點醉意。這個當兒。忽

然紫光一閃轟隆通起了個雷聲沁園主人說這雷從那裏來的莫不是立刻就要下雨嗎說時遲那時快一陣風過紙窗上就颼颼索索打進雨來惜花使者手慌脚亂連忙招呼著短童那知兩個短童已躲在後屋拉陀螺踢鞭子捉迷藏嘻嘻哈哈聚在一起這邊放著潁子喊叫那邊裝著不曾聽見惜花使者急得躁脚不能顧得風狂雨驟忙跳出屋子搬弄盆盎移掉花木上面急雨脚下滑裏滑達猛不提防跌了一交把一盆大紅杜鵑傾跌在地口內嚷著呵呀……可惜……這個當兒沁園主人不能坐視亦復跑出屋子上前幫扶那知身子一轉用力過猛把一座花架子嘩拉拉倒翻下來甚麼五寶六珠銀紅大紅并一盆雪白的套鵑一起花瓣繽紛落茵墮溷這真叫做煞風景可憐那嫩葉嬌枝一霎時珠沈玉碎惜花使者對著沁園主人面面相覷遲遲歎了一口氣說足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名花呀美人呀我終日香國陶融豈非是一場春夢嗎（喚醒癡人不少然又引起下文夢境）說也奇怪霎時雨也住

了。雲也收了。兩個短童從後屋跑來。瞧見主人和客。如癡如醉的。對立在庭心。許多的落豔殘花。又委積在滿地。不知是何意思。到底孩子們天真爛漫。笑嘻嘻的說。這些花。好端端長在盆子裏。如何會翻跌在地。蹭踢成這個樣子。惜花使者正大爲掃興。忙嚷罵了幾聲狗才。還不快替我收拾打掃。一轉身就邀著沁園主人。仍進了屋子。此時簷溜已清。偏偏窗紙上透映些月光。惜花對著沁園說。美人銷沈。名花零落。這一天風雨來得快。去得快。豈不是專同我做對嗎。沁園說。花好必折。月圓必虧。今日脂殘粉膩。又安知來日不花好。月圓有萍。因必有絮。果似我們。這培植嬌花。終久必消受些豔福。今生不能可期。之來生。我記得西廂記末了一句。願天下有情的。都成眷屬。只要情致極其纏綿。就是那花木精神。也能受我們的情感。惜花笑說。如果有這樣感想。我願來世得個眷屬。就嬌嬌豔豔的。像那大紅杜鵑一般。你如有意把那雪白的杜鵑。花便讓給與你好。是。不好。（佛說非想非非想。籠罩全書。渾然無迹。）沁園亦笑說。有

理想必有事實。你不會讀過紅樓夢小說麼？他開篇便引起甚麼靈芝呀？又是甚麼釵呀？玉呀？雖屬荒誕不經，信口開合，但從慧心人看來，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有即是無，無即是。有。比如你心愛紅杜鵑，就算那紅杜鵑是個濃妝豔服的美人，我心愛白杜鵑，就算那白杜鵑是個粉白黛綠的美人，我們今日所做的紅白杜鵑詩，就算是同美人預下個聘詩，將來蝶使蜂媒，隨意編排兩位，那不算做現成事體嗎？惜花說通極妙極。如今時候不早，我們既話到投機，何妨添酒回燈，做個通宵達旦的絮語哪……你看這雨雲收盡，明月在天，真有趣啊……說著便招呼短童們掌起燈燭，一瓮的黃酒才銷去了一半，又胡亂備些蔬筍雞魚，彼此重行入座，有談有笑，一個是胸中雪亮，一個是舌本瀾翻，到得奇趣橫生，便帶些插科打諢，足足鬧了兩個更次。此時沁園已酩酊爛醉，伏著一張安樂椅，上不知不覺的到槐安國裏邯鄲道上去了。（先是一個入夢）惜花心底還有點明白，蹵到床上，拏著一條海虎絨的毯子，意思似怕沁

園受涼來替他遮蓋那知眼睛一花好像有個嬌滴滴的喉音在他耳畔叫聲惜花先生你在這裏做甚惜花揉擦著雙睛在燈光之下定神一瞧原來是一位天姿國色的美人照小說家描摹所謂眼含秋水眉展春山鞞圓個面龐生就是脣紅齒白就這一套鮮豔衣裳真正是天孫織就雲霞無縫看了又看瞧了又瞧暗想我惜花使者癡長了三十多歲何曾見塵世間有這般仙容低低問了聲芳卿你在那裏那美人說蓬門寒舍離此不遠先生如不吝玉卽請到舍盤桓遣此良夜惜花顛頭播腦答應著說使得……於是趑趄著脚步如磁鍼受了吸鐵石的引力不由得隨著那美人出了屋子穿花拂竹前面是衣裙綵繚後面是步履闌珊轉過了幾疊假山便見有一座幽潔的亭樹當前也有個垂花六角門門扇虛掩似乎已經有人入內那美人到此略一遙讓惜花口內不住說著前請……兩人進得角門左右梧竹交加一條鵝卵石鋪就平路直接三間亭榭這亭子上湘簾漾波掩映著明蠟光輝煞是有趣步上石階

進得屋內早有三兩個雛鬟圍繞著一男一女先看那女子生得千嬌百媚雲鬢星眸柳葉彎眉芙蓉嫩臉穿了一套縞素衣裳不亞那姑射神人洛水仙子惜花凝想一會暗說與我這同行美人已是驚才絕艷那知琪花珠樹又有駢枝燕瘦環肥偏教合璧一個濃開花靨一個淡掃蛾眉奇呀……莫非是生成姊妹一般惜花正在出神是那男子嗤的一笑說了聲惜花你發甚麼呌呀惜花猛然擡頭才知那男子不是別人就是在草堂竟日盤桓的沁園主人忙嚷說沁園你爛醉如泥臥伏在那裏如何便抽開身子瞞著我來赴幽期密約好呀……你這憐香惜玉的手段是從何處學來的呀早是沁園臉色一沈說我兄休要信口胡柴這皎潔仙姝豈可以穢語褻瀆的惜花亦自覺失言局促不安轉是那同來的美人說我們大家坐了趁此月明風定不妨爲竟夕之談這個當兒雛鬟便遞上香茗惜花端起茶碗連呷幾口好似金莖玉露透入心脾諸位這是甚麼緣故因惜花喝得酒多得些茗飲便可解了煩渴此時心地

清涼急切便問兩位美人的名姓。只見同來的豔妝美人答說：妾名吳媽，是江蘇吳縣人。因手指著那素妝美人說：他叫許娟，是江蘇江甯人。我們萍踪偶合，日間見了兩位先生唱和的紅白杜鵑詩，真是商隱清詞，飛卿麗句，一種深情，繾綣雅意，纏綿把個美人名花，雙關夾寫，要曉得美人，卽是名花化身，名花卽是美人的小影，可恨天不做美好事，多磨傍晚那一陣狂風驟雨，把二位先生的眼前之花，意中之人，弄得個飄茵墮溷，以法理論，能不定造物一個忌才的罪名嗎？惜花沁園齊說是呀……那素妝美人獨搖著手說：這倒不然，造物是一秉至公，看著似忌才，其實他是憐才。比如我有才華，我不肯外面暴露，事事含蓄著，處處斂抑著，不干造物之忌造物，自不來忌我。古今名士美人，能眉案相莊，白首偕老的，也不知凡幾。總要性情上有涵養，命運極速，遭宵小縱極媒孽，任是狂風驟雨，波涌瀾翻，我只要忍耐些痛楚，總得個珠圓玉潤，美滿結果。（是一部小說作意觀全書自明）不然做名士的賣弄才華，浪費筆墨不

能守時不能耐。運昂頭天外一肚皮不合時宜。兩眼睛抹煞一切。弄到東坡南海。李白夜郎。縱然繡口錦心。也不過浮漚泡影。做美人的自高聲價。搔首弄姿。沒有絳雪的容光。楊妃的美貌。他偏是花前月下。自賞風流。父母替他許婚。他只抱著嚴格主義。及至他所心許的。也不過是些青年浪子。荷花大少。鶯燕輕薄。蜂蝶顛狂。弄到那流水落花不伶不俐。偏生說是造物忌才。你二位先生。想想請問。這惡濁孽緣。豈是佛菩薩所肯成就的嗎。我們今夜一席話。非是效那小兒女。喁喁私語。如表愛情。實不相瞞。我許娟同吳媽。俱是名花化身。俱是你二位先生的眼前之花。意中之人。但是我們這名花美人。須有無上的價格。結成眷屬。須有那顛撲不破的行爲。如今這惡濁世界。濫污社會。我們要揭穿幾重黑幕。提振現在國魂。就叫那慧業文人。眼睛看見了。耳朵聽見了。編排一部極新鮮小說。也算得有聲有色。悱惻動人。哪……造物憐才。都有著意。有琴心必有劍膽。爲公義。豈爲私親。來生的慧業方長。那趙家百城。龍家六符。就是你

二。位。先。生。的。化。身。切。記。……這。小。小。園。林。佳。花。美。木。算。得。個。隨。時。清。娛。那。安。身。
立。命。的。道。理。豈。是。飲。酒。賦。詩。作。爲。了。局。的。說。到。這。裏。沁。園。主。人。拱。一。拱。手。連。稱。
領。教。身。子。已。存。留。不。住。惜。花。使。者。正。在。躊。躇。不。覺。天。旋。地。轉。身。子。一。晃。跌。了。一。
交。手。裏。還。擎。著。海。虎。狻。的。毯。子。口。頭。啊。呀。……已。是。一。夢。醒。來。只。因。這。一。夢。早。
把。個。迷。離。恹。恍。的。感。想。演。做。光。明。磊。落。的。事。實。在。下。有。了。這。些。材。料。便。拋。去。閑。
文。一。起。一。起。的。編。排。出。十。六。回。書。來。

愛國小說 紅白杜鵑目次

- 第一回 產嬌娃兩家報喜信
- 第二回 吳寶善貪頑荒學業
- 第三回 護親兒喬珠娘撒潑
- 第四回 辯帥裝愁象不對象
- 第五回 亦犯亦官當場出醜
- 第六回 找律師洪陸趕下關
- 第七回 美龍韜燈下會許娟
- 第八回 刁誦臣指揮遭辣手
- 第九回 七尺奇男險丟身命
- 第十回 寫詩賤喜得許香素
- 第十一回 瀛洲旅館胡羣請客
- 圓好夢五歲締良緣
- 趙百城遇騙入勾欄
- 存歹意刁誦臣入圈
- 總兵得兆龍又生龍
- 有香有色生女慰情
- 遇美人刁胡逛車站
- 歹胡羣營倉搜趙璧
- 胡其仁號哭撞頭拳
- 一雙壞蛋幾被官刑
- 脫金鐲放走吳貝臣
- 姑蘇花園龍韜失踪

- 第十二回 引強徒珠姨通綫索
拒嘉客辯帥發雷霆
第十三回 許香素一心救夫婿
龍伯符不意逐波臣
第十四回 設騙局唐燕年出面
做密探趙百城化裝
第十五回 巧機緣奇男逢臥室
惡作劇俠女墜高樓
第十六回 天外飛來死者復活
別後聚語好夢重圓

愛國小說 紅白杜鵑卷上

第一回 產嬌娃兩家報喜信 圓好夢五歲締良緣

我這一部小說。名爲愛國小說。這小說上的一段故事。講來很近。就在那袁皇帝要統一江山實行帝制的時代。當時推翻帝制。與袁皇帝極端反對。人但曉得大名鼎鼎的蔡松坡。殊不知推波助瀾。一般熱心愛國志士。風發雲起。這個當兒。跳出兩位琴心劍膽的名士。兩位驚才絕艷的美人。說他是英雄。麼偏生有的兒女。心腸說他是兒女。麼偏生有的英雄氣魄。那些流水。今日明月。前生花落。花開春來。春去在下。已在一篇楔子內。大概敘述個明白。不必贅言。單講江蘇省蘇州府屬吳縣。有位在籍翰林。姓吳。名世封。表字桐青。娶妻趙氏。是江寧府江寧縣趙孝廉。名叫康年的妹子。夫婦相得。魚水和諧。恰恰兩人同庚。因三十來歲。未有子息。趙氏真個賢惠。便勸世封早納姬妾。世封初猶不肯。那裏經得起再三勸說。甚麼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引經據典。義不容辭。世封一想。與

其在那平康門戶。討買妖嬈。倒不如找出媒婆。在这些小戶人家物色個碧玉。這
個風聲一出。早有甚麼倪買婆。黃四娘。日日上門。帶領了些青年女子。轎來轎
去。不是嫌著輕佻。就是怪他粗笨。一起一起的瞧看。有二三十個。末了有位姓
喬的。名叫珠娘。生得模樣倒還整齊。無父無母。同他個哥子喬仁過活。喬仁開
爿燒餅店。日食不敷。嫂子梅氏。生性妬毒。兩口商議。不如把珠娘賣給人家做
個偏房。可以撈著一注財香。以爲後半世的生活。適值吳翰林要討小老婆。當
時便借些衣飾。把個珠娘裝扮好了。坐頂小轎。由媒婆帶去引看。偏生一看中
意。言明身價洋五百元。不消說得。喬仁寫張賣身紙。當下使人財兩交。珠娘過
了門。倒還服服貼貼的小心伺候。看官要曉得。在人家做姬妾的。只眼巴巴望
自己生養個兒子。便可以得寵偏生。天從人願。不上一年。居然懷胎足月。竟產
下一個兒子。世封倒看得平常。轉是大太太趙氏心花怒發。非常快慰。珠娘更
自顛狂。到得三朝洗兒。湯餅開筵。諸親六眷。前來賀喜。添福的添福。添壽的添

壽一切套言。不必鋪叙。世封替兒子取名寶善。表字貝臣。乳名就叫做寶兒。說到這裏。諸位必有一句話要批駁我。古禮。男子二十冠而字。那有生下來便替他定下表字的道理。要曉得做書的興到筆隨。可以隨手了結。那就不必節外生枝了。閑話少絮。珠娘因生了寶善。漸漸的自嬌自慣。添些脾家。不是說。冒點風寒。卽是說。操些勞碌。鴉鬟僕婦們替他捶腰捏臂。磨折不堪。這些架子。世封狠不謂然。然而因他養個兒子。不驕寵他。也不奚落他。倒是和正室趙氏格外琴瑟綢繆。鼓鐘式好。不上兩年。趙夫人也就懷起珠胎。漸漸的腰腹粗圓。記得這一年。趙夫人是三十四歲。在三月初八這一日。忽然有些驚覺。甚麼臨蓐。坐盆。婆婆媽媽的手續。都已預備。一到上鐙的時會。覺得腹中疼痛。一陣緊似一陣。穩婆早已在房伺候。就是喬氏珠娘。也攙著個兒子。腳前腳後的殷勤。瞧著太太緊皺雙眉。不免指著寶善說道。寶兒。你莫出奇。馬上你娘添個弟弟。你便要下橋了。大凡妾生的兒子。稱呼大太太叫做娘。稱呼自己生母叫做姨娘。這

是一定的道理。其時寶善已算是四歲。也懂得些人事。聽說添個弟弟下橋。便哇的哭起來了。趙氏腹痛正緊。猛聽哇的哭聲。不覺頭昏眼花。似夢非夢的眼前。花花綠綠。好似有一件東西。定神一看。却是一座白礬石的盆子。栽著一顆大紅杜鵑。這杜鵑開得嬌花嫩蕊。光豔奪目。燈光之下。忽地閃閃的來了個華妝麗服的美人。真翩若驚鴻。矯若游龍。不言不語的。只是望著趙氏一笑。趙氏見這驚才絕艷的美人。嫣然靚盼。不由口裏說聲你來得好呀。我正盼望著你。那美人便娉娉婷婷的。嬉撲入懷。趙氏驀地一聲啊呀。腹內絞痛。漿胞已是迸裂。那穩婆招呼婢僕們。七手八脚扶抱著產婦。臨盆說時遲。那時快。登時就接下一位如花似玉的千金。這個當兒。珠娘心花大放。低低向寶兒耳朵說。聲乖兒子。你不必哭。你娘養個丫頭。你是不曾下橋。寶兒真個乖巧。隨著個媽子出房去了。這裏扶抱產婦上床。將養休息。趙氏知道養的是個女兒。因有名花美人的兆頭。心裏倒不甚厭煩。一會工夫。吳世封踱進房來。先是珠娘站起。

身子說。恭喜老爺添了一位千金。世封笑著說。生個女兒也是好的。隨即走到床前。揭起羅帳。輕輕巧巧將夫人溫存一回。慰藉幾句。又轉身對珠娘笑說。今夜你是不能困覺的了。珠娘點首稱是。世封退出房門。一宿無話。容易三朝。照例湯餅開筵。至親好友都來賀喜。趙夫人精神漸復。也就離了床蓐。坐近妝台。新生的女孩兒。由穩婆打扮得錦裝繡裹。粉捻脂搓。忙請老爺進來。抱給他手裏。世封瞧了。又瞧看了。又看說聲。好個嬌嫩的娃子。正如一朵鮮花。趙氏笑說。你猜他是甚麼花呀。我前夜異常困倦。有一句話不曾告給你聽。這小小女娃子。倒還有點來歷。世封忙問。是何來歷。趙氏就將那夜夢見一盆大紅杜鵑花。一位華妝豔服的美人。望自己嫣然一笑。那種神情備細述了一遍。世封點頭笑說。哦。哦。原來這小妮子是一株大紅杜鵑化身。我就在這嫣然一笑。替他取名叫做吳媽。小字粲雲。你看好是不好。（先將吳媽敘述出來。）趙氏笑說。老爺是玉堂高才。木天清品。替女孩兒取個名字。是再雋雅不過了。夫婦說。

笑一回。珠娘早挽著寶兒，嬉嬉哈哈跑進房來。接著是諸親六眷來看洗兒。鬧烘烘擠滿一房。世封退出屋子，走到前廳。廳屋裏客衆喧囂，一時設席開筵。觥籌交錯，這個當兒，偏偏南京舅太爺那裏，著個管家趙福前來提了兩只盒子。一只盒子是安放著繡衣鞋帽金鑲銀鑲替這裏新生小姐添壽的一只盒子。是滿裝著五彩染成的雞鴨蛋。這是甚麼緣故？是世封的舅爺趙康年新添一個兒子。趁此前來報喜的。諸位這趙康年家住南京，計算路程，南京距蘇州也有六七百里遠近。那能隔日即到。要曉得火車已通，非常靈便。世封昨日去了快信，適值康年新生兒子，所以趕辦一切，趁著大早六點鐘快車，就著家人趙福過來。如今這裏三朝洗兒，一場歡喜，已算是花團錦簇。在下這枝筆，不能不移東向西，把趙府事情，要聲叙一番。（筆尖轉移，毫不費力）却說世封妻舅趙康年，字壽伯，是江甯府江甯縣一位孝廉，娶妻陳氏，也是南京城裏一個世家。性情賢淑，所惜生下子女，只是不存。陳氏也曾幾次三番勸著康年納寵。康

年。只。不。答。應。他。的。意。思。以。爲。兒。女。是。命。宮。注。定。有。者。自。有。無。者。自。無。如。果。我。命。中。注。定。無。子。就。是。討。十。房。小。老。婆。他。也。不。會。放。屁。還。有。一。層。多。娶。一。個。女。人。便。多。造。一。回。淫。孽。現。報。就。在。眼。前。你。看。那。做。官。做。府。飛。黃。騰。達。那。一。個。不。是。三。妻。四。妾。他。的。那。些。血。泡。總。有。些。來。歷。不。明。哈。哈。看。見。是。錦。裝。玉。裏。其。實。是。些。忘。八。烏。龜。你。若。不。相。信。把。那。些。太。太。姨。太。太。秘。密。的。醜。歷。史。攷。查。一。攷。查。那。就。十。得。七。八。了。我。今。也。不。去。管。他。如。果。我。命。中。注。定。有。子。我。這。髮。妻。陳。氏。不。是。不。曾。生。育。只。要。琴。瑟。綢。繆。鼓。鐘。式。好。遲。早。總。該。得。個。長。命。百。壽。的。兒。子。主。意。拏。定。任。是。陳。夫。人。怎。樣。勸。說。康。年。只。是。不。睬。佛。說。有。善。因。必。有。善。果。果。不。其。然。陳。夫。人。居。然。是。梅。子。含。酸。桃。花。結。實。不。上。多。時。腰。肢。日。漸。粗。壯。肚。腹。亦。碩。大。無。朋。這。年。康。年。三。十。六。歲。夫。人。比。康。年。小。著。兩。歲。已。是。三。十。四。歲。算。在。三。月。初。懷。胎。足。月。甚。麼。襁。褓。兒。衣。坐。床。臨。蓐。的。手。續。都。已。齊。備。這。日。初。九。喫。過。午。飯。陳。夫。人。漸。有。些。身。體。不。安。知。是。胎。元。轉。動。趙。康。年。安。坐。書。房。不。出。好。似。秀。才。望。榜。只。等。那。泥。金。

報捷。這個當兒，偏生的蘇州快信已來。康年拆開一瞧，知道他妹子新添了一位千金。連忙拏著原函，踱進內房，見著夫人。那知陳夫人雙眉緊皺，臉色愁苦。康年忙問夫人：「這是怎樣？」陳氏強開笑顏，瞧著康年手裏拏的八行書，連說我並不怎樣。你這書信是從那裏來的呀？康年說：「你可知道我妹子已生了一位女孩，我們好託天之福，生個男寶，這還門姻親是再好不過的。」陳氏笑說：「恐怕沒有這個造化。然而我在昨夜三更時分，却得個蹊蹺的兆頭。」康年說：「你可講給我聽。」陳氏說：「不知那裏來個男子，面目清秀，衣冠齊楚，手裏還捧著一盆嬌滴滴的鮮花。我並不會問他，他說這花是種大紅杜鵑。蘇州有個人家歡喜他，不過要等到二十後，他才可以移栽到這裏。仔細想來，將說是生男的兆頭。偏生夢著一盆鮮花，將說是生女的兆頭。偏生捧花盆子的是位俊俏郎君。陳氏講到這裏，康年蹙著眉頭說：「照此看來，這一胎必然是個兒子。」不過與花俱來，怕的是眠花宿柳，性喜風流，根器也不狠好。算了，算了。我們這詩禮人家，簪纓

世族怕添個輕薄浪子來敗這一座門楣了。（故作疑團。先後敘述夢話筆意不板。）陳氏聽到這裏不免心裏有些感觸。當下一陣腹痛額汗如漿。康年瞧這神情十分難受。既不能替他捱些痛楚。又不能幫著扶頭撮腳。進退維谷。轉是那穩婆說老爺不要站在這裏。六脚行入。說到就到。嘴裏還噤咕著。催生娘娘保生娘娘送子娘娘快生快養。緊陣子來說也奇怪。康年才退出房間。趙夫人已是緊一陣趕一陣。漿胞迸裂一聲不好。僕婢們七手八脚把他扶抱著。臨盆說時遲那時快。穩婆略爲施展手術。早是噤哇一聲一位小官官出了產門。一方面安置產婦。甚麼定心湯安神丸早已喫過。一方面由僕婦們向康年道喜。康年聽說添個男丁。也不問將來是個輕薄浪子。是個跨窰佳兒。但這半天得月愉快非常。這時候定一定神。第一件先著人買些雞鴨蛋。用彩色染了。以備分送諸親六眷。及至好的朋友報喜。第二件就配搭些禮物。招呼著家人。趙福叫他趕明早六點鐘的快車。前往蘇州姑太爺姑太太那邊報喜賀喜。并

做一起。不消說得。趙福趕到吳世封家。擾了一杯喜酒。問問姑太太身子是否結實。瞧了瞧新生的那位千金吳媽。當下領了賞封。世封忙叫家人吳珍前來。取出些金鎖銀索。花帽繡襖。也用兩個拜匣裝好。就此隨同趙福。趕著晚班火車。赴甯。到得天亮。趙福吳珍一起進城。做書的漫點。偌大南京城。請問趙康年家住那裏呀呀。我倒忘記了。好像趙家是住在城南烏衣巷。進得門來。已是張燈結綵。預備著湯餅開筵。大凡生子的情形。與生個女兒不同。昨日吳世封家三朝洗兒。雖有些點綴。比著趙康年這裏。真有天淵之別。非是姓趙的踵事增華。一來添的是男丁。二來康年已年華老大。望眼欲穿。好不容易。半天得月生個甯馨。佳兒自然要門楣耀采。閑話休絮。趙福見過主人復命。接著吳珍呈上公物。叩喜請安。康年引進內房。恰好陳氏已梳洗齊整。奶娘裝扮著新生的小公子。雖是毛頭毛腦的。眉眼却還靈秀。吳珍笑說。這小少爺同我家小小姐。倒是天生一對。好像個同胞的。嗟。請問叫甚麼名子。陳氏瞧著丈夫康年說呀呀。

你到此會還不替你兒子起個乳名。一會工夫穩婆到了。是要叫著名字。叩家神拜祖先的呀。康年點頭笑說是呀。是呀。想了一想。因說學名就叫做趙璧。表字百城。乳名不必另起。就喚他做璧兒罷了。陳氏說用得用得。因回顧吳珍說。你可曉得我那外甥女叫個甚麼。吳珍回說。我們老爺替他起的名字。叫做吳嬌。小字叫做粲雲。聽說裏面還含有一種意思。陳氏忙問是甚麼意思。吳珍笑了一笑。回說。我們太太臨生小姐的時。會夢見一個嬌滴滴的女子。捧了一盆。杜鵑花。望著太太一笑。康年聽到這裏。不由得把手一拍。說對呀。對呀。二十年後。這一盆杜鵑花。是要移到我家來的。吳珍懔懔懂懂。不知就裏。意欲動問。恰恰一片喧笑聲。恭喜賀喜聲。早是僕婢們擁著一位黃臉婆子。跑進房來。來的不是別人。正是接生的穩婆。一會兒替小官官。趙璧。灸艾。薰香。錦裝繡裹。甚麼。張家太太。李家太太。王少奶奶。黃二小姐。趁著熱鬧。都來爭看洗兒。添福添壽。外面的男賓也來的不少。真是門籠瑞氣。屋藹祥雲。一番錦簇花團。在下也。

不必絮聒。吳珍回到蘇州，自然將這裏情形備述個大概。光陰易過，歲月如流。記得這一年趙康年整整四十歲壽辰，在九月初三先期著人往蘇來請妹子。陳氏久不歸甯，難得哥子大壽，備些禮物，正好赴甯一走。吳世封兀自高興，借著這個題目，也隨同夫人帶了女兒吳媽。此時吳媽已是五歲，生得花枝般嬌嫩，性情千伶百巧，方字認得兩千，差不多的小詩也吟咏能上口。夫妻愛如珍寶，此番到甯祝壽，家事暫付珠娘處理。寶善在塾讀書，不及帶去，閑話少敘。世封夫婦帶著女兒僕婢，到得南京趙宅，康年已在內書房裏布置停妥，預備他們賢夫婦一起安頓。彼此晤面，談不盡家常，敘不盡渴念，最奇不過一雙小小中表，姐弟親熱非常。這叫做前生夙緣，一個是惜花使者，化身一個是大紅杜鵑的小影；趙璧生日比吳媽小著一天，這是諸位曉得的。至於兩個的面目，比如趙璧是塊美玉，吳媽是顆明珠，吳媽的聰明伶俐，在下已約略表過。這趙璧天姿亦非常穎悟，七月識之，無三歲辨風，丁不恭維，他那古來的英物俊品，是

不能專美於前了。到得四十壽辰的正日，不消說得自然是賀客盈門，壽酒盈樽。這一天忙碌達於極點。（敍壽辰只此數語，筆墨當省卽省。）到了次日，事體消閑，康年備了幾色肴饌，一罈陳酒，邀著世封夫婦，在一個雅座歡敘。生平特別家宴，並無別個陪客，就是陳氏和著趙璧、吳媽一雙小小姐弟。這雅座在小花園內，三間草亭布置的極爲精緻。此時菊花盛開，還有幾株老桂掩映著，疏松秀竹幽香，時吐四面窗扇洞開，晴日透亮，大家不拘禮數，隨意暢談。酒過幾杯，先是趙璧拉著吳媽說小姊妹，我們也不會喝酒，且走開去頑頑好讓我爹同你爹我娘同你娘談心。吳媽扭著小頸說我不去拏著一雙小眼睛瞧著他娘的臉色。趙氏也著眼笑說罷呀罷呀，你弟弟要同你頑頑就去一堆兒頑頑。隨卽招呼一個婢子名叫香蘭說聲道你可同著他們在院落裏隨意耍耍。看是不要跌傷了，碰擦了，須子細些。香蘭口裏呖呖的答應，攙著玉潤珠明的小兩口子一起頑耍去了。他們院落頑耍，陳夫人猛地裏想出一句話來，笑向

著趙氏說我的姑太太你生那小妮子時難道真得個稀奇夢兆嗎趙氏笑說嫂嫂你何以會曉得的陳氏也笑著說你會做夢我難道不會做夢麼你做你的夢我做我的夢人說是同床別夢偏生有別床同夢你夢著一盆杜鵑花我也夢的一盆杜鵑花但是你夢的杜鵑花是一個嬌滴滴女子捧來的我夢的杜鵑花是一個陌生男子把花搬來又要搬送蘇州還講是二十年後才有花好月圓的結果你道是奇也不奇（珠走玉盤錯落有趣一篇夢話恁恍離奇）趙氏聽了出神世封不由得哈哈大笑說不料你們姑嫂兩位都是夢神別人的夢是丟頭落尾的你們的夢是活靈活現的因瞧了一瞧康年說他們兩人會做夢我們兩人難道不會圓夢嗎做夢的以假當真圓夢的就可將無作有一重親作兩重親我這吳媽我可給你做媳婦你那趙璧就可給我做女婿康年不等說完忙跳起來說一言爲定省得夜長夢多呀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吳寶善貪頑荒學業

趙百城過騙人勾欄

却說吳世封因聽講些夢話發生奇想遂同趙康年締結了兒女婚姻此時不獨陳夫人笑逐顏開便是趙夫人亦非常快慰姑嫂們耶舅們在這裏歡天喜地那知趙璧吳媽一雙小姊妹也嘻嘻哈哈跑至膝前大凡小孩子是天真爛漫瞧見大人歡喜便歡喜瞧見大人煩惱便煩惱爲最會趕熱鬧這個當兒陳夫人早抱起趙璧說你替我謝謝姑爹謝謝姑媽以後要改口稱丈人丈母了趙璧真會作怪說姑爹就是兒的丈人姑媽就是兒的丈母嗎引得一屋子的人通笑起來香蘭拏手指刮著鼻子說這小少爺好不害羞呀吳媽用小手把個小臉蒙著似乎懂得自己已喫了姓趙的家茶了趙康年看見忙起身前來抱他吳媽將身子一扭躲入娘懷去了（活畫小孩子情狀）趙夫人樓著他說早噓……今年五歲再過十五年才到舅舅家來做媳婦噯當下說說笑笑又喫了一回酒用了一餐飯真是親上加親分外密切世封夫婦在趙家盤桓

兩日。不免要趕著回蘇。臨行的時候。世封對著康年說。我見璧兒賦性聰明。將來是書香可繼。然科舉也不用想了。簡直明年送入初等小學。不過四書五經。及詩古文詞。還要趁著他記性好。腦力強。結結實實多灌輸一點。康年點首說。是呀。是呀。不講趙康年依著世封吩咐。從今日起。便在家用心用意培植兒子。務期長大成人。蔚爲國器。單講世封攜挈妻女。由寧返蘇。諸位必又有一句話來詰問我。這吳翰林的住宅。究在那裏。呵呀。我倒不記得了。這吳翰林不是家住蘇州城裏。玄妙觀街嗎。黑漆的大門。方方的石鼓。前到後共是五進房屋。大廳以外。還有花廳。花廳以後。一座大大院落。還有些玲瓏剔透的假山。山洞。底下砌著石橋。一方大大魚池。道著河內的活水。佳花美木。掩映著迴廊曲檻。不恭維他。這所宅第。在蘇州城裏。是在數的。（非是閑文。到後書便見作用。）當時世封夫婦帶著吳媽及僕婢們回到家下。已是午飯時光。喬珠娘笑迎出來。問長問短。單單不見兒子寶善。及家人吳珍。世封忙問寶兒那處去了。珠娘支

支吾吾的說。剛才在這裏鬧著喫飯。不知此會到何處去了。世封夫婦還未開口。吳媽嚷說。哥子一定逃學。躲到那裏幹那下流胚的事情了。這小小娃子一句話再尖促。不過好似一鍼。戮到珠娘心裏。說你哥子是個下流胚。你明兒讀書上進。好替祖爭光。這可惜你。說到這裏。不由得惹起世封無明火來。說你不能拘束兒子。還要強嘴一蹶脚。忙招呼著家人吳玉。吳珊。快替我把寶兒找來。原來寶善比吳媽大著三歲。今年已是八歲。姿稟算是中人。爲最偏才。主事。從那一天。世封夫婦由蘇往寧。他便捲起書包。大放花燈的在外面頑耍。日跳進跳出。錢文上是明取暗偷。珠娘一味溺愛。還叫著家人吳珍。做個陪堂。吳珍還有點良心。說是老爺不日回來。如其曉得我同小少爺一路神氣。我這顆頭是要罵臭來的。珠娘冷笑說。凡事有我。不用你過慮。寶兒聽了這話。格外長志。說你不去。我一個人自會行動。吳珍無奈。一來怕得罪珠娘。二來怕寶兒自由行動。生出別的岔枝。只好胡亂著答應。起初出門。是喫茶聽書。到後來搭

著一班十來歲的朋友。甚麼姓刁的。姓林的。姓蔣的。（一斑劣根性的小友。爲後文伏綫。）居然聚賭起來。寶兒初次臨陣。有輸無贏。輸了錢。還想恢復。只好明取暗偷。一連賭了七八日。這日却在刁家聚賭。巧巧他老子世封回來。追問下落。吳玉吳珊是與吳珍通氣的。世封叫他尋找。自然一找便得。寶兒正在輸的一塌糊塗。瞧見吳玉吳珊前來。口裏還嚷著說。你們快替我在姨太太那裏拏一二十塊錢來。不可遲緩。吳玉吳珊冷冷的笑著。吳珍開口說。別賭了。老爺已是回來。招呼你趕快家去了。這一句話如半天轟了個霹靂。寶兒那小小臉蛋子。登時由紅轉白。由白轉青。身子轉是發抖。這個當兒。轉是那姓刁的小子。不慌不忙說。寶善。你怕甚麼。回去編個誑。就說我們在這裏研究國文的。你要膽小。我可同你去。一起見你老爺。姓林姓蔣的兩個小子齊說。這是再好不過了。吳珍也要洗刷乾淨身子。當下便央求刁家小子同寶兒一起回去。這裏賭局自然是隨時收束。話休煩絮。單講吳翰林坐在屋子裏等了許久久。才見吳

珍吳玉吳珊帶著兒子寶善一起入內。他老人家惡狠狠把桌子一拍，忙嚷說：「你好。你這下流胚，心頑野了，總不曉得來家喫飯了。諸位要曉得寶善生性本來乖巧。此時又有姓刁的小子在外間，仗著他的膽子，他便不慌不忙說：『爹呀，兒因館裏先生有事放學，恐怕國文丟去了。』在一個同學的家裏研究研究，你如不信，有個同學的刁誦臣與我同來，還在廳屋子裏站著。』吳珍忙說：『不錯不錯。』小少爺是在那裏研究國文的，說著便跑至前廳，望著刁家小子遞個眼色。姓刁的便跟著進來，向世封行了個鞠躬禮。世封瞧這刁家小子倒還生得眉清目秀，骨眼裏就是欠老實些。因問你：『就叫刁誦臣麼？』今年十幾歲了？刁家小子答說：『學生正是刁誦臣。』今年一十三歲。世封笑說：『你比寶善大著五歲，倒肯同他相好麼？』我要問你我家寶兒的程度如何。今天研究的那幾篇國文，看官世封問的這兩句話，是再刻毒不過了。比如真是研究國文，自不難據實以對，無如研究的賭具牌經，憑著刁家小子嘴能舌辨，一時如何。

對答得出。這個當兒，誦臣嘴裏已支支吾吾的文不對題。世封冷笑說：「你不可不用講了。我管我的兒子，他是一個下流胚，不要把你們帶壞了。哼……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個混帳東西已經下了玄色缸了。」刁家小子見話頭不對，早已一溜烟跑出大門。這時世封動了真氣，指著吳珍喝說：「我平時把你作個人物，你居然勾引小主人胡行放蕩的外面瞎跑，你還不替我從直招來可憐吳珍。原是個老實人被主人一頓呼喝，忙隨手落肩說小的不……敢我原說那賭場說到這裏，珠娘恐怕的和盤托出，不得咬牙切齒惡狠狠伸出手來給寶善一個巴掌。早是咕咚在地，恰恰牙花裏鮮血迸流。小孩子偏會做色連喊沒命……列位可知都虎毒不食兒。世封雖嚴切教子，瞧見兒子已跌得血流口淌，只得歎了一口氣說：「家門不幸，算了……」（寫此一段專爲下文寶善與風作浪種種伏綫）當下趙夫人扶起寶善，摟抱在懷裏說：「乖兒子，你爹望你成龍不是不疼愛你，你以後須在家讀書，不許搭那一班壞人。寶善自然哭。」

著。答。應。著。一。天。雲。雨。頃。刻。消。散。事。體。是。極。小。極。淡。但。是。珠。娘。從。此。便。懷。恨。在。心。所。謂。風。起。青。萍。之。末。一。篇。驚。心。動。魄。的。奇。文。風。狂。雨。驟。的。禍。事。是。要。從。這。回。節。目。發。生。（說。得。斟。斟。酌。酌）俗。語。講。得。好。從。小。定。八。十。又。說。好。孩。子。不。要。管。捱。打。捱。罵。的。必。不。是。好。孩。子。比。如。吳。媽。生。來。是。有。骨。格。有。志。氣。的。雖。然。是。個。女。孩。兒。家。七。八。歲。上。便。知。書。識。禮。到。得。十。歲。他。看。看。新。書。便。要。灌。輸。些。新。文。明。增。長。些。新。智。識。世。封。雖。是。前。清。個。翰。林。心。底。非。常。豁。達。非。常。開。通。他。因。女。兒。吳。媽。要。進。學。堂。在。十。一。歲。上。便。送。他。入。女。子。高。等。小。學。三。年。畢。業。十。四。歲。上。又。升。送。到。本。城。第。二。女。子。師。範。不。時。還。高。興。興。的。同。他。研。究。些。文。學。不。恭。維。他。這。吳。媽。的。文。才。是。胸。羅。錦。繡。口。吐。珠。璣。吳。媽。的。品。貌。更。不。消。說。得。諸。位。都。知。道。他。是。大。紅。杜。鵑。化。身。那。嬌。滴。滴。的。豔。容。光。耀。耀。的。色。澤。有。非。在。下。一。枝。枯。筆。幾。許。渴。墨。所。能。描。寫。盡。致。的。了。他。的。那。位。令。兄。寶。善。從。八。歲。上。淘。氣。以。後。世。封。見。他。志。趣。卑。劣。不。免。隨。時。扑。作。他。教。訓。他。無。如。劣。根。成。性。加。之。珠。娘。護。長。護。短。讀。了。幾。天。

書偏生身子熱了。頭腦痛了。一混三年。一混五載。也曾進過學堂。都因行檢上。揭示開除。那一班不務正的朋友。如姓林的。姓蔣的。及那嘴能舌辨的刁誦臣。私下混做一團。因賭成嫖。終日花天酒地。世封看出些行徑。又大大的教訓他。一回俗說兒大不留言。儘管世封的家法嚴整。見著面是隨手落肩。只四不五。背著父親。他任意胡行。甚麼竹槓釘。錘吹牛。拍馬的手段。他是無一不懂。無一不會的。諸位必有一句話駁詰我。這吳翰林既係清德名門。怎麼會養出這。個不掙氣的兒子。要曉得其中有個大大的緣故。一來喬珠娘根底不好。兄嫂。開個燒餅店。卽市井無賴的習慣。從小兒耳濡目染。怎麼會有個胎教的理路。二來吳媽轉入塵劫。不遭些狂風驟雨。怎能殼花好月圓。天生這孽兒。做個魔障。要叫他變故。起於家庭。算忌才。還算憐才。造化的用意。斷非尋常人所能夢想得到。揣測得來的了。閑言少叙。記得光復的第二年。算是中華民國二年。至。此方揭出年月。以便閱者有所稽攷。那年暑假的當兒。南京城裏已是風。

聲鶴唳。驚傳二次革命。趙璧在家無事。他父親康年對著他說。你如今已是一十七歲。已經在第一中學畢業了。論你這程度。各門科學都還數一數二。記得我四十壽辰。你姑爹到寧。狠盤桓了兩日。彼此談得投機。當下把你那表姊吳媽。給你訂姻。其實你表姊比你生日只大了一天。親上做親。算是美滿不過了。後來你姑爹不時通信。常常問及你的學業。你是曉得的。我前年五十壽辰。正是光復的當兒。彼此憂家憂國。那裏還謀及舉觴稱壽。你姑爹比我小著兩歲。你姑媽與姑爹同庚。一個是七月初三日。一個是七月初七日。兩個五十七歲。合并起來。巧巧是齊眉百歲。（作者心細於髮。把生庚日月算得準準的。以爲這書中材料。雖是隨手起合。却還應有儘有。）論理我應該到蘇州親走一躺。藉伸祝敬。但是這時會草木皆兵。程督軍聽信幾位革命鉅子。意在獨立。那第八師的冷師長已開齊兵隊。駐紮蚌埠。這爻象看來。這南京戰禍就在目前。俗說出外又麻雀家裏不見了。老母雞。我是要在家的。鎮靜一切。你可帶些禮。

物單獨的到蘇州去替你姑爹姑媽祝壽。趙璧沈吟一會說：蘇州之行是不能不去。但有一層孩兒出去把爹媽放在家裏受些驚恐，於心不安。而況兒年又輕於社會上不甚閱歷，萬一遇著壞人被他們播弄，可不是要命的。（逗起下文。見得趙璧狠能料事。）他母親陳夫人說：憑你這琴心劍膽，我狠知道你程度不低，才情不弱。你明日去趕過你姑爹姑媽的壽辰，不必耽擱，從速回甯就是了。趙璧只得諾諾的答應。一宵易過，此日便是七月初一。趙璧別了父母，趕了大早六點鐘的快車，到得蘇州已是午牌時候。這吳翰林家住玄妙觀街，是人曉得的。略一詢問，早有人指點個黑漆的大門，到得門首，早是吳珍瞧著趙璧，笑嘻嘻的說：聲姑少爺你來了嗎？一手接過提包，三腳兩步的就入內通報。吳世封聽說趙璧趕來，不由得眉花眼笑，出得大廳，一把手就挽著趙璧的雪白皓腕，拉進後宅，不消說得那趙夫人心眼裏，朵朵蓮花已一齊開放。此時瞧一瞧趙璧，生得好個模樣，正是修眉朗目，面如傅粉，唇若塗朱，嘴裏只是叫著。

璧兒。我。只。道。忘。記。了。我。們。的。生。日。那。知。在。這。個。風。吹。草。動。的。當。兒。竟。會。跑。來。連。呼。香。蘭。你。叫。小。姐。不。必。躲。避。快。些。出。來。見。見。他。的。表。弟。香。蘭。眨。眼。睛。說。甚。麼。表。弟。不。是。我。們。小。姐。的。姑。爺。嗎。世。封。笑。說。不。用。胡。講。你。叫。他。放。出。落。大。方。些。果。不。其。然。一。會。兒。吳。媽。豔。服。華。妝。齊。齊。整。整。安。安。祥。祥。的。由。套。房。裏。走。了。出。來。前。書。表。過。的。趙。璧。是。塊。美。玉。吳。媽。是。顆。明。珠。再。叫。在。下。的。描。摩。名。士。的。態。度。美。人。的。姿。容。不。但。無。可。描。摩。就。是。儘。力。刻。畫。恐。怕。看。官。也。要。心。底。生。厭。了。倒。是。有。一。句。話。我。要。隨。手。補。叙。這。趙。璧。吳。媽。還。是。五。歲。時。會。面。的。中。間。經。過。十。二。個。年。頭。不。但。小。小。姊。弟。未。能。會。晤。便。是。世。封。夫。婦。也。不。得。個。空。兒。往。寧。康。年。夫。婦。也。不。得。個。空。兒。來。蘇。只。有。趙。府。的。家。人。趙。福。吳。府。的。家。人。吳。珍。兩。頭。來。往。門。路。跑。熟。了。有。時。見。著。並。不。迴。避。所。以。趙。璧。一。到。這。裏。吳。珍。便。迎。上。前。去。親。親。熱。熱。叫。聲。姑。少。爺。只。叫。做。熟。極。而。流。一。見。如。故。了。閑。話。少。絮。此。時。趙。璧。先。恭。恭。敬。敬。替。姑。爹。姑。媽。行。個。鞠。躬。禮。隨。後。吳。媽。出。來。又。互。相。低。頭。鞠。躬。香。蘭。送。

過茶來。方欲入坐。趙璧忙問喬姨太太和大表兄。現在那裏。世封說：你且坐下。停一會工夫。自當廝見。說說談談。廚房裏早備些酒飯出來。大表兄寶善也攢攢跳跳的進得屋子。口裏嚷說：誰是趙家表弟。我個妹婿吳媽。瞧這冒失鬼。夾七夾八。身子一轉。便溜進房去。寶善嘴裏還嚷說：我做哥子的。不進來。你們還一對兒有談有說。怎麼見了。哥子倒反靦起來。唉。我不該闖進這屋子。打破你們的機緣。隔斷你們的趣語。世封聽到這裏。臉色一沈。說你又發甚麼神經。自家兒妹。還可開頑笑的嗎。快替我陪著百城用飯。寶善諾諾答應。這個當兒。喬珠娘也似笑不笑的進來。趙璧丟下碗箸。忙向珠娘鞠一鞠躬。珠娘略一欠身。入細把趙璧渾身上下打量一打量。暗說：這小子倒還生得俊秀。怪不得老頭兒要把那騷貨給他。二字刺目。具見平時恨毒入骨。口吻如生。總之。這個騷貨。我同他是不解冤仇。想著眉頭一皺。不免的嘆口氣出來。諸位珠娘。這一口歎氣。別的人還不介意。只有那親生兒子寶善。倒能猜著個十有八

九眼見得許多陰謀許多毒計總由這一口回氣發生各人心事各人知在下也不去管他一飯已過淨面漱口呷了幾口茶寶善忙說老弟今日風塵僕僕汗膩油漿我陪你在個浴室洗澡何如趙璧未及答應珠娘說自家表弟兄不必客氣你哥子尙有許多高扳嘍趙璧連稱好說好說當下寶善用手一邀世封夫婦也不好阻攔只好由他們一同出門寶善有寶善的盤算先把趙璧帶出閨門在一家新式盆堂裏胡亂洗回澡這洗澡的當兒來了兩個少年一位姓林一位姓蔣就是寶善終日親暱的呢友見著趙璧通過姓名那姓林的叫做林風姓蔣的叫做蔣雨這風雨是妬花的大王同惜花使者是絕端反對冤家路兒窄（伏綫）當下由寶善撮合幾句會了錢鈔說這裏沒有頑頭我們可找個俱樂部消遣一回趙璧聽說俱樂部疑猜著不是公園定是通俗圖書館此去倒可瞻仰瞻仰游覽游覽那知到得一所衙堂門口便不男不女的站著多人趙璧怔了一怔意欲縮回寶善一把拉著說不要給人家笑你你進去

一定有良好的機緣。林風蔣雨笑說：「裏面機緣儘多得了趣味，不要抹煞我們的面子。」趙璧不曉得他們葫蘆裏賣的那種藥，心想：「我却不是三歲小孩子，怕他同我走路換掉大腿嗎？」一笑進得門來，也有三間廳屋，上面却是樓房。才到天井，早是一個穿黑油綢褂袴的男班子，怪聲怪氣的叫說：「客來哇！不知從那裏暄出一片笑聲。」霎時屏風後面早跑出些妖嬈古怪塗粉搽脂的貨色，一個就靠攏著寶善兩個，就兜搭著林風蔣雨歪歪斜斜的，不得一句正經話。這時趙璧狠有點不自在，諸位要曉得趙璧是位青年學子，他灌輸著一肚子的文明，他所愛的花是一種天仙化人，除却吳粲雲，他也没有第二個放在眼裏。處這個腌臢惡濁的所在，早是嘔得要吐，當時又不好放下臉來，只是假託著頭部昏暈，說要走開安歇。安歇寶善忙嚷說：「那是不行，因招呼一個十五六歲的皺妓，名叫小翠喜來替趙璧倒茶裝烟，方才靠攏身邊。」趙璧用手一推不提防，小翠喜站立不住，一交跌倒，未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文。

第三回

護親兒喬珠娘撒潑

存歹意刁誦臣人圈

原來小翠喜瞧著趙璧。早已是愛情勃發。喉嚨填咽。得著個寶善口頭介紹。身子靈活到二十四分。一骨碌撲向趙璧。不提防趙璧用手一推。站立不住。一交跌倒。別個人拍手哈哈。把個小翠喜弄得撒嬌撒癡。意欲趙璧扶起他來。得風便轉。那知趙璧這是冷笑。說你們這美人館迷魂陣。意在軟化我趙百城麼。我趙百城不肯在腌臢齷齪的地方。造那些淫孽的寶善。尙未開口。早是林風蔣雨笑說。看你這模樣。倒生得潘安般的面目。子建般的姿容。誰知中看不中喫。這幾句假道學話。自從那裏學來的。比如一個一個不造孽。那當館人的。還有飯喫嗎。趙璧說。清者自清。濁者自濁。那當館人的。把飯給你們喫。也好你們把飯給當館人的喫。也好我兄弟。算不能奉陪。說著。抬起身子。要走這個當兒。寶善搶上前來。帶頑帶笑的右手。使足勁兒。將兩指頭。在趙璧肩膀上一捏。意在給他個下馬威。那知趙璧從中學畢業。柔輓操兵式。操及譚腿小少林的拳。

術是練習純熟的。因寶善來意不對，略施展他的拳路。一個倒栽葱，寶善早跌翻在地。林風蔣雨更不打話。一個是想來抱頭，一個是想來拖腳。這叫做兩個打一個。趙璧身段靈活，不過一抬腿，林風便拾到八百個。一伸出膀條子，蔣雨早仰面朝天。諸位要曉得，小翠喜尙臥地未起，姓吳的、姓林的、姓蔣的，又接二連三滾跌在地。此時一女三男，如龜蟹打混，你揪著他，他扭著你，把別個妓女弄得七手八腳。一屋子裏吵吵嚷嚷，趙璧更不停留，一溜烟飛跑出門。有幾個男女班子攔擋不住，只得由他去了。這裏大家扒起彼此看看，衣衫不是繡衫子破了，便是羅褂子綻了。小翠喜鬢髮蓬鬆，釵鈿墮落，那種模樣不像個賽西施。到成個鳩槃荼了。吳寶善喘息略定，口裏只是嚷著：「小忘八細兔圍子，這口氣叫我怎咽得下去？」林風蔣雨兩個冷冷的笑說：「誰叫你引鬼上門，你喫這一注。我們是不喫這一注，不是我們誇下海口。總要叫這姓趙的死無葬身之地。」

（毒極惡極，引起下文）吳寶善連連點頭說：「非此不可，非此不可，不瞞你們。」

二位老哥講我把這活鬼引來狠有用。惹一來他見著我的老頭子自命不凡。品學兼優。我是要把他清水引入渾水。嫖過一兩趟。他豈有不喫到甜頭。二來趁勢敲他個大大的竹槓。魚腮不走水。豈不是要漲死的嗎。偏偏小兔圍子小忘八不上我們的綫路。我要束他偏要西。不知那裏學得一手毛拳。眼前面喫他這種大虧。適才二位說叫他死無葬身之地。這句話是確我兄弟的心肺。只可惜我那刁誦臣老大哥又得了胡家的好館。一時又不在家。不然那小諸葛鵝毛扇子一搖。甚麼神出鬼沒的計畫。他都可以思想得到。唉。只是他遠隔南京。遠水救不得近火呀。林風聽到這裏。不覺狠狠的用手將桌檯一拍。說快了快了。總在早晚。誦臣是一定回來的了。寶善喜得抓耳撓腮。說是真的嗎。林風笑說。如何不真。前日刁大嫂子找我去看家書。書上明明寫著不日即回。蔣雨說。不錯不錯。我是同他一起看信的。寶善說。只要小諸葛一到。央他想個方法。定然可替我們出今日這口惡氣。俗說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三個壞蛋在

堂子裏計畫一會。寶善的貴相知。名叫小金寶。林風的。名叫小香水。蔣雨的名。叫小米湯。三個信人。都是一票騷貨。難得今日聚在一起。不免齊聲笑說。你們要報仇的報仇。要洩恨的洩恨。這小翠喜是那裏來的晦氣。無端受姓趙的一場沒趣。衣褲弄壞了。首飾弄糟了。不賠償他的損失。那是講不過去的。寶善忙說。是呀。是呀。我們找老板奶奶出來。小賭一記。就此抽起頭來如何。小翠喜嗤的一笑說。這才見你們的良心。不談三個壞蛋。在這裏聚賭。徹夜不歸。單講趙百城獨自一個出門。急急忙忙趕回玄妙觀街。進得吳姓宅門。家人們正熱鬧烘烘。張燈結綵。到得廳屋。吳世封迎著笑說。你回來了嗎。寶善陪你同走。不陪你同回嗎。趙璧說。他尋他的歡樂。我是不能。說到這裏。便住了嘴。世封嘆口氣說。這業障。嫖是嫖昏了。賭是賭穀了。我吳桐青自問生平。不會造甚麼罪孽。如何生出這種兒子。玷敗門風。這總是他的生母一味護短。由小至大。不會給他點拘管。早嗟早嗟。他不把我這老命葬送掉了。他也不丟手。這個當兒。巧

巧。喬。珠。娘。站。在。屏。風。後。面。一。聽。這。些。話。頭。不。由。得。冷。笑。出。聲。說。你。這。現。世。寶。的。兒。子。不。替。你。掙。氣。你。還。有。你。掙。氣。的。女。兒。和。眼。面。前。掙。氣。的。女。婿。你。這。萬。金。生。命。不。至。於。白。白。葬。送。掉。的。寶。兒。是。塊。多。肉。如。其。看。不。得。他。儘。可。以。趕。他。出。門。好。讓。大。家。稱。心。珠。娘。這。幾。句。挖。心。挖。腸。的。話。簡。直。是。滴。溜。溜。的。醋。湯。酸。浸。到。世。封。的。腦。海。看。官。吳。世。封。是。位。玉。堂。金。馬。的。人。物。文。章。學。術。的。大。家。平。日。優。容。著。珠。娘。因。爲。他。已。生。兒。成。人。給。他。點。面。子。不。料。今。日。竟。對。著。趙。璧。公。然。放。肆。起。來。來。日。方。長。不。給。他。一。頓。教。訓。他。那。裏。懂。得。點。規。矩。當。下。臉。色。一。沈。說。婦。人。家。要。謹。出。言。漫。開。口。官。客。們。談。心。婦。女。何。得。插。言。女。兒。是。我。養。的。兒。子。也。是。我。養。的。甚。麼。叫。做。多。肉。甚。麼。叫。做。趕。掉。了。他。好。大。家。稱。心。你。這。糊。塗。東。西。虧。你。長。到。四。十。多。歲。哼。哼。照。這。種。行。爲。我。可。不。趕。兒。子。我。倒。要。先。趕。你。這。小。老。婆。了。世。封。說。到。這。裏。珠。娘。氣。得。活。抖。早。鳴。鳴。咽。咽。的。哭。泣。起。來。此。時。趙。夫。人。趕。忙。走。出。說。了。聲。我。的。姨。太。太。這。些。閑。氣。不。要。淘。諸。事。有。我。寶。兒。趕。到。那。裏。去。你。又。趕。到。那。裏。

去。明。日。是。老。爺。餽。壽。後。日。是。老。爺。生。辰。我。還。癩。子。跟。著。亮。月。走。在。裏。面。沾。個。光。趕。回。熱。鬧。夫。婦。們。并。做。個。一。百。歲。我。的。姨。太。太。你。還。該。替。我。幫。個。足。忙。珠。娘。聽。到。這。裏。也。就。用。方。白。手。帕。把。眼。淚。揩。了。不。消。說。得。吳。媽。也。給。他。個。面。子。姨。娘。長。姨。娘。短。又。殷。勤。了。一。番。閑。話。少。絮。初。二。日。諸。親。六。眷。鬧。著。餽。壽。一。班。紳。士。們。送。禮。的。送。禮。道。賀。的。道。賀。只。是。兒。子。寶。善。到。晚。未。回。世。封。付。之。一。歎。只。得。叫。著。女。婿。趙。璧。招。待。一。切。諸。位。那。吳。寶。善。難。道。是。醉。生。夢。死。連。自。家。父。母。的。餽。壽。典。禮。都。忘。記。了。嗎。這。其。中。却。有。大。大。的。緣。故。一。篇。翻。江。攪。海。的。文。章。一。種。含。沙。射。影。的。計。畫。就。在。這。一。半。日。間。已。商。議。得。十。有。七。八。原。來。昨。夜。三。個。壞。蛋。同。著。老。板。奶。奶。又。了。十。六。圈。麻。雀。已。是。天。亮。彩。錢。倒。提。了。一。二。十。塊。的。洋。鈔。大。家。是。乾。薑。癩。棗。各。搜。各。的。所。歡。困。了。將。近。午。牌。時。分。這。裏。三。個。壞。蛋。正。要。起。身。偏。偏。又。來。一。個。湊。數。這。一。個。壞。蛋。不。是。別。人。就。是。那。位。小。諸。葛。的。刁。誦。臣。了。諸。位。這。刁。誦。臣。是。從。那。裏。來。的。何。以。插。號。叫。做。小。諸。葛。記。得。那。年。十。三。歲。裏。著。寶。善。聚。賭。世。

封著吳玉吳珊來找寶善。他便會出些主見。膽敢來會吳世封。從小調皮。到大更邪術。飛兵無奇不有。林風蔣雨。總是他的用神。甚麼敲竹槓。打釘錘。想些法子。再尖促。再刻毒。不過。偏生他時來運來。有位江西老表。名叫胡其仁。在辦帥跟前。巴結到個旅長。姓胡的。駐紮所在。却在蚌埠。他的宅子。却在南京。他有個兒子。名叫胡羣。因住上海採辦軍裝。路過蘇州。不無逛逛窰子。事有湊巧。偏會被個刁誦臣。拍著馬屁。就在本年三四月間。邀他家去辦辦筆墨。不恭維這刁誦臣。面目既生得文秀。口頭亦來得靈快。幾個楷書。大致也看得下去。一到南京。早是胡羣在他老子跟前。說得天花亂墜。當下胡其仁大大的抬舉他。在旅部裏補他個頭等書記。好在鐵路便當。姓刁的時而蚌埠。時而南京。日前由南京發封快信到家。聲稱不日即回。諸位須知。刁誦臣回蘇。却有絕大關係。一來南北開釁。南京的程督軍。應省長。已宣告獨立。第八師的冷師長。已在蚌埠。接二連三的打了幾個敗仗。這個當兒。袁大總統。早派了馮宣慰使。張辦帥。分兵

南。下。姓。馮。的。却。駐。紮。浦。口。姓。張。的。却。由。清。江。浦。趕。到。揚。州。揚。州。同。鎮。江。只。隔。了。
一。江。之。水。此。時。南。京。異。常。戒。嚴。所。以。刁。誦。臣。非。回。蘇。不。可。（當。日。時。局。借。此。補。
敘。出。來。）二。來。誦。臣。回。蘇。亦。由。胡。其。仁。秘。密。驅。遣。其。仁。關。照。他。向。兒。子。胡。羣。說。
是。蘇。州。爲。滬。甯。鐵。路。的。要。衝。駐。蘇。的。唐。師。長。與。辦。帥。本。有。瓜。葛。趁。著。辦。帥。未。及。
攻。克。南。京。可。先。著。人。前。往。運。動。聞。得。刁。誦。臣。嘴。能。舌。辨。心。計。不。差。你。既。稱。他。爲。
小。諸。葛。（原。來。小。諸。葛。的。插。號。是。胡。羣。奉。送。的。）此。次。就。請。諸。葛。出。山。只。要。能。
穀。火。燒。博。望。用。兵。新。野。眼。前。立。有。功。效。我。定。在。辦。帥。跟。前。大。大。的。提。拔。他。保。舉。
他。當。下。胡。羣。把。老。子。一。番。用。意。告。給。誦。臣。誦。臣。豈。有。個。不。得。意。洋。洋。趕。著。回。來。
辦。這。秘。密。的。要。件。一。到。蘇。州。且。不。忙。他。的。正。務。且。到。這。裏。尋。找。林。風。蔣。雨。可。巧。
吳。寶。善。又。在。此。坐。候。四。個。壞。蛋。聚。在。一。起。那。裏。有。些。正。經。話。講。早。是。寶。善。開。口。
說。老。哥。來。得。正。好。兄。弟。有。一。件。火。燒。眉。毛。千。急。萬。急。的。要。事。要。同。老。哥。商。議。誦。
臣。說。你。又。來。開。頑。笑。了。寶。善。急。得。賭。咒。說。忘。八。蛋。兔。子。才。同。你。老。哥。開。頑。笑。

要開頑笑。就叫我走江翻江。走海落海。誦臣瞧著寶善。急得要死。忙問貝臣。你究竟受了誰的委屈。作了誰的嘔氣。寶善尚未開口。林風蔣雨齊說。現在我們這裏來了個冒失鬼。出號的大麻木果子。不但同貝臣兄搗蛋。連我們兩個都被他魚肉。那小翠喜也算。是你貴相知。昨日的事體。他是首先搪突的。這時候。小翠喜。小金寶。小香水。小米湯。一千妓女。已團攏著刁誦臣。好似一座肉圍屏。原來小翠喜同誦臣。狠爲要好。提起昨日話頭。不由得殺千刀。殺萬刀。嘴裏已是亂罵誦臣。一把拉著他的手。忙問。究竟是甚麼一齣戲。那出號的麻木果子。究係何人。你可細細講來。小翠喜便把趙璧在這裏如何行兇。如何持蠻。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誦臣笑說。這却不難。姓趙的請我們喫中飯。我們就請他喫晚飯。也不值得拚死拚活的寶善。當下把眼睛一輪。說老哥。喫的是燈草灰。放的是輕巧。屁釣魚。釣不上鈎。如何會來叨擾我們的晚飯。不瞞你說。我同姓趙的是勢不兩立。想敲他的竹槓。打他的釘錘。除是城門樓子一個夢。爲今

之計。是要老哥替我想個頂毒不過的法子。要把他葬送死地方。方才稱心。說到這裏。因又咬著誦臣的耳朵。噤哩咕嚕說了一番寶善一邊說著誦臣一邊點頭。話說完了。頭點畢了。早是小諸葛用兩個指頭在桌檯上畫了幾畫。圈了幾圈。這叫做四面張羅。要捉天邊之彩鳳。一竿投餌。務牽海底之金鰲。計畫已定。時已不早。大家胡亂用些午飯。依著寶善的意思。便要趕回瞧瞧林風蔣雨不行。說難得誦臣回來。方法已替你想了。你太不顧交情。還該做個東道。給老大哥接風。寶善義不容辭。忙招呼老板奶奶預備晚上的飯菜。就此搭開桌子。拏出賭具。四個壞蛋坐下。依舊的叉那麻雀。一十六圈操過。已交二更時分。擺出例飯菜。加帽子的酒席。大家猜拳行令。喫個快活。猛然寶善躁著腳說。該死該死。我倒忘記家裏的饅壽酒了。一骨碌抬起身來。忙尋找秋羅長衫。急著要走。誦臣笑說。你這渾蛋。你回家去。可預備些甚麼話。頭寶善怔了一怔。說。我是未曾預備。誦臣哼了幾哼。說。你這有粗無細的東西。還不附個耳朵過來。寶善真

個。乖。巧。把。隻。左。耳。緊。靠。著。誦。臣。嘴。邊。不。知。誦。臣。嘖。哩。咕。嚕。說。些。甚。麼。寶。善。連。連。點。頭。會。意。末。了。說。聲。承。指。教。套。著。長。衫。一。拱。手。就。此。作。別。不。談。刁。誦。臣。和。林。風。蔣。雨。另。幹。他。們。的。勾。當。單。講。寶。善。急。忙。趕。回。家。裏。已。是。酒。席。闌。珊。賓。客。走。散。一。見。著。他。老。父。世。封。嘴。裏。冒。冒。失。失。的。說。聲。不。好。了。我。們。趕。快。要。搬。家。了。（得。神。得。勢。）看。官。須。知。道。世。封。一。肚。子。的。氣。悶。正。待。發。作。聽。得。這。些。冒。冒。失。失。的。話。不。由。得。冷。笑。一。聲。說。你。又。來。驚。神。撮。鬼。了。好。好。的。要。搬。甚。麼。家。啊。寶。善。說。怪。不。得。你。老。人。家。還。在。鼓。裏。做。兒。子。的。豈。不。知。家。裏。忙。著。做。壽。別。個。人。還。來。幫。忙。還。遠。道。的。前。來。祝。壽。趕。這。熱。鬧。我。也。不。是。喫。草。長。大。的。到。這。個。晨。光。反。置。身。事。外。你。老。人。家。可。曉。得。辯。子。兵。已。過。了。鎮。江。這。裏。唐。師。長。已。招。呼。部。下。下。了。個。動。員。令。他。這。一。動。員。眼。見。得。蘇。州。要。生。出。大。大。的。岔。枝。我。從。昨。夜。不。歸。便。在。外。面。偵。探。著。秘。密。消。息。如。今。是。千。真。萬。真。不。但。明。日。不。能。大。張。旗。鼓。的。做。壽。還。要。連。夜。的。收。拾。收。拾。預。備。著。桃。之。天。天。方。是。計。出。萬。全。嗟。世。封。躁。脚。說。果。有。此。事。嗎。

寶善發急說別的事可以編誑這重要軍情如何可編誑嗎這個當兒趙夫人喬珠娘都來問長問短寶善益發得勁手舞足蹈的講得有聲有色引得大家唉聲歎氣轉是趙百城不慌不忙的笑說辦兵過江是一定有的唐師長聯絡一氣亦在意計之中但凡事須得個靜鎮表兄所搭的朋友無非是那林風蔣雨這一般人軟喫硬碰賭是賭昏了嫖是嫖穀了那賭場嫖局的風聞也不可信以爲寶總之明日的排場可以持著點清滅主義這搬家的計畫是萬不可行世封連連點頭說是極是極一動不如一靜與其搬出去別生意外不如緊守門庭圖個眼前安靜一身聽命萬事由天如此而已因瞧著兒子寶善說你整夜整日的在外面偵探軍情關照家事辛苦極了你可安歇去罷寶善知話頭不入搭趣著進房安宿一宵無話次日諸親六眷及一班至友仍是陸續續的前來祝壽亦無甚緊急風聲不過吳府的排場暗暗收束寶善是時隱時現出沒無常『熱鍋臺上螞蟻應該如此』一到初四日世封便招呼趙璧說

現在時局不靖。到處風聲鶴唳。留你在這裏。不無叫我一心掛兩著頭。前日寶善的報告。甯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非是我催促你回甯。遙想南京現在是非常戒嚴。你可從速趕回。以慰堂上的渴望。當下招呼吳珍說。你快喫點東西。送姑少爺趕搭二班的快車。不消說得趙璧自然謹遵台命。用過早點。便向世封夫婦及喬姨太太辭行。此時吳媽亦大大方方的出來。說聲路途保重。火車上閒雜人等極多。不對勁的休要同他東扯西歪。胡亂扳談。（預伏下文。語重心細。）這幾句體己的話。出自美人香吻。不由得趙璧眼圈兒一紅。幾乎掉下淚來。隨卽諾諾的答應說。曉得曉得。一轉身出了廳屋。早是家人吳珍拏著皮包。已在前面伺候。世封對著趙璧說。論理我該送你至車站。我被這不肖的兒子。已氣昏了。你看他終日遊騎無歸。所搭非人。算了算了。我將來不巴望兒子。只望你同我那女兒替我掙氣了。趙璧笑了一笑。又用話勸慰一番。出得大門。便恭恭敬敬的向著世封一鞠躬。不談世封回轉家庭。另有無限的感想。單講吳

珍前引趙璧。到得車站。買了車票。立意要隨送到甯。趙璧只是不肯。說現在家下須人。早晚不便。我是一個人來。仍是一個人去。還怕有人換掉我的大腿嗎。(不用誇這海口)吳珍只得說了聲少爺。沿途保重。就此回身。這個當兒。却見吳寶善影子一閃。彼此并不招呼。到得火車。趙璧找到二等客間。揀個座頭。坐下。早有買報的遞過一份報紙。過來。趙璧隨手接過。給了銅鈔。一個人坐定。看報。看到專電欄內。已知張辯帥駐紮鎮江。不日即開始攻甯。嘴裏說聲。幸虧走得快。不然。恐怕滬寧火車。要早晚停班了。話未說完。忽然有位白淨的臉蛋。子。戴著一副金絲眼鏡。從旁插言。說明日是一準停班。趙璧瞧這少年。倒還有點書氣。一時忘記著表姊吳媽的諄囑。不問生冷。竟同他扳談起來。偏偏這會兒。膀胱發脹。急欲小解。那車輪已是開動。當下沒法。只好託那陌生的少年。代為照應。那少年再敏活。不過趁此搔開皮包。丟進一件緊要的事物。事未知有無妨礙。下回再說。

第四回

辯帥裝憨象不對象

總兵得兆龍又生龍

却說趙璧小解已過。趕忙回到原座。對著那少年連稱得罪得罪。那少年說。足下倒是把東西查點一一。趙璧笑說。老哥不免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了。當下又胡亂扳談幾句。那少年因有別人招呼。說聲失陪。就此走了。不消兩個鐘頭。已到了鎮江車站。不知那裏走上三五個辯兵。還有一位上級軍官。大辮垂垂。腰間挂著一柄螭頭的指揮刀。對著趙璧兩只眼睛。只是上上下下的打量。趙璧被他瞧得犯疑。因掉轉頭去。用手拂拭那皮包。那軍官趁勢就來攬皮包。趙璧緊緊的捺住。說這是我個人的物事。我有要緊的東西在內。那軍官說。原曉你有要緊東西。咱們要取出來看看。趙璧說。那可不行。那軍官便睜眉豎目的說。不行也要行。咱知道你是個要犯。趙璧聽說要犯兩字。急得活抖。這個當兒隨來的辯兵一起趕上。不由分說。兩個抱著趙璧。兩人就把皮包奪去。不用鑰匙。早使勁。掰開皮包。一開。早露出一封官函。上面寫的專呈江蘇督軍程鈞。

啓那軍官一眼瞧見，嚷說：「得了！得了！你們快給我將這要犯押解大帥那裏。」這時趙璧只翻著白眼，就生出一百張嘴也辨駁不來。諸位可知道這沒來由的信件是從那裏來的？可記得吳寶善在堂子裏和刁誦臣交頭接耳，誦臣在桌檯上畫了幾畫，圈了幾圈，就是下的只個毒着。昨日吳寶善在家時，隱時現出沒無常，就是同刁誦臣在一個秘密所在串稿，可巧蘇州的唐師長已被誦臣運動成熟，誦臣要趕往辦營。本擬今早搭坐頭班快車，因寶善得著趙璧動身消息，是不在頭班快車，却在二班快車，所以誦臣就略等一等。但有一層誦臣同趙璧未曾謀面，假使上了火車，誤張爲李，牛替羊災，豈不是所謀畫餅嗎？所以吳寶善不離車站一步，只等吳珍送著趙璧上車，寶善便向誦臣指示明白。諸位不記得趙璧在著上車的當兒，瞧見寶善影子一閃，麼彼時兩不招呼一邊誦臣早跟著趙璧，趁那買報的機會，早挨身靠攏，說話答話，趁那小解的機會，早做了手脚一邊。吳寶善急急忙忙趕至電報局，假託北軍偵探的名義拍

了。個。機。密。電。報。給。與。辦。帥。指。明。第。二。班。快。車。二。等。座。位。有。個。少。年。趙。璧。係。軍。事。漢。奸。所。以。趙。璧。才。到。鎮。江。就。有。這。位。高。級。軍。官。帶。同。三。五。個。辦。兵。上。車。盤。查。偏。彌。開。皮。包。就。取。出。這。封。沒。來。由。的。公。函。憑。你。趙。璧。琴。心。劍。膽。才。具。優。長。遇。見。這。些。邪。說。飛。兵。真。正。是。沒。有。法。想。當。下。千。急。萬。急。驚。然。的。神。智。一。開。說。我。趙。璧。好。不。糊。塗。我。表。姊。吳。媽。送。別。的。時。候。關。照。我。路。途。謹。慎。遇。著。不。對。勁。的。不。要。同。他。東。扯。西。拉。如。何。我。上。得。火。車。碰。著。那。白。淨。面。皮。少。年。便。和。他。說。話。答。話。呀。呀。莫。非。我。在。小。解。的。當。兒。那。少。年。便。做。了。我。的。手。脚。（這。才。明。白。過。來。）急。急。張。望。那。少。年。那。裏。會。有。個。蹤。影。此。時。同。車。的。搭。客。唧。唧。喳。喳。交。頭。接。耳。沒。個。人。敢。來。管。這。閑。事。早。是。那。高。級。軍。官。嚷。說。你。不。叫。做。趙。璧。嗎。趙。璧。暗。想。我。的。名。姓。他。如。何。曉。得。奇。了。奇。了。這。其。中。分。明。有。鬼。當。時。故。作。鎮。靜。說。你。何。以。知。道。我。叫。做。趙。璧。又。何。以。要。押。解。我。到。辦。營。那。高。級。軍。官。笑。說。老。哥。不。用。推。聾。裝。啞。你。的。事。犯。了。實。不。相。瞞。蘇。州。偵。探。隊。裏。來。個。急。電。報。告。大。帥。所。以。我。們。張。大。帥。派。我。

在這裏等你。如今不用多言。放文明些。省得兄弟們動手。趙璧亦笑說。真實盡逃。我也不必在這裏同你們辨駁。不消說得。趙璧離開坐位。昂昂藏藏的隨那高級軍官。并三五個辮兵。早下了火車。一徑投入辮營。漫表大眾到營。這裏火車已開。單講那白淨面皮的少年。既偷開趙璧皮包。做了手脚。他便託故離開。一到鎮江車站。他遠遠瞧著趙璧。已被一千辮兵盤住。更不停留。早超前下車。趕到辮營。遞了卡片。說明求見大帥。大帥立刻傳見。當問你從那裏來的。到這個當兒。諸位定然曉得這白淨面皮。戴著金絲眼鏡。就是小諸葛刁誦臣了。誦臣誇大其詞。敘述如何受了胡其仁的委託。如何到得蘇州。運動唐師長。如何唐師長叫他來見大帥。暗約一致進行。大帥聽了。把大拇指一豎說。咱替你記上頭功。一俟打破南京。咱還有許多事體借重。這時刁誦臣眉飛色舞。臉上飛金。忙說幾句承大帥恩典。……這個當兒。剛剛那押解趙璧的一位高級軍官。上前回話。大帥忙問說。那漢奸可是叫個趙璧嗎。軍官便垂手落肩的答應。

幾個是：大帥掉轉面孔，向著誦臣說：好好個人，他不要腦袋。在這個當兒，他要做個漢奸，誦臣趁勢進言說：適才聽得漢奸的名子叫做趙璧，風聞這趙璧是草字頭，重要人物在蘇州，很出些風頭，一嘴的新名詞，一手的毛拳，他的黨羽儘多。此次大帥見著他，非嚴刑拷問不可，輕輕放過，縱虎容易，縛虎難。俗語是講得不錯的。（落阱下石，遇事生風，小人險毒心腸，大率如此。）大帥連連顛頭說：是呀。隨卽招呼帶這趙璧進來，當下刁誦臣躲過一邊。這裏大帥升坐上炕，兩旁辮兵排列得似烏鴉一般，甚麼皮鞭子、鐵練子、竹槓子、藤條子，無不齊備，不一刻工夫，早有許多辮兵簇擁趙璧進來，看官到這個時節，必然是替趙璧捏著一把脉，急得一頭的汗了。就是趙璧自己打量也料定：今日這嬌皮嫩肉，必然是要血流口淌的了。那知陰司裏不會掛牌，陽間也不會打人。原來張大帥是個風流慣家，好色的餓鬼，他生平不但好嫖女人，而且專愛男寵。他貼身的豪奴俊僕，誰也不是龍陽斷袖。據這大帥對人宣言，他所嫖的

男。妾。女。妾。有。一。本。秘。密。名。冊。足。一。寸。來。厚。造。孽。無。窮。實。有。其。事。閑。話。少。
絮。這。日。一。眼。瞧。見。趙。璧。看。他。生。得。面。如。傅。粉。唇。若。塗。朱。眉。展。春。山。眼。含。秋。水。年。
紀。狠。輕。比。之。一。等。名。角。馮。子。和。賈。璧。雲。還。覺。秀。美。心。裏。暗。想。這。小。子。分。明。潘。安。
再。世。衛。玠。重。生。我。能。殼。湯。他。一。湯。也。不。枉。這。番。機。遇。因。抹。著。兩。撇。鬍。子。笑。孜孜。
說。你。就。叫。做。趙。璧。嗎。趙。璧。立。而。不。跪。答。說。學。生。便。是。趙。璧。大。帥。又。笑。說。你。今。年。
多。大。了。趙。璧。答。說。學。生。一。七。歲。大。帥。撇。著。鬍。子。正。要。下。問。早。是。那。高。級。軍。官。
拏。着。一。封。沒。來。由。的。公。函。向。大。帥。耳。邊。委。委。款。款。的。回。了。幾。句。大。帥。接。過。公。函。
拆。開。封。口。抽。出。兩。張。八。行。上。銜。寫。的。雪。樓。先。生。下。銜。寫。的。鈕。傳。善。這。鈕。傳。善。是。
個。松。江。護。軍。使。正。是。南。軍。得。力。的。要。人。通。信。的。話。頭。無。非。編。造。些。軍。情。對。於。張。
馮。有。些。大。大。的。刺。戟。末。了。說。到。趙。璧。爲。當。時。革。命。鍾。子。在。蘇。滬。一。帶。頗。占。勢。力。
大。帥。看。到。這。裏。就。知。道。有。些。不。甚。實。在。然。亦。不。便。辨。駁。當。下。把。手。一。抬。那。位。軍。
官。已。經。離。開。因。也。細。著。眼。睛。打。量。趙。璧。仍。將。這。封。沒。來。由。的。公。函。親。遞。給。趙。璧。

說你這件大犯關節的東西是從那裏得來的趙璧接過函件略讀一讀不慌不忙的說現在爛污社會移花接木含沙射影的事體很多我身邊帶個皮包原不曾存放這種信件記得上了火軍有一位白淨面皮少年還戴著一副金絲眼鏡他同我稱兄道弟或者趁我小便的當兒把這樣物事偷插在我皮包裏也未可定（揣測的倒是不錯）大帥冷笑了一笑說你既知道他爲何不檢點檢點皮包將那混帳忘八羔子抓住哼。這分明是巧語花言希圖脫卸了趙璧歎了口氣說事已至此夫復何言大帥笑說你既沒有話講按照漢奸的條例除得槍斃別無辦法趙璧冷笑著說魚游釜中肉在砧上生我殺我悉聽尊裁大帥笑說那我可不冤枉你麼我看你年紀輕輕必不會幹這膽大妄爲的事件但是形迹可疑也不能不明不白的把你放去我要把你留在身邊隨時察看左右替我把他渾身搜檢一搜檢這個當兒早來了兩個辦兵在趙璧渾身上下搜檢一番固明大帥身邊沒有甚麼違禁物件大帥點頭說

這。就。是。了。隨。即。招。呼。個。俊。僕。名。叫。張。順。叫。他。把。趙。璧。引。入。我。的。住。所。一。間。套。房。
起。居。飲。食。不。可。怠。慢。（用。情。之。至）不。消。說。得。這。趙。璧。自。然。是。安。頓。辦。營。暫。且。
沒。有。出。來。的。希。望。了。書。歸。正。傳。這。時。候。風。雲。緊。急。南。北。戰。綫。已。觸。接。一。起。張。大。
帥。也。沒。有。工。夫。敘。那。幽。情。談。那。逸。趣。初。五。日。便。已。前。鋒。交。鋒。連。連。的。紅。旗。報。捷。
初。六。日。攻。克。了。堯。化。城。初。七。日。搶。佔。了。紫。金。山。不。上。三。五。日。居。然。把。一。座。銅。牆。
鐵。壁。龍。蟠。虎。踞。的。南。京。城。唾。手。而。得。甚。麼。程。督。軍。應。省。長。早。已。桃。之。夭。夭。不。知。
下。落。辦。兵。進。城。整。整。的。擄。掠。三。日。在。下。曾。胡。謫。了。一。首。古。風。寫。給。大。家。看。看。
石。頭。城。外。搥。戰。鼓。石。頭。城。內。紛。無。主。健。兒。無。數。捨。頭。顱。攻。破。石。頭。亂。行。伍。軍。
令。三。日。索。賤。虜。如。梳。如。篦。窮。搜。恣。情。幣。帛。金。銀。取。席。裹。氈。包。無。爾。汝。三。十。
四。十。良。家。婦。十。五。十。六。當。腮。女。不。分。貧。賤。忍。摧。殘。朝。暮。巫。陽。翫。雲。雨。大。車。麟。
麟。駕。騏。鴛。大。編。峨。峨。履。箠。櫓。可。憐。建。業。花。錦。堆。尺。寸。已。無。乾。淨。土。我。聞。造。孽。
由。大。府。不。駐。南。都。移。歎。浦。嶢。嶢。頭。角。四。都。督。窟。宅。龍。蛇。各。飛。舞。黃。星。燭。天。張。

玉弩白虹妖氛滄波吐書生投筆事戎馬練習弢鈴尙威武須臾兵甲洗天河四面楚歌動淒楚陸離光怪諸人物如狐斷尾鷹鍛羽眼看第一第八師無復虎嘯誇勁旅且戰且死且脫逃兵禍結穴民痛苦君不見張鎮撫馮宣撫石頭城破功千古縱兵孀掠不節制毋乃出柙容兇虎小民簞食壺漿意盜賊歡迎作父母

這一首詩。倒是當時攻破南京的實錄。張大帥進得城來。不免同馮宣撫使接洽接洽。過了一個星期。馮營仍退紮浦口。這是甚麼緣故。因辯帥捷電到京。自陳功績。袁總統也沒有別的酬報。就下了一個命令。實授姓張的爲江蘇督軍。此時張辯帥好不吐氣揚眉。威威武武。甚麼胡其仁呀。唐師長呀。無不趕到督轅。稟到稟見。那位小諸葛刁誦臣不住的吹牛拍馬。居然在督轅得個參謀位。置只可憐那趙百城軟拘在辯帥住屋左右。雖說是起居飲食另眼看待。但接近的都是些俊僕豪奴。正是鳳入牢籠。鴉雀相戲。龍游淺水。魚鱉來欺。而况張

順引爲同類。不時說些糊糊糟糟的話頭。你看趙璧羞是不羞。氣是不氣。這日晚間。辯帥得個閒空。忽然想起趙璧忙忙授意張順。同張順咬個耳朵。叫他務將此事辦妥。張順不知好歹。對著趙璧就明揭其旨話。才出口。趙璧早眉毛剔豎。冷不提防。給張順左右開弓。兩個大大的巴掌。子手勁來得過猛。張順嘴裏早早鮮血迸冒。連稱呵唷呵唷。更不停留。一轉身趕到。辯帥跟前哭訴。辯帥是惱羞成怒。連嚷著說。這個小忘八。兔圉子好不識抬舉。快替我把他牽出去。交給第八師押坐在營倉。明日須嚴刑拷訊。得個口供。卽給他槍斃。手下當差的答應幾聲。嗶。早已如法庖治。不談趙璧晦氣。押送到第八師。單講這第八師師長。堯係何人。補敘出來。與這紅白杜鵑上。狠有絕大關係。諸位明白。這趙百城是那惜花使者化身。吳粲雲是那大紅杜鵑化身。比如舞台開幕才出了一對美人名士。那沁園主人和著雪白的杜鵑。究竟在甚麼所在看書的是。非常渴想著書的是。急欲聲敘無如一枝筆掉轉不來。凡事須得個層節。這回提

起第八師長在下就可以將沁園主人輪轉的事迹借此曲曲折折敘述個端的。却說第八師長龍園光是江蘇揚州人。由軍功出身。在前清淞升湖北鄖陽鎮總兵。光復以後。退居揚州。此次張辯帥經過揚州。彼此敘舊。狼爲合式。辯帥得了南京。因前第八師長冷適在逃。就招呼龍園光招集散亡。呈補他爲第八師司令。這是眼面前一段事實。諸位在下原說園光是個揚州人。他在二十年前。起造住宅。就把鄰近的一所花園收買過來。這花園的舊主就是我這小說開篇楔子所講的那個惜花使者。使者的物化時期在下也記不清楚。但園林易主。原有的佳花美木。不無尙有些存在。甚麼五寶六珠紅白套鵝。一經澆灌。依舊開花。一日園光在園子裏草亭休憩時。已黃昏。忽見個潑癩淡雅的男子闖進園門。意思是在那裏推敲詩句。諸位這園光是個武夫。那裏懂得個咬文嚼字。但是他對於文人墨客頗肯折節下交。當下便趕出亭子。那知園光才移步出來。來人嘴裏說聲我跑錯了。我還認作是惜花住所。噫。一霎時。人已影不

兒（是人，是鬼，令我猜詳不出。）國光從此疑心。過了三四年，偏生他繼娶的夫人許氏，懷起孕來，原來國光年已四十，繼室許氏才二十八歲。這年三月初三，許氏胎元活動，家下異常忙碌，到得二鼓時分，國光小坐書房，神思恍惚，忽然抬起頭來，看見個衣冠男子，站在面前，定睛一瞧，其人生得清癯雅淡，心下暗想：來人好生面善，曾在何處見過？莫非三、四年前在那花園裏那個吟詩的……正在記憶模糊，竊覺一股甜香撲入鼻觀，瞥眼一看，却是一盆雪白的杜鵑花，映……花在這裏，人又到那裏去了。國光只顧目想神游，後面早噦哇一聲，一位小公子已然墮地。此時了囊僕婦早起來報喜，國光趁著這個當兒，精神一提，趕入夫人的臥室，不忙別的，先把新生的孩子瞧了，又瞧瞧看了，又看，雖然是個血泡子，那眉眼口鼻已彷彿是清癯雅淡的男子，縮小模形。（絃沁園化身，另是一副筆墨文章，忌合掌也。）國光喜得眉花眼笑，譏罷了……我得你做個兒子，化兜鍪世冑，爲翰墨因緣，是再好不過的了。一面看過

兒子一面安慰夫人。不消說得。夫人亦心滿意足。轉眼三朝洗兒。彌月開筵。一歲。周大凡有來歷的兒女。總是易長易大。這公子取名龍韜。表字伯符。到得三歲。國光却好放了鄖陽鎮總兵。這實缺總兵。任期却沒有個限制。國光進京。陛見後。隨卽帶著夫人許氏。公子龍韜。一起到任。諸位。這鄖陽在湖北北部。四面皆山。風氣却不甚開通。龍韜一日大似一日。天姿非常靈敏。教他識字。便會識字。教他讀書。便會讀書。國光因著語言上的關係。特地不惜重聘。在揚州請了一位教讀先生。名叫高鳳翰。這高先生悉心教授。名師出好徒。龍韜在六七歲上。便能屬對。八九歲上。便能作短小的論說。過了十歲。文字居然有起有落。自出機軸。但有一層。性情却又尙武。丟下筆墨。卽去試弄刀劍。鎮臺標下。很有些拳棒慣家。不上二三年。龍韜習得一身好武藝。要算是文武全才了。其時科舉已廢。國光掣定主義。改聘高先生幫辦文案。館金照送。把龍韜就送到江南陸軍學堂肄業。記得到校的時候。是十三歲。不上三四歲。已是最優等畢業。但

龍韜未畢業之前。已聞著民國光復。那鄖陽總兵。當然取銷。國光帶著家小。趕回揚州。做個在籍的官紳。倒也無聲無臭。偏偏南京二次獨立。張辦帥奉著袁大總統的命令。由北南下。路過揚州。一見龍國光。因是前清同寅。又係行伍出身。便約同營辦軍務。辦帥克復南京。就特保他爲第八師長。諸位須知道。國光做了師長。兒子龍韜。已由陸軍學校畢業。自然留在身邊。參贊機務。今日辦帥這邊。送個漢奸過來。龍韜便對他老父說。此事須要問明端的。不可陷害好人。讓兒子先去瞧他。一瞧這因這一瞧。那惜花使者遇著了沁園主人。所謂流水今日。明月前身。彼此相看。好生面善。未知接談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亦犯亦官當場出醜

有香有色生女慰情

講這龍韜。瞧著趙璧。趙璧望著龍韜。彼此驚疑。好生面善。然而前生的事迹。今生也不能清楚。只有著書的同看書的明白便了。這個當兒。龍伯符是鶴立昂藏。軒然眉宇。那些瘦同鶴雀。矯若人龍。我也不必刻意摹寫。但是趙百城雖說

明珠朗玉。經這一番驚恐。受這一番挫折。比前清減了許多。又落拓了許多。彼此通過姓名。那一種愛情。不由得兩兩固結。士逢知己。話到投機。趙璧早把他一二十日內的經過事實。如何離寧。如何到蘇。如何吳寶善勾嫖騙賭。如何林風蔣雨設局串謀。如何姑丈叫他趕回。如何火車上遇個淨白面皮少年。同他勾搭。如何到得鎮江。有就辦兵捕捉。如何辦帥詢問這案起先如何待遇。後來又如何沒魂。如何開發他那張順一五一十敘述了個淋漓盡致。只見龍百符縐著眉頭說。照你這樣講來。那老忘八老烏龜的辦帥一定是惱羞成怒。我們老人家就是居心開脫。你倒不能急上趕急。尊府既住在城裏。我這裏先給個信與你尊人。讓你尊人趕快設法。趙璧一躬到地說。重承大德。沒齒不忘。龍韜笑說。言重言重。一面招呼個排長。將趙璧安置在一所潔淨房屋。一面自家騎駿馬不用跟隨。單身趕到城南烏衣巷。所謂兵貴神速。事要秘密。到得趙宅。通了姓名。早由家人趙福領進。見了趙康年。康年瞧這龍伯符氣宇不凡。深爲愛

敬彼此通過姓字。不及再敘寒暄。當由伯符把趙璧經過事實。及目前情形。略說個狀況。康年是一喜。一懼。喜的是兒子有了。著落。懼的是禍事臨頭。如何開脫。這個當兒。康年的夫人陳氏。早由後屋子裏跑了出來。原來趙璧往蘇祝壽。他母親原叮囑他早日回家。一過了初三日的壽辰。他老人家便日夜懸望。接著是滬甯火車停班。接著又辦兵打破南京。講那南京破城的時候。辦兵夥著本地流氓大肆擄掠。趙府上狠受了大大的囉皂。細軟物件損失不少。這日辦兵揪著趙康年。偸取財寶。拔出刺刀。還虧來了趙璧的兩位同學。一個是洪蜨庵。一個是陸蟬樵。帶拉帶勸。方才解散。隔了多日。城裏平靖。老夫妻只不見兒子回來。非常焦急。有時發個快函。郵達蘇州。回信叙明。早已離蘇。有時夾著姓洪的姓陸的。出外打聽。這莽莽天涯。何處尋找趙康年。是唉聲歎氣。尙有個自寬自慰。夫人陳氏。簡直終日。淚眼哭哭啼啼。一段補敘。却不可少。這時陳夫人聽說有位少年。來會康年。知道與兒子趙璧。就有點關係。將身躲在廳後。

聽出來人的談論句句時說的兒子提到押解解營已是渾身寒毛站班嘴裏
牙子厮鬪再是辯帥那種急脚鬼的伎倆張順那種冒失鬼的行爲陳夫人聽
了只是牽腸絞肚難受萬分後來知道兒子分給第八師這來暗通消息的便
是師長的大少爺心底非常感激當下顧不了許多忙由廳後走出見著伯符
便稱呼一聲龍大少爺伯符回稱一聲太太那知陳夫人已磕下頭去這是甚
麼意思婦人家知恩感恩陳夫人心眼裏總覺得龍伯符是個搭救兒子的恩
人以後還有諸多事體要仰仗他所以行此大禮伯符慌了也就施禮不迭轉
是康年說爲今之計我們要想個出籠方法一者要求伯符兄斡旋此事二者
要找洪蜨庵陸蟬樵來往奔走事體不好直接的要他二人從中穿插三者我
們也該專人給信與吳桐青那邊雙方的好諄門路這事說大即大說小即小
說輕即輕說重即重怕的一半日那老烏龜忘八的辯帥還要發點脾氣伯符
連連點頭說是極。巧巧這裏談心那洪蜨庵陸蟬樵也就到了大家會面

由趙康年把適才的話。複述一遍。洪陸二位齊說。我倆先做個秘密偵探。伯符兄。回營我倆先跟著去。回百城會。一會如何。伯符沈吟一會。在身邊摘下兩個徽章。交給蜨庵蟬樵說。軍營出入。却非有此種符號不可。兩人接手收了。又計議一會。伯符掏出金錶一看。已是八時一刻。忙說。我們就此走罷。康年夫婦意欲留用晚膳。伯符說。這可不必。來日方長。一鞠躬早辭別出門。伯符却騎著馬來。因有洪陸二位同行。他便牽著韁繩。一路同步回營。進得營門。伯符將馬拴了。便帶領著蜨庵蟬樵去會趙璧。此時正開晚飯。大家入座。就在一間小屋子裏。喫著談著。趙璧對著蜨庵蟬樵說。二位來得正好。兄弟一晌好似朦朦懂懂的。睡在鼓裏刺刺戳戳。坐在鍼氈上。舍間的事體。一定是諸承兩位兄台照拂的。洪陸兩人尙未開口。龍韜就把他老父康年講的一番。以及他母夫人出來。一同計議的情節。趙璧說個大概。趙璧只才明白。夜已深了。龍韜留著洪陸兩人不走。就在這裏敘談了個通宵達旦。到得次早。大家反精神疲倦。困起覺。

來正在好睡。實在夢入黑甜。忽然家人龍新慌慌張張的跑來。走至龍韜跟前。連叫幾聲少爺。只因這龍新連聲叫喚。早是趙璧一骨碌爬起。接著洪陸二位也就醒了。龍韜到底瞞睡似醒非醒的。嘴裏還嚷著甚麼人在這裏大驚小怪。呀。龍新急著說。老爺在辦事室等著你談話。噫。龍韜聽著這老爺兩字。碰入耳門。方抬起身來。揉一揉眼睛。說。這會喚我有甚話講。龍新說。少爺不知道嗎。那老帥那邊已派個刁參謀同著貼身家人張順過來要會同老爺。訊問趙璧這起案子。老爺恐怕姓刁的徑入營倉。露出馬脚。一面把刁參謀匡住在會客室裏。一面叫家人招呼少爺趕去會話。龍韜沈吟一會。說。來得怎快。呀。忙喚這裏個排長過來。咬了個耳朵。隨即跟著龍新進得辦事室。國光忙說。辯帥對於趙璧光景。是非常注重。馬上研訊這件事。怕的趙璧很要喫虧。噫。龍韜懇懇切切向著父親說。這事要爹拏定主意。既算是國事犯。又涉嫌疑。可不許他濫用刑仗要緊。國光點點頭。趕到會客室。張順早七言八嘴。咕囔刁誦臣又。

是冷嘲熱諷。國光臉色一沈，說誰受誰的敷糟。將手一拱，便邀刁張到一間花廳。當下公案已經排好，設了兩個坐頭。誦臣坐了主位，國光坐了客位。那就對不起。張順只好旁廂站立了一會工夫。兵士擁著趙璧上來，也帶了一條鐵索。練子諸位這條鐵索。練子是從那裏來的，就是剛才龍韜和那排長咬個耳朵叫他預備這物事，以免被人看出破綻。(書脈靜細)當時趙璧上來先抬起頭來，把上面問官一瞧，那知不瞧則已，這一凝神，登時怒從心起，惡向膽生。依他性子，便要把刁誦臣拖翻下來，給他個拳打腳踢。這見他哈哈……狂笑個不止。趙璧在底下狂笑，把個龍國光及兩旁站立的兵士面面相覷，摸不著頭尾。張順固是犯疑，那刁誦臣臉上只是紅裏泛白，白裏泛紅。俗說日裏不做虛心事，半夜敲門不得知。誦臣此來本意要出個大大風頭，那知倒遇見個的虎煞當頭，已給他一棒。這時怎麼個下檯，說不得把公案一拍，嚷著公堂重地，你笑著何來。趙璧不慌不忙的說：你這忘八烏龜，誰叫你在火車上瞞著我丟下一

封沒來由的假信你害得我苦列位要曉得天下事有個真實難逃憑你這小諸葛毒計陰謀到得那孽鏡臺前也不容你狡賴這時嘴裏早支支吾吾的像講不出甚麼話來國光心底有些明白忙瞧著誦臣說老哥不必作急讓兄弟問問他的口供因又對著趙璧說如今言歸正傳你究竟是南軍的奸細不是趙璧冷笑了一笑說人要編排我做奸細怕沒有個憑據鬼鬼祟祟的弄了一封信丟在我皮包裏這陷害我不是別人就是他。個刁誦臣講這刁誦臣在蘇州勾嫖騙賭無惡不作他的同夥還有林風蔣雨及那吳寶善吳寶善是我個表兄因爲夥我嫖賭被我教訓一頓他們四個壞蛋道同一氣早已被我打聽明白了諸位趙璧這幾句話是語語搗著鼓心言言打人心坎但有一層他們一舉一動如何被他偵探得這樣清楚前書不講過趙璧是琴心劍膽嗎這刁誦臣三字是吳寶善無意漏洩的因同林風蔣雨認識不知不覺的就提起刁誦臣適才吳新去找龍韜口頭又說著個刁參謀趙璧這一觸機前前

後。後。存。放。在。心。裏。兀。悟。一。番。比。如。西。探。福。爾。摩。斯。只。要。得。點。影。響。他。就。無。微。不。至。無。案。不。破。甚。麼。心。理。學。論。理。學。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就。是。這。個。道。理。（極。力。的。寫。出。趙。璧。是。夾。縫。中。文。字。非。能。手。不。辦。）這。時。刁。誦。臣。面。如。土。色。無。言。可。答。轉。是。張。順。對。著。龍。國。光。說。軍。統。你。不。能。聽。這。趙。璧。一。面。之。詞。他。算。是。個。國。事。嫌疑。犯。自。家。曉。得。沒。有。活。命。故。意。含。血。噴。人。把。個。刁。參。謀。敷。糟。到。不。堪。地。位。其。實。軍。營。裏。訊。案。全。要。獨。斷。獨。行。三。句。話。不。對。就。可。拖。出。去。砍。殺。了。槍。斃。了。何。必。同。他。嚼。嚼。嚙。嚙。這。樣。的。客。氣。國。光。冷。笑。一。聲。說。這。人。命。豈。是。頑。耍。的。你。們。大。帥。不。將。這。起。案。子。送。來。就。罷。了。既。交。我。會。審。我。是。要。問。個。明。白。何。况。牽。涉。這。裏。刁。參。謀。張。順。也。冷。笑。說。你。可。不。要。糊。塗。了。這。趙。璧。仍。交。給。我。們。帶。回。去。讓。大。帥。自。行。解。決。說。到。這。裏。刁。誦。臣。也。極。意。的。贊。成。國。光。把。臉。色。一。沈。說。這。却。不。能。由。你。們。做。主。二。位。請。先。回。轅。兄。弟。卽。刻。去。會。大。帥。不。消。說。得。趙。璧。仍。還。押。營。倉。張。順。同。刁。誦。臣。使。個。眼。色。兩。人。更。不。停。留。氣。忿。忍。趕。去。在。辯。帥。面。前。訴。說。去。了。此。

時國光退入辦事室。早是公子龍韜迎著他父親說。今日這事。很虧你老人家維持。但事不宜遲。爹可急急趕上去會辦帥。總要據理力爭。火速。國光更不怠慢。馬上備了坐騎。帶領一二十名衛隊。趕到督轅。大凡師長來會督軍。沒有個攔駕話。說一到行轅。便有當差的迎至會客室。茶房送過茶來。停歇工夫。辦帥也就出來。臉上帶著些怒容。諸位。這辦帥動怒。自然是因爲張順刁誦臣。有一番先入之言。那些小人掩袖工讒。狐媚惑主。在下如將這一枝筆再拉拉雜雜去描寫。他不獨看書的生厭。就是做書的也不耐煩。閑話少絮。辦帥見著龍國光。便問說。你來也是爲的趙璧。麼這小忘八。免圍子替我早早結果他。就是了。還有甚嚙。國光欠一欠身說。大帥來督江蘇。固然要做點威望。然而要顧些名譽。聽說馮華翁已有密電到京。對於大帥很有閑話。這趙璧是南京世家。父親是個孝廉。姑丈是個翰林。他本人又是第一中學畢業學生。於政學兩界。很有絕大關係。獨這起案子。是不可苟替人命。而况刁誦臣做賊傾陷。前日

那封沒來由的公文據說就是姓刁的丟給在他皮包裏。辯帥鼻子裏哼了一
哼。隨說那有此事。國光就把適才趙璧的口供并刁誦臣言語支吾的神情複
述了一遍。幸虧辯帥初次盤問趙璧。那趙璧便說在二等車上遇見個白淨面
皮戴副金絲眼鏡。這一觸機。辯帥不由得晃一晃頭腦。暗想是呀。計算火
車到鎮。姓刁的是先來求見姓趙的是。隨後押解來營。兩人一路同來。倒是不
錯。不要冤枉著好人。細細研究這案情。倒還有點意味。繼而一想。這姓趙的小
畜生不能將順我意。我還要拿他。要當面撤著鬍子向國光說話。雖如此。這
趙璧算是個國事嫌疑犯。判決不判決必然要憑個法律。大辯垂垂偏生要
研究法理。由此遂引起下文。國光得機便轉忙說。這法理是一定要講的。當
下茶碗一端。一躬起身。不談辯帥退後盤詰誦臣的往事。單講龍國光回到本
師。一見著兒子龍翰。便將經過情形及會晤的話頭。細述一遍。龍翰拍手笑說。
偏生這野蠻人要講法理。這事倒易於著手了。由是趕忙出去。來找趙璧。恰好

螻蛄蟬樵還聚在一起不消說得彼此會面便研究這法理問題趙璧說我想這刁譎臣誣良爲匪在法律上必有個大大罪名爲今之計要請出一位深通法律的律師同他商議個進行的方法洪庵聽道這裏早站起身來把個大拇指一豎說那末我那個表弟許光箕不是個日本法政學堂畢業現充著本省大律師趙璧略一凝神說不錯不錯姓許的可是住在盧妃巷的西首嗎記得四月初我同你過訪他那書房院落裏高高下下排列著許多雪白的杜鵑一種芳香撲鼻甜淨迎人至今還如在目前（先從花說起）螻庵笑說那末花是排列在我表弟書室以外那與花有密切關係的尙另有個腦頭此會且談正經把花的故事可攔在一邊趙璧笑說天下事急脈緩受你瞧一部三國演義敍到國事如麻偏生有那鳳儀亭的趣史一部水滸敍到殺人拚命偏生有那紫竹街翠屏山的趣史你既講這雪白杜鵑我要算是惜花的主人對於杜鵑花有極重的感情極大的關係不瞞你講我那個聘妻表姊名

叫吳媽就是一種紅杜鵑花化身。雖道這白杜鵑花也靈根不昧，轉劫塵寰，就託生在姓許的家裏。嗎？洪魃庵尙未回答，轉是龍韜笑嘻嘻的說：「如果有這回事，我倒要特別注意，記得我臨生的時會，我父親曾夢見一個靜雅癯瘦的少年，還帶來一盆雪白杜鵑花，照這樣看來，不獨百城兄與杜鵑有極重感情，就是我龍韜也同杜鵑有極大關係，不知魃庵兄講的這段趣語，可與小子有無關合？」語語關切，筆筆逆寫，一噴一醒，筋脈動搖。魃庵忙點首說：「兩位見台不必著急，講這許光箕是我個嫡親表弟，他的父親許如松便是我的姑丈。我那姑母由二十歲上嫁給姑丈，過了三年，便生下這表弟光箕。我那姑丈是上元縣的拔貢，所著詩古文詞，在當時很有點價值。他老人家因朝考不甚得意，便放懷詩酒，娛情花木。每到三四月間，那座院落裏，奇香異色，紅白爭妍，單這杜鵑花不下三五十盆，不知從那裏傳寫出兩首紅白杜鵑詩來，一是惜花使者做的，一是沁園主人做的。聞風相思，恨不親見其面。他老人家依韻和

作總不能突過前人。然而因詩愛花，因花愛詩，不由得感入魔。我姑母瞧着他，悄悄送離，不免戲向他老人家說：「照你這愛花如命，那花神有知也該託你庇蔭，化作個姣滴滴的女子，不離你這左右。諸位這不過我姑太太一句戲言。那知明年就懷起胎來，臨盆坐蓐的時候，似乎院落裏起了一陣曼舞輕歌，一個靚妝淡服的美人，腰間還佩著一口龍泉古劍，不知怎的美人會拔出寶劍。我姑母嚇得倒退一覺醒來，那呱呱者已破腹而出，穩婆報道是個女兒。我姑母倒不甚出奇，偏是我姑父愛如珍寶，替他起個名字叫許媚，閨字香素。這香素表妹今年一十七歲，比著他哥子光箕小了兩歲，但有一層我表妹因在十三歲上忽然失蹤，我姑丈姑母因思女鬱結，雙雙亡過，所有情節，下回再講。」

第六回

找律師洪陸趕下關

遇美人刁胡逛車站

接著上文，洪蝶庵又說我那表妹因何在十三歲上失蹤，只因他生性好俠，甚麼劍俠魚娘呀，俠娘呀，自幼非常崇拜我姑丈鍾愛，達於極點，不惜重價替他

買口古劍。我表妹便終日醉心劍術。偏生一日。子來了。個清奇古怪的。道士。找我姑丈談些燒丹練氣。飛劍斬龍的秘術。香素聽了。就問長問短。覺得很有意。味道士一笑說。你要跟我學劍嗎。我却可以收你做個女弟子。香素其時便磕下頭去。過了一年半載。香素偶然出門。道士經過門口。當下瞅著一眼。說你要跟我學劍嗎。何不隨我就去。我表妹聽著這句話。不免身不由己。就隨著那道士去了。諸位要曉得。道士仙鄉何處。道號何名。後來我也問過。表妹他又不肯。老老實實的告給我聽。只好罷了。我表妹失蹤以後。先是我姑丈思想愛女。如失掌珠。不到一年。便溘然長逝。我姑母因我姑丈死了。既急且嘔。本來身體單弱。恰值那年虎疫盛行。也就嗚呼哀哉。脫離塵世。我表弟光緒時年十七。迭遭大故。很費經營。所幸家有薄田。一切喪葬如儀。不消說得。其時我兄弟也幫同料理。到得年終。我表妹許娟。居然隻身回家。一到家中。才曉得爹媽亡故。可憐他這一痛楚。幾於進入重泉。從此是縞服素妝。不御脂粉。那雪白的杜鵑花。就

算。是。我。表。妹。許。香。素。天。然。寫。照。加。以。學。成。劍。術。有。時。在。那。院。落。裏。舞。起。劍。來。真。個。翩。若。驚。鴻。矯。若。游。龍。姑。射。神。人。洛。浦。仙。子。我。兄。弟。雖。不。曾。見。過。若。以。表。妹。方。之。當。無。媿。色。的。了。（加倍描寫許娟說他縞服素妝。却妙有證據。）蜨庵只顧津津談論把個趙百城。龍伯符聽得神魂出舍彷彿是身在那兒。率天宮。這個當兒。蜨庵已講得口渴。忙端起茶碗。呷了幾口。潤一潤喉嚨。百城。龍伯符生恐剪斷話頭。急急的催著再講。蜨庵笑說。漫忙。他們兄妹聚在一起。就計議將來的辦法。光箕因妹子年輕。本不想出洋。轉是香素勸他講求法學。一個人明白點法理。不拘在政界學界。會場議場。發生幾句言論。倒還有些價值。光箕覺得有理。便在民國元年。前往日本。找了一個法政學堂。考取肄業。堂裏課程煩複。所喜光箕天姿很高。不上一年。就巴結得個法政畢業文憑。回國的時候。已是今年三月。記得那日。我同百城。兄去訪光箕。正是他匆匆到家。尙不會有兩個星期。趙璧想了一想。說不錯。不錯。我記得他書室內。尙未收拾整齊。原來就

是這道理。龍韜在旁插言說：「照老哥這樣講來，許光箕是一十九歲，他那妹子許娟比哥哥小著兩歲，豈不是一十七歲嗎？」倒是一與小子同年。不知令表妹的生辰，可是三月初三，不是龍韜說到這裏，洪蜨庵狠狠的把姓龍的一瞅，說我那表妹的生辰，你如何會打探得清清楚楚的？龍韜不由得哈哈大笑，說：「我不過以己度人，我兄弟是三月初三生辰，我就呆派令表妹也是三月初三生辰，說到巧，也沒有甚麼打聽，不打聽，蜨庵說我不相信，轉是趙璧解釋說：「這也是一種理想，伯符因他自己入世的時候，有那白杜鵑的兆頭，令表妹既然是白杜鵑花化身，一定降生的時日，相差不遠。比如我那表姊吳媽是三月初八生辰，我便三月初九生辰，先後只差著一天，那不是個天然的比例嗎？」這時候陸蟬樵再不能緘默，不言忙拍掌笑說：「紅杜鵑已得個美滿姻緣，風流女婿怕那白杜鵑不于歸，龍姓好事成雙嗎？」一篇離離奇奇文字，是在人意中，却又出人意外，應前照後，脈動筋搖。這時會弄得個哄堂大笑。龍韜

反搭訕著說。我們不用再開頑笑。如今要言歸正傳。誰去會那許光箕先生。洪
蜨庵站起身來。以手拍胸說。一切都是兄弟。此時延請律師提起訴訟。固是兄
弟將來叨擾喜酒。磋商婚事。也是兄弟。我兄弟算是藥方裏一味甘草。脫離不
得如何。蟬樵說。瘋子跟住亮月走。我也可以幫襯。趙璧龍韜兩個齊拱
手說。這就有勞了。當下計議已定。時候不早。就在這裏用過午飯。午飯以後。洪
陸二位便別了趙璧龍韜。一路徑往盧妃巷去找許光箕。那知光箕并不在家。
蜨庵入內找著他表妹許娟。問個端的。許娟說。適才下關瀛洲旅館來個電話。
約去接洽。不知爲著何事。蜨庵說。既如此。我們就徑到下關找他。一轉身出來。
便邀同蟬樵出門。由中正街搭車。趕到下關。才到火車站。早望見刁誦臣同個
少年在那裏招手。畫腳諸位。這洪蜨庵同陸蟬樵如何會認得刁誦臣。原來早
間提訊趙璧的時候。刁誦臣高坐堂皇。他兩個人早雜在人叢中。瞧得清清楚楚。
楚才隔了半日。如何會忘記他那副面龐。做小說的講到這裏。一枝筆不能敘。

兩。方。面。的。事。我。且。不。談。姓。洪。的。姓。陸。的。去。找。許。光。箕。我。要。剪。斷。話。頭。絨。那。刁。誦。臣。同。個。少。年。爲。何。來。到。此。處。且。在。這。火。車。站。指。手。畫。腳。又。爲。着。何。事。原。來。早。間。龍。國。光。趕。到。督。署。面。會。辦。帥。辦。帥。如。何。對。付。國。光。國。光。又。如。何。對。付。辦。帥。那。些。情。節。姓。刁。的。同。個。家。人。張。順。早。在。後。壁。瞧。科。得。清。清。楚。楚。後。來。辦。帥。退。入。辦。事。室。不。無。把。誦。臣。單。單。招。呼。進。來。盤。問。日。前。在。火。車。上。丟。包。的。情。節。誦。臣。只。是。抵。賴。辦。帥。不。免。把。眼。睛。一。翻。說。你。還。想。在。光。棍。面。前。打。油。拳。你。的。行。徑。我。早。已。識。透。你。了。你。還。不。滾。去。誦。臣。討。了。這。番。沒。趣。曉。得。督。署。裏。暫。難。棲。身。只。得。老。著。面。皮。仍。跑。到。舊。東。胡。其。仁。那。邊。一。來。是。想。胡。其。仁。見。著。辦。帥。替。他。緩。頰。二。來。權。且。避。避。風。頭。却。好。胡。其。仁。的。兒。子。胡。羣。許。久。不。見。誦。臣。難。得。今。朝。見。面。便。哥。哥。弟。弟。親。親。熱。熱。的。同。他。談。些。嫖。經。些。說。瞎。話。一。會。用。過。午。飯。相。約。同。坐。馬。車。去。逛。下。關。這。下。關。是。南。京。極。熱。鬧。的。所。在。那。個。旅。館。不。住。有。一。二。十。房。的。妓。女。但。是。時。候。尙。早。各。旅。館。尙。沒。有。甚。麼。意。味。剛。剛。午。後。三。鐘。的。火。車。到。了。胡。羣。忙。拉。著。

誦臣說。我們閑在這裏。何躑不到車站。看一看風景。誦臣笑說。用得用得。於是兩個人回到車站。這個當兒。火車下來的人。交票的。交票。檢行李。什物的。檢行李。什物。從中來了兩人。一個是官客。約有四五十歲。清眉秀目。兩撇烏鬚。手裏擎著皮包。擎著洋傘。一個是女眷。看他年紀。正是二八青春。生得媚眼含波。秀眉展翠。桃腮杏臉。瑤鼻櫻唇。頭上罩著黑壓壓的烏雲梳。了一個時新寶髻。銀紅衣衫。黑紗裙。鍍一雙描條天足。說不出那婷婷嬈嬈。齋整整的豔容。極意爲花寫照。諸位人都是。一副眼睛。遇著個天仙化人。那有個不特別注意。何況胡羣刁。誦臣都是。色中餓鬼。輕薄少年。有此奇遇。不由得嘴裏夾七夾八。手指圈圈點點。這個得意的。關頭。莫說螻蛄。蟬樵。從他面前經過。他們不曾介意。便是他老子胡其仁。恩帥張大瓣。在那裏叫他罵他。恐怕他們也是。失魂落智。無所覺察。一會工夫。只見那豔容的女子。已站立在車站月臺上。那位官客已買了內城車票。夾著洋傘。扔著皮包。嘴裏操著蘇白。只是粲雲··的叫胡

羣。麻。木。不。仁。忙。的。要。趕。過。去。刁。誦。臣。把。他。衣。袖。一。扯。說。老。哥。站。住。我。起。先。還。不。介。意。這。個。仔。細。瞧。來。那。官。客。不。是。別。人。就。是。趙。璧。的。姑。父。丈。人。吳。世。封。呀。我。猜。準。這。美。貌。女。子。一。定。是。他。女。兒。吳。媽。哦。·。·。莫。非。因。着。趙。璧。的。事。體。父。女。兩。個。趕。到。南。京。麼。胡。羣。說。照。這。樣。講。來。我。們。必。須。想。個。法。子。害。死。趙。璧。把。這。姣。滴。滴。的。豔。妻。好。讓。我。胡。羣。承。受。刁。誦。臣。嗤。的。笑。了。一。聲。說。真。是。癩。蝦。蟆。想。喫。天。鵝。肉。鍋。蓋。掀。早。了。不。要。冒。了。熱。氣。誦。臣。講。到。這。裏。猛。不。提。防。胡。羣。使。足。手。勁。在。他。膀。臂。上。一。捏。嘴。裏。還。說。聲。你。這。個。忘。恩。負。義。的。兔。·。·。下。兩。字。還。未。說。完。刁。誦。臣。忍。痛。不。過。早。是。怪。叫。起。來。只。因。誦。臣。一。聲。怪。叫。惹。起。吳。世。封。父。女。兩。人。的。視。綫。直。注。射。在。胡。刁。兩。個。壞。蛋。身。上。看。官。可。記。得。刁。誦。臣。在。十。三。歲。上。曾。面。見。過。世。封。一。次。麼。後。來。酬。應。場。中。世。封。同。他。也。碰。見。過。兩。回。但。不。談。心。這。個。當。兒。世。封。瞧。見。誦。臣。心。底。裏。早。生。了。無。限。感。想。趁。著。這。個。空。閑。我。要。把。他。們。父。女。來。甯。的。情。由。補。敘。一。敘。原。來。趙。璧。從。蘇。州。動。身。以。後。隔。著。一。兩。天。駐。蘇。的。那。個。唐。師。長。

也就大張旗鼓。發出布告。做了辦帥的聲援。這一舉動。那些部下的兵士。也就借題搶掠。鬧得全城雞犬不甯。那吳寶善。林風蔣雨三個壞蛋。使出他竹桿釘錘的伎倆。畫面塗鬚。簡直如同強盜一般。世封也曉得寶善些行徑。儘力敷衍。白花花銀錢。儘管拏用。到底有個門坎裏的人。不會引水入牆。還算天大的僥倖。隔著三五日。便接著南京的快信。催著趙璧回家。世封一面復信。一面同他的夫人和女兒吳媽計議。夫人聽說趙璧失踪。只是唉聲嘆氣。世封亦抓耳撓腮。急得躲脚。吳媽蹙著眉頭。說女兒不怕別的。怕的受了小人的誑騙。遭了流氓的暗算。我爹不須問別人。可把寶善找回套套他的口氣。世封點一點頭。一刻工夫。寶善從外面跳進屋子。嚷說張大帥已破了南京。我那至好朋友刁誦臣已得了頭等參謀。聽講不兩日大帥便有實授。江蘇督軍消息。兒子有了誦臣。只條門路也想到南京。混混弄個一官半職。寶善說得高興。喬珠娘從後屋趕來。不由張著櫻唇。格格歡笑。當下世封冷冷笑著說。恭喜你。是有了指望。

眼見得貴人扶持我那趙璧不知受了何人誑騙遭了何人暗算至今尙沒回
南京諸位世封這一句話正戮入寶善的心肺寶善接到誦臣的密信件那
些包袱裏的頑意已一箇腦兒和盤倒出跳跳攢攢的跑了回家正是他心花
大放得意非凡剛才擺了幾句大話忽然兜頭澆下一瓢冷水心裏已是勃通
的亂跳繼而凝了一回神暗說我且把良心擺在夾肢窩裏讓我嚇他們
一嚇於是嘔一嘔嘴說現在外面的事體很捉摸不定甚麼受誑騙呀遭暗算
呀只也是意中的事他不該擺出學堂架子顯出學生態度風聞辯帥在鎮江
捉住一個青年學生還搜出些機密信札當時嚴刑拷訊當作個江洋大盜計
算日期好像就在趙璧動身的那天不知有無性命如果是趙璧那渾身的姣
皮嫩肉怕不是路路血槽嗎（說得確確鑿鑿惡毒已極）寶善只顧信口開
河那知趙夫人和吳媽的眼淚已似斷綫的珍珠喬珠娘不免假意殷勤說但
願此話不確寶善作急說我如何會撒誑我是得的刁……誦臣個快信吳

媽聽倒這裏忙住止哭就向寶善要原信看寶善才覺說話大意欠著找抹忙說原信却不在身邊吳媽冷笑說這却哄誰這個當兒世封也明白過來急向寶善討信寶善被逼不過急得賭咒說信是有的却在林風蔣雨那裏你們一定要看我就前去取來說著跣開大步一溜煙跑出去了這裏等他信看那知一去無踪不但當日不歸直到現在也不會瞧見他個影子後來趙康年一封··的快信前來追問急得世封夫婦同吳媽寢食不安坐臥不甯依著吳媽的意思早要同他父親趕往南京尋求趙璧的下落恰恰昨晚趙府差個家人趙福專信過來所有趙璧拘押在第八師營倉及經過事實只才明白世封那敢怠慢原意不帶女兒吳媽過來無如鴛鴦共命鸚鵡守形世封一動脚他女兒早可步不離大早頭班車來不及動身挨到二班火車由趙福押著行李網籃領了父女兩個上車到得南京已是午後三鐘無巧不巧在這車站月臺上聽見個少年怪叫轉頭一看認得怪叫的便是刁誦臣還有一個胡羣却不

認。識。世。封。因。著。趙。璧。的。案。子。意。欲。向。誦。臣。問。個。底。細。繼。而。一。想。這。個。壞。蛋。我。且。不。去。理。他。這。個。當。兒。恰。好。趙。福。已。押。著。行。李。網。籃。過。來。那。小。火。車。已。由。下。關。轉。頭。一。簇。擁。父。女。兩。個。同。著。趙。福。上。了。火。車。在。下。索。性。把。胡。羣。刁。誦。臣。兩。個。壞。蛋。擱。在。這。裏。單。講。那。父。女。主。僕。三。人。搭。車。進。城。一。到。中。正。街。便。一。起。下。來。換。坐。包。車。直。至。烏。衣。巷。不。消。說。得。康。年。夫。婦。已。走。出。歡。迎。陳。氏。十。幾。個。年。頭。不。見。吳。媽。此。番。見。面。覺。得。已。長。成。沈。魚。落。雁。閉。月。羞。花。的。容。貌。心。眼。裏。兀。自。歡。喜。但。是。兒。子。趙。璧。一。時。尙。不。得。出。籠。又。轉。喜。爲。悲。彼。此。握。一。握。手。就。趕。到。後。屋。去。了。世。封。見。著。康。年。急。切。亦。無。話。可。講。這。裏。趙。福。先。把。行。李。什。物。搬。運。進。來。自。然。在。著。內。書。房。安。頓。大。家。屋。裏。坐。定。只。才。開。始。談。話。世。封。說。如。今。百。城。有。無。緊。礙。康。年。說。要。緊。的。關。頭。就。在。這。一。半。日。當。時。把。昨。晚。會。晤。龍。韜。的。話。曲。曲。折。折。說。了。一。番。世。封。說。那。姓。洪。姓。陸。的。既。承。認。偵。探。跟。著。龍。韜。回。營。何。以。隔。上。一。夜。到。這。會。工。夫。還。不。見。轉。頭。康。年。說。大。概。這。事。正。在。緊。要。關。頭。不。得。抽。身。過。來。要。論。螻。蛄。蟬。

樵兩人辦事非常熱心。同小兒趙璧算得生死患難之交。是好是歹。今晚必得個實在信息。無巧不巧。郎舅正在議論。外邊已飛個電話條子過來。康年接著一看。沒有別話。却是洪鯉庵陸蟬樵現在下關。會著要人。今晚定有回話。康年當下看過。卽遽給世封。此時陳夫人和吳媽也就合攏過來。忙問這電話是從何處來的。康年說是姓洪姓陸的從下關發來的。但不知他們何以趕到下關。又講會甚麼要人。只個悶葫蘆。叫人猜詳不出。好歹守候到上燈時候。當有分曉。大家坐坐談談。用些茶點。一到上燈。却只陸蟬樵一個人跑來。康年世封忙出廳相見。蟬樵對著康年衝口說了聲。仁伯請暫放心。已由大律師許光箕允辦這事。康年忙問。那個許光箕。蟬樵說。講來話長。由小姪漫漫敘來。當又瞧著吳世封說。還未請教你老先生尊姓台銜。康年代答說。這便是趙璧的姑丈翁。吳桐卿先生。蟬樵連稱大敬……世封忙說。我們不必客氣。請足下把昨晚會過趙璧一切緊要的話頭。敘說……不消說得。蟬樵自然把昨晚會著趙璧。

敘談家常。如何留宿在營。今早張辯帥如何派著參謀刁誦臣。家人張順。到營會審此案。如何趙璧一見姓刁的。便大起衝突。姓刁的如何回轅哭訴。這裏龍師長又如何去會辯帥。請主持公道。辯帥又如何支吾。歸總法律解決。講到這裏。世封忽插言說。適才我在下關。尙瞧見這個壞蛋。蟬樵說是呀。是呀。我同蜨庵也。看見他在那裏百城這一回事。總然他是個主動。要犯我們。現在商議。請出洪蜨庵的表弟大律師許光箕。來依法起訴。這許光箕家住本城盧妃巷。我們何以趕到下關。因去找他。不在家。由他妹子許娟指示。在瀛洲旅館。適才我同蜨庵發的電話。就是從那旅館來的。現在蜨庵已同光箕趕回。特著我來邀請仁伯。過去商議。這事康年忙向世封說。這盧妃巷離此不遠。我們何不。同去談談。世封尙未回言。那吳媽早從廳後出來。忙叫聲爹。適才一番說話。我已聽得清清楚楚。但是研究法律。要不能開脫。那刁誦臣孩兒。意在前去會會。那大律師。好在那大律師有個妹子。許娟。我去他必特別待遇。諸位。這紅白杜鵑。

花是一氣相生。一旦會合。那有個不將形贈影。以目憐心的道理。欲知端的。請閱下回。

第七回

美龍韜鏡下會許娟

歹胡羣營倉搜趙璧

却說吳媽聽說父親同舅舅要到盧妃巷。會晤律師許光箕。他因着趙璧的關係。便要同去討論這回辦法。話才出口。早是蟬樵從旁慫恿。極力贊成。世封康年亦沒有甚麼話說。忙教趙福提着燈亮。由蟬樵領路。大家便一起出門。好在烏衣巷離盧妃巷不遠。不消一會工夫。已到了許宅門首。蟬樵趕着入內通報。那許光箕洪睫庵早出外歡迎。一起人進得廳屋。未及敘坐。屏風後早走出個靚妝素服絕代的佳人在這燈光之下。越顯得雲鬟霧鬢。月黛星眸。粉嫩的面龐。娟秀的眉眼。若非姑射仙人。定是洛浦神女。做書的只管描寫許娟。那知許娟一眼便瞧着吳媽。這吳媽豔服華妝。楊氏玉環。不讓趙家飛燕。汝南碧玉。豈遜苧蘿西施。一個是沈魚落雁。一個是閉月羞花。這個當兒不獨一廳屋的人。

眼光。注射。愉快。迷離。便是。看我。這紅。白。杜鵑。小說。的也。沒有。個不。口角。流涎。喜。動。顏色。比如。舞臺。演劇。特請。出兩位。寰球。著名。的旦。脚。同時。出臺。未曾。開口。心。底。裏已。不由。不覺。的叫。個好。字。閑話。休絮。這吳。媽。見着。許娟。移步。向前。不免。按。照。新時。髦儀。式。伸出。皓腕。彼此。握一。握手。彼此。稱呼。聲姊。姊。當下。世封。康年。便。問。許光。箕說。這女。士便是。先生。的令。妹嗎。光。箕答。應個。是。便。招呼。妹子。過。來。見禮。不消。說得。許娟。同世。封。康年。是初。次識。荆。吳。媽。同。許光。箕也。是第一。回。見面。那洪。蜨庵。陸。蟬樵。也不。拘甚。麼形。迹。大家。通訊。一回。就在。廳屋。子裏。分別。坐下。世封。首先。開口。說。兄弟。今日。携着。小女。來甯。特來。爲着。趙百。城的事。體。趙。百城。經過。的事。實。及目。前狀。况。遙。想。蜨。庵。蟬。樵兩。先生。已。陳。述。個。大。概。這。回。事。倒。要。請。教。光。翁。先。生。如。何。辦。法。說。着。拏。便。眼。睛。瞧。着。光。箕。光。箕。因。欠。一。欠。身。說。這。件。事。體。最。重。要。的。人。物。是。個。刁。誦。臣。不。因。他。丟。封。僞。造。文。書。何。至。張。辯。帥。就。在。車。站。捕。捉。趙。百。城。既。已。捉。住。趙。百。城。不。因。他。鬼。鬼。崇。崇。在。辯。帥。那。邊。亂。串。何。

至把百城拘押在營倉幸而有個龍伯符這事才有個鬆動不然我那項天立地的趙百城一條活鮮鮮的性命怕不自送在刀誦臣手裏嗎姓刁的險滑不過又懵懂不過你既有這僞造文書做贓害人的隱情就不該明目張膽大出風頭還要會同龍師長公然高坐堂皇前來提訊百城天網恢恢冤家路窄當不起趙百城在法堂之上萬目昭彰揭出他陰謀毒計滿嘴的忌人烏龜罵得他一言不發當時要有個辯帥在座這起案情不怕不水落石出無如辯帥又不在座同夥的又有個壞蛋張順弄得個一塌糊塗事無結果還幸虧龍國光龍老先生去見辯帥嚴重交涉辯帥既說出法理解決這依法起訴的手續是一定要做的（一段過去事實却從許光箕口頭複述把洪陸從中介紹情節消納在內筆有變化）光箕講到這裏吳媽不由得輕啓瓠齒歎發鶯聲懇懇切切的叫聲許先生接着說我看這事雖有些證據無奈姓刁的現充着督署的參謀那張辯帥又一味蠻橫不起訴訟則已起了訴訟一定張辯帥要做他

的。護符。而况。我們。從。火車站。下車。瞧見。這。刁。誦。臣。同。着。個。輕。薄。少。年。指。手。畫。脚。他。一。雙。尖。溜。溜。的。鼠。眼。神。光。直。釘。在。我。身。上。我。看。兩。個。壞。蛋。交。頭。接。耳。不。懷。好。意。怕。的。我。們。沒。有。法。則。到。他。他。倒。先。想。些。瞎。孔。在。那。裏。算。計。我。們。一。拳。打。着。預。伏。下。文。爲。今。之。計。我。們。一。面。要。防。備。他。的。暗。算。一。面。要。先。發。制。人。事。不。宜。遲。這。提。起。訴。訟。的。手。續。是。搶。先。要。做。的。光。箕。連。連。點。頭。說。不。錯。不。錯。我。想。做。兩。個。報。告。一。個。是。到。蘇。州。高。等。審。判。廳。起。訴。一。個。是。遞。入。督。署。根。據。辦。帥。法。理。解。決。的。那。句。話。叫。辦。帥。不。好。回。護。至。於。提。防。那。斯。的。暗。算。這。倒。是。件。難。事。我。想。姓。刁。的。既。在。督。署。當。個。參。謀。那。部。下。的。辦。兵。安。見。得。不。替。他。做。些。走。狗。說。到。這。裏。光。箕。的。妹。子。許。娟。早。插。言。說。你。們。放。着。一。個。要。人。不。趕。緊。找。來。幫。同。設。法。世。封。康。年。忙。問。是。那。個。要。人。許。娟。笑。了。一。笑。說。就。是。那。位。龍。伯。符。龍。大。少。爺。呀。康。年。躲。着。脚。說。不。錯。不。錯。齊。王。點。兵。怎。麼。把。個。一。員。上。將。忘。了。因。掉。過。頭。來。瞧。着。蜚。庵。蟬。樵。說。這。個。差。使。還。得。那。位。老。賢。姪。去。走。一。趟。蟬。樵。未。及。答。言。蜚。庵。早。站。起。

身來說我去……原來洪蝶庵要在百忙中做個穿鍼引線他覺得龍伯符心醉許娟這句話又由許娟發起所謂美滿姻緣天作之合我不趁勢做個月下老人還有那個用紅繩牢繫他們的雙足呀其時更不怠慢便別了大眾一轉身走了蝶庵走後許娟便催促乃兄到書室裏趕辦訴訟的呈稿樵蟬也隨著去了這裏世封康年吳媽許娟四個人說說談談不消一個鐘頭洪蝶庵已領着龍伯符到了諸位那龍伯符何以來得這般飛快只因那沁園主人同着白杜鵑花本有宿世的情感比如鐵鍼遇着磁石那種吸引力是不可以言語形容的龍伯符走進廳屋那吳媽是因着趙百城的關係有許多的話要面致殷勤不容迴避但這許娟事不關己將說是安不坐動是沒有這個道理將說是翩然入內一來拋撇吳媽失却地主之誼二來久聞龍伯符是個當時俠義一代賢豪聞名不如見面我倒要瞧瞧他是個怎樣面龐一念擡身引避一念又閃動星眸好似那明湛秋波清光一瞥諸位這正負電是最易接觸的許娟這

一擡眼。那知龍伯符一副目光已滾圓的。打個照面。一個驚疑是陳思。再世宋玉重生。一個猜詳是洛水逢仙。苧蘿遇美。兩情相照。一霎千金在下。如儘力描摹。豈不耽誤。正書轉嫌詞費。豈敢。豈敢。兩位重要人物出場。這些筆墨。是萬不可少。閑話休講。許娟方待退後。轉是吳媽一手扯住說。姊姊漫走妹子。此時情急智短。講話時須得個人幫襯……許娟不再推辭。便仍挨着吳媽坐下。這個當兒。趙康年早已離開坐位。握着龍伯符的手。殷勤道謝。隨又指着世封說。這便是舍親吳桐卿。又指着吳媽說。這是舍甥女吳粲雲。又指着許娟說。這是許光箕先生令妹香素女士。伯符一一的鞠躬。大家亦恭敬還禮。短童送過茶來。早由蝶庵通報光箕。却好訴訟的呈稿。已然撰好。光箕也同着陸蟬樵一起出來。只才羣英聚會歡敘一堂。先由許光箕拏出訴訟稿紙。交大家閱看。諸位大律師所着作的東西。自然是斬釘削鐵。字挾冰霜。入理入情。那裏還有個批削的道理。早是世封康年齊齊說聲好極……不必斟酌。我們就可膽

寫起來趕快進行。光箕說：這起訴手續既無甚研究，如今伯符兄到此，我們要研究第二個問題。龍韜忙問：還有甚麼問題？光箕就把吳媽適才的意思複述一遍。龍韜沈吟一會，說這刁誦臣得在辯帥跟前亂串他內部，倚仗個張順外部，倚仗個胡其仁。那胡其仁是辯帥個同鄉，新由旅長升了師長，他有個兒子叫做甚麼胡羣，講起那胡羣行爲不正，聽說在攻克南京的當兒，甚麼張家的閨秀、李姓的姬妾被他搶掠回去，任意糟蹋，要算個色中餓鬼、扁毛畜生。他幾次前來找我，我是怕見那副歪鼻斜眼。今日吳女士碰着的莫非就是那個畜生餓鬼的胡羣？一拳打着妙在將胡羣最近行爲從龍韜口頭補敘。如果姓刁的同胡羣混合一起，哼……那種鬼蜮伎倆就防不勝防了。龍韜說到這裏，把大家聽得毛骨竦然。早是許娟急忙趕到後屋，一眨眼取出一柄青鋒寶劍，過來說：這些魑魅罔兩，有一天總要斷送在我鋼鋒之下。預伏後文，有聲有色。閱至此，當浮一大白。龍韜聽著許娟那瀝瀝鶯聲，瞧著許娟那英英。

俠氣。渾身穿著那一套縞素衣裳。掩映在樺燭銀鐙之下。柳眉飛彩。星眼含靈。不由得伸出猿臂。用手在桌檯上。狠狠一拍。嚷說：「這真是我龍伯符……底下的半句話。再接再上。來急了。半會轉是吳媽笑一笑說：「這正是酒逢知己。琴遇賞音。龍韜搭起著說：「不錯……許女士。正是不才的知己。賞音呀。當下光篋。瞧科。這樣神情。暗想：「我這妹子。倘能嫁給伯符一個。是人中威鳳。一個是巾幗丈夫。美滿姻緣。再好沒有。將來這個撮合山。是要借重我個表兄。洪蝶庵了。閑話少敘。大家正在廳屋裏計議防範的方法。忽然彭……的敲門。只聽牙的一聲。早是氣吁吁跑進個排長。見著龍韜。將手一舉。行了個敬禮。隨即在耳畔唧唧噥噥說了幾句。只見龍韜眉頭一蹙。嘴裏嚷聲啊唷。這……姓胡的。如此無禮。反了……大家急急動問。龍伯符也摸不著頭緒。這起掀天揭地的風波。還讓在下的。一枝筆細細寫來。却說刁誦臣同胡羣在火車站。瞧著吳世封父女兩個。上了城內火車。還有個家人跟隨同走。心裏暗想：「他們分明到趙璧家會

他父親趙康年去了。因對胡羣說：你這癩蝦蟆想喫天鵝肉。我勸你早息了。這
個念頭那吳世封是位堂堂的太史公。趙康年是位有名的孝廉。孝廉的媳婦
太史公的女兒。豈是輕易惹得的嗎？胡羣聽了早嘆喏的一聲笑說：這個時會
是我們武人當道。甚麼孝廉公太史公只好替我們扔尿壺倒糞桶。我看中他
的令媳令媛。想天法都要把他搶劫過來。虧你還叫做小諸葛。這點小事便驚
神撮鬼算了……誦臣說你喫了燈草灰。放些輕巧屁。你要曉得吳世封來找
趙康年。是專爲著趙璧。這趙璧拘押在龍國光營裏。狠不穩妥。我早看出爻象。
那龍老兒一味袒護著趙璧。必然受了大大的運動。我有一層疑惑。我早間同
龍老兒會審趙璧的時。會瞧著有三個少年在那裏。指手畫脚。有一位臉蛋子
生得非常俊俏。似乎兵士都請教他。少爺誦臣說到這裏。胡羣不由的把手掌
一拍。說是呀……這定是龍伯符那個雜種。我幾次兜搭他。他同我拏腔做板
一定他同趙璧一路神氣。是了……我們一不做二不休。我們先派些兵隊把

趙璧搶來拘押在我們營裏。讓我們鞭撻吊打好在姓趙的是個漢奸。把他撻爛了打扁了。我們也不算犯法。一面調虎離山。一面再派幾個兵士。劫搶那太史公的愛女。孝廉公的令媳。你看行是不行。諸位這刁誦臣。本是個鬼蜮的小人。衣冠的敗類。他早上受了趙百城一肚子嘔氣。正無可洩。發現在聽見胡羣一番話說忙把眉頭一蹙。說話雖如此。我們也要同張順打個招呼。一來往龍營提取趙璧。也要假辦帥個旗號。二來鬧出亂子來。也要辦帥的肩膀大大的夯他一夯。我們也不必到下關逛窯子去了。就此趕往督署。如何。胡羣說使得……恰好來時的馬車。還停歇在左近。兩個壞蛋更不怠慢。跨上馬車。加起一鞭。早如飛的趕往督署。進得督署。兩個人皆有徽章。是不用通報的。誦臣不往別處。同著胡羣一脚便到張順個房間。可巧姓張的不曾走開。當由誦臣把來意說了個大概。只把劫搶吳媽的情節。擱過不提。那張順仗著他是辦帥。跟前個紅人。又因氣趙璧不過。便用手拍著胸脯說。你們想到那裏。就做到那裏。這

辦帥跟前總有我一力承當。兩人不顧體面，竟賣了個火腿。張順將手一擡，說倒生受你們了。事不宜遲，遲恐姓龍的那邊又有準備，不消說得。胡羣拉著刁誦臣一同出來，趕着回營遣兵調將諸位。姓龍的統帶是第八師，姓胡的統帶却是第六師。兩師的兵士總駐紮在督署左近，兩個壞蛋回營計畫，依著胡羣便要立刻指派誦臣忙掏出身邊金錶瞧了一瞧，說才有申正一刻。太陽還未落山，這種驚天動地的舉動必須更深人靜方好。還有一層，我們要去提取趙璧，還該先打個電話把那龍國光老兒找來說有軍事要議，等姓龍的趕到這邊，然後由老哥帶領幾個得力兵士蜂擁前去給他個湊手不及，怕趙璧不上我們的圈套嗎？（毒極惡極）胡羣當下顛頭晃腦，把個大拇指頭一豎，說：「才不愧小諸葛……誦臣得意洋洋，又笑說漫忙……我這諸葛軍師的妙計還在後面。胡羣方待發問，誦臣的嘴早接近他的耳朵，不知噤哩咕嚕講些甚麼。早把個胡羣弄得眉花眼笑，連連的說這件事體成功，我把我這腦

袋兒割下來做個酬謝如何（終久是要應驗的）誦臣說誰敢領受你這份重禮你若割頭我豈不要頭割嗎（先生有自知之明且看壞蛋的收梢結果）彼此計畫已定隨卽招呼兩個隊長一叫郎三一叫貝四叫他們挑選二三十來個兵士以備應用耶貝因是小胡的吩咐何敢不聽一到二更大家飽餐一頓這裏早發個電話到第八師要請龍師長過來會話諸位軍營裏的事體是沒有一件不重要的這裏電話過去那裏早答應個就來這個當兒手脚都已做好胡羣領著郎三另外十來個兵士是穿軍裝拏槍械的刁誦臣領著貝四另外二十來個兵士是一半軍裝一半非軍裝隨意帶了幾枝槍械話分兩頭那胡羣守候龍國光到了這裏便有招待的引入辦公室他早掩其不備闖進第八師恰恰龍伯符已經出外守衛的兵士不知底細見是第六師那邊來的亦不敢攔阻胡羣問明營倉所在一脚趕了過去見個排長忙說漢奸趙璧現押在那裏大帥叫我來提他立刻到案審訊那排長尙在支吾胡羣發起

慄勁伸手給他個老大耳光子嚇得那排長諾諾連聲趕跑到一處房間趙璧正躺在床上靜候伯符的消息那知候不到消息胡羣早領著郎三并十來個兵士蜂擁而入一聲動手早七手八腳的把趙璧拖拽而去此時也有個朱參謀搶著出來無如胡羣是假的大帥旗號而且趙璧委係是個嫌疑犯提去訊問亦是應有文字所以當下不便強硬只好由他簇擁去了胡羣一出了第八師同刁誦臣打個照面誦臣又向胡羣咬了個耳朵胡羣連說曉得曉得我的辦法已經得手你不必耽擱就此快去諸位明白的自然知道刁誦臣另做別的文竟但在下敘事要一處……的清結這裏朱參謀見提去趙璧一面叫那個排長趕到第六師報告龍國光一面另派個排長叫他徑往盧妃巷去找龍伯符諸位這大律師許光箕大名鼎鼎一問便知那排長闖進門來早見廳屋子裏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坐了一屋子的人一眼瞧著龍韜便行個敬禮就他耳畔噤哩咕嚕說了一大套你道龍韜急是不急（前文敘明）此時龍韜

因著大家動問。也不便隱瞞。就把胡羣奉著辯帥的命令。提去趙璧的話。複述一遍。依著許娟的意思。便要提起那一口青鋒寶劍。趕到第六師。先把那忘八兔。因子的胡羣。砍了。轉是光箕搖著手。說這事不可鹵莽。可先由伯符先生。趕快回營。蜨庵蟬樵。可隨著同去。一經得個確實的回信。我們再議辦法。龍韜忙著。說是極……更不轉。致便邀同洪陸二位。及那個排長。一起去了。他們去後。忽地又闖進一起人來。欲知端的。請看下文。

第八回

刁誦臣指揮遭辣手

胡其仁號哭撞頭拳

却說龍韜同著洪陸二位走後。不消一刻工夫。許府上早闖進一起人來。爲首的并非軍界裝束。七月下旬天氣。穿了一件夾衫。上套著玄色寶紗馬褂。臉上有幾個麻圈。黑孜孜的。此人不是別人。正是刁誦臣帶來的貝四。諸位。那誦臣何以不肯出面。獨叫貝四出面。其中却有個腦頭。誦臣因自己個面孔。是吳世封。父女認識的。今日來賺取吳媽。何能自己出面。但有一層。誦臣又何以曉得

吳。媽。就。在。許。光。箕。府。上。原。來。誦。臣。同。胡。羣。打。過。照。面。嘍。哩。咕。嚕。說。了。幾。句。他。卽。
帶。領。貝。四。及。一。千。兵。士。趕。到。烏。衣。巷。到。得。趙。府。宅。門。誦。臣。同。貝。四。又。咬。了。個。耳。
朶。貝。四。會。意。一。進。門。便。嚷。趙。壽。伯。趙。先。生。在。家。裏。面。出。來。個。人。忙。問。端。的。貝。四。
又。說。我。是。趙。百。城。叫。我。來。的。這。裏。問。話。答。話。陳。夫。人。早。在。後。面。聽。得。明。明。白。白。
刮。着。趙。百。城。三。字。三。脚。兩。步。趕。跑。出。來。問。長。問。短。貝。四。說。刻。下。有。句。要。話。非。面。
會。趙。老。先。生。不。可。陳。夫。人。不。知。究。裏。忙。說。我。家。趙。先。生。同。著。蘇。州。的。來。客。一。起。
到。大。律。師。許。光。箕。那。邊。去。了。你。要。找。他。可。徑。往。盧。妃。巷。貝。四。得。了。這。個。確。信。連。
稱。曉。得。曉。得。一。轉。身。出。了。大。門。忙。忙。告。訴。誦。臣。誦。臣。用。手。一。招。一。大。陣。人。踢。踢。
踏。踏。的。早。趕。至。盧。妃。巷。找。到。許。光。箕。住。宅。誦。臣。仍。不。出。面。又。向。貝。四。附。耳。教。他。
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貝。四。闖。進。大。門。瞧。著。廳。屋。子。裏。坐。著。兩。位。老。者。一。位。少。年。
兩。個。如。花。似。玉。的。女。子。知。道。這。其。中。必。有。趙。康。年。吳。世。封。吳。媽。在。座。忙。咳。嗽。一。
聲。說。那。位。是。趙。壽。伯。趙。先。生。康。年。連。忙。站。起。把。貝。四。一。瞧。說。老。兄。是。從。那。裏。來。

的。貝。四。欠。一。欠。身。說。我。是。趙。百。城。央。著。我。來。的。又。問。誰。是。吳。桐。卿。吳。老。先。生。誰。是。粲。雲。小。姐。諸。位。這。桐。卿。粲。雲。的。稱。號。貝。四。如。何。知。道。不。消。說。得。自。然。是。刁。誦。臣。和。盤。托。出。當。下。吳。世。封。吳。媽。一。齊。起。身。忙。問。趙。百。城。現。在。那。裏。貝。四。故。作。驚。慌。說。你。們。還。不。知。道。嗎。現。在。趙。百。城。已。被。第。六。師。胡。其。仁。那。邊。提。去。據。說。是。奉。著。辦。帥。的。大。令。重。行。研。訊。爲。禍。爲。福。尙。不。可。知。百。城。急。得。沒。法。特。地。央。我。前。來。給。信。他。的。意。思。是。要。請。趙。老。先。生。吳。老。先。生。同。著。令。媛。一。陣。過。去。計。議。……世。封。康。年。忙。問。說。這。話。是。真。的。嗎。他。們。在。這。裏。問。長。問。短。天。井。裏。的。人。已。越。聚。越。多。刁。誦。臣。已。夾。雜。在。內。探。頭。探。腦。偏。是。吳。媽。眼。快。忙。扯。過。他。的。父。親。說。爹。瞧。那。個。白。臉。不。是。火。車。站。確。著。的。刁。誦。臣。嗎。說。時。遲。那。時。快。世。封。才。睜。起。眼。睛。來。看。誦。臣。那。知。誦。臣。已。吹。起。號。笛。當。下。二。十。來。個。兵。士。有。穿。軍。裝。有。不。穿。軍。裝。有。拏。槍。械。有。不。拏。槍。械。早。已。一。擁。而。進。貝。四。尤。其。手。快。搶。過。揪。著。吳。媽。衣。襟。嚷。聲。漫。走。你。那。趙。百。城。要。請。你。去。會。話。噯。吳。媽。躲。避。不。及。身。不。由。已。接。著。幾。個。兵。士。上。

來好似鷹拏燕雀一般這裏正在緊迫那刁誦臣早怪聲怪氣的喊叫救命諸位這是甚麼原故前文不講著許娟拏出一口青鋒寶劍要砍那些魑魅罔兩嗎他見一夥人來侵犯吳媽他早想出擒賊擒王的主意覷定刁誦臣在天井裏指手畫腳早提著劍一縱過去把誦臣膀臂一捏誦臣早沒命的怪喊只因這一喊貝四首先鬆手那幾個兵士也不敢糾纏吳媽不是個獸子得了只個機會還不三步當著兩步溜進後屋去嗎吳媽得個解救但這刁誦臣怪喊怪叫二十來個兵士并沒有一個上前誦臣急了說你們這班不中用的東西難道聽憑人家殺我剛我嗎這個當兒衆人才磨拳擦掌意欲向前許娟見了一手攢倒誦臣一手使動寶劍嬌叱了一聲說一個不許走早是一道寒光有的耳朵離位有的鼻子開花帶來槍械又不好施放只能一聲嘈嚷齊說我們走啊……連個貝老四已桃之天天不見踪影許娟見人衆走了忙招呼閉起大門彎著腰一手拏著刁誦臣個衣領忙說你這個忘八雜種你不要高坐堂皇

的審訊趙百城。我且來審訊你一堂說著把手一揚請大家都到內書室那邊。於是世封康年同他的哥子光箕一陣離開廳屋。一面叫人掌燈。一面叫人請吳媽出來一同研究辦法。劉得內書室大家坐定。刁誦臣此時如釜底之魚。几上之肉。只好站立一旁聽其擺佈。早是許娟指著誦臣個臉罵說你這忘八雜種。你把你陷害趙百城前前後後的計畫一古腦兒直供出來。如有半句虛詞。哼……我許香素讓你過去。我這口青鋒劍是不肯讓你過去說著便把劍尖兒在誦臣的耳朵上一刮。那隻左耳已去掉。小半個鮮血直冒。誦臣忍痛不過。用手按捺著耳朵連連的說我講……當下滔滔滾滾的便把在火車上如何遇著趙璧如何趁他小解將一封偽造文書丟入他的提包如何超先趕至辮營運動辮帥。辮帥又如何捉拏趙璧。因他面龐生得俊俏。辮帥不難爲他反看中他。垂青他。後來辮帥了南京如何叫張順授意那趙璧如何激怒如何毆辱張順。辮帥老大的沒趣如何交第八師押入營倉第二天大早張順同我如

何。前。去。會。審。審。的。時。候。趙。璧。如。何。給。我。沒。趣。我。如。何。同。張。順。趕。往。辦。帥。跟。前。哭。訴。辦。帥。又。如。何。允。替。我。們。出。氣。不。知。怎。的。一。經。龍。國。光。龍。老。頭。兒。面。會。辦。帥。辦。帥。竟。會。翻。轉。面。孔。同。我。淘。氣。我。因。爲。督。署。不。可。存。留。如。何。竟。找。我。舊。東。胡。其。仁。找。不。著。胡。其。仁。如。何。他。兒。子。胡。羣。拖。我。竟。到。下。關。到。得。下。關。如。何。就。在。火。車。站。巧。遇。吳。桐。卿。先。生。及。粲。雲。女。士。胡。羣。見。了。粲。雲。女。士。如。何。落。魄。銷。魂。我。勸。他。打。斷。忘。想。他。如。何。不。依。後。來。又。由。他。計。畫。如。何。分。頭。辦。理。現。在。胡。羣。已。到。第。八。師。將。趙。璧。搶。奪。回。去。他。尙。貪。心。不。足。叫。我。帶。領。一。班。人。來。要。賺。取。粲。雲。女。士。千。不。該。萬。不。該。我。受。了。胡。羣。愚。弄。要。求。佛。菩。薩。高。擡。貴。手。寬。恕。我。這。遭。……

許。娟。聽。了。誦。臣。一。片。供。詞。冷。笑。了。一。笑。說。照。你。個。講。話。後。起。主。動。力。却。是。胡。羣。但。你。將。一。封。僞。造。文。書。丟。在。那。趙。璧。的。提。包。你。又。超。前。趕。到。辦。營。運。動。辦。帥。請。問。趙。璧。同。你。何。嫌。何。怨。你。要。起。這。種。惡。毒。的。心。腸。殺。人。的。手。段。誦。臣。忙。說。這。也。不。是。我。的。主。動。吳。桐。卿。先。生。的。令。郎。吳。貝。臣。他。因。家。庭。的。嘔。氣。與。趙。璧。結。下。血。

海的深仇甚麼毒計陰謀全是吳貝臣的稿子不關我個屁事這個當兒吳世封同著女兒吳媽直氣得活抖急切講不出甚麼轉是康年冷笑說照你這般講法起初是吳貝臣不好後來是張順不好最後又是胡羣不好不料你倒是個好好先生世界上有你這好好先生一定天喜人歡沒有孽造了光箕說管他造孽不造孽主動不主動但是他口頭供招不能據實隨即拏出紙筆要叫誦臣把口頭供招按照寫出諸位這刁誦臣也是刀筆能手他信口開河的講一來被那口青鋒寶劍逼住二來倚著辯脚那邊總有大大個照應嘴是活的我今日在這裏這般講明日對質起來我自會同他們胡賴但是白紙上寫了黑字那就不能翻案了當時拏定主意說小子識字無多可惜不能動筆這句話不會講完早是腦後飛過一道寒光又在他的右耳上輕輕一擦這只右耳又掉下小半個誦臣此時上天無路入無地門么點不能拘六許娟早慙過來指著誦臣面孔說你這忘人雜種你會在督署裏做參謀你還哄我不能動

筆。你。到。底。寫。是。不。寫。誦。臣。極。口。的。說。我。寫。……於是取過一張白紙鋪在桌上。提起筆來連真帶草的寫了一大篇這一篇文字無非將適才的供招敘明在內。一些不漏。但不過把主動的罪名通做在別人身上。光箕拏過稿紙看了一遍。看說對不住。足下還要在紙尾署個大名。誦臣沒法只好寫了三個大字。事體還不算數。光箕早拉過誦臣左手大拇指在墨水裏一蘸。隨卽在新寫的名字下打個拇印。再也狡賴不得。這時候已是三更將近。誦臣忙說這裏沒有我事。可以放我回去。許娟笑了一笑說。談何容易。有屈在後面屋子裏歇宿……當下找出一根麻繩把誦臣背綁起來。招呼兩個用人一路推推擁擁押入後面院子。一間破屋去了。（較之趙璧在第八師營倉風味何如）不談這裏手續完畢。做書的敘事要一層一折。一絲不亂。先講那龍伯符得著那排長報告。隨卽同著蜨庵蟬樵趕回第八師。一到了辦公室。那朱參謀早趕過來。把姓胡的那邊如何先發電話請我們師長過去會議。我們師長去後。如何胡羣竟帶些

兵士來提趙璧。我們因他傳著辯帥命令。不便抵抗。如何一面派人趕過第六師。報告我們師長。打聽實在消息。一面又派人給信足下。現在足下回來。請問這事怎樣辦法。龍韜沈吟一會。因瞧著蜨庵蟬樵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二位兄台高興。何不同到第六師那邊走走。洪陸兩位齊聲答應說。使得使得。昨天老哥贈給我們的徽章。現在可以用著了。（照應細密）當下更不怠慢。三人便一同出門。到得第六師。守衛兵士瞧見佩帶著徽章。不敢攔阻。一直進去。有兩個差官問明來歷。因是龍師長的公子。來預軍事密議。便領到辦公室。諸位要曉得。辦公室內通共坐了兩個大人。一個是胡其仁。手下個參謀名叫甚麼。黃里千。一個便是龍韜的尊大人。龍國光了。兩人枝枝葉葉所談的并非緊要軍事。國光一見兒子進來。還帶著洪蜨庵陸蟬樵。心眼裏摸不著頭緒。忙問伯符。你可來找我嗎。龍韜答應幾個是……同黃里千略略招呼。便捱身坐下。洪陸二位也不客氣。也就胡亂坐了。龍韜向著他父親說。爹到這裏又是會審趙

百城嗎。國光聽了這話。只是翻著眼睛說。沒有此事。龍韜冷笑一聲說。爹可知道。我們營倉裏的趙璧已被這邊胡大少爺胡羣硬掙掙的捉來嗎。他講是張大帥的命令。日間大帥既同爹說是法律解決如何。又出爾反爾。這其中顯有不實不盡。因掉轉頭向黃里千說。現在胡羣躲在那裏。他既把趙璧親捉過來。難道他便鬼鬼藏藏的私自做他手脚嗎。黃里千瘡口無言。龍韜由不得把桌檯一拍說。你不要在這裏裝糊塗。他是師長的兒子。我難道不是師長的兒子。他能劫搶趙璧。我難道不能索回趙璧嗎。他胡羣是個有膽量的。不妨大大方方的出來會我黃里千。被逼不過只得招呼個當差的。你去快把大少爺請來。停了許久……那歪鼻斜眼的胡羣才擺著官步出來。一見了龍氏父子及洪陸二位。早作揖打躬的送茶送坐。忙笑嘻嘻說。家父因冒著風寒不能奉陪。適才上鐙的時候。奉著大帥那邊命令。說道趙璧是個要犯。放在貴營有些不妥。不如移押在我們這裏。所以我小子才敢大膽先發個電話請老先生過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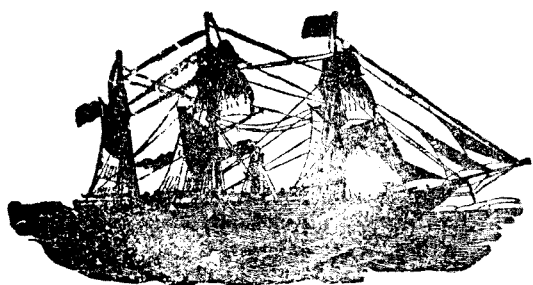
後帶了人去親提趙璧。瞧那趙璧生得好一表人才，不但伯符兄一見傾心，便是我小子也要同他拉攏。好在一個圈兒裏人，存放在貴營同存放在敝處也沒有甚分別。胡羣只管甜言蜜語，龍韜知道他不懷好意，便將機就計說：「既是你老哥抬舉趙璧，現在姓趙的安插在那裏？兄弟要同他會一會話……」胡羣聽了，非常喫驚。原來他把趙璧用鐵索鎖了，已羈押在一間馬房裏。前後左右馬屎馬糞，臭不堪假。如龍韜瞧見，豈不是一場唇舌？（補敘無痕）只得急著搖手說：「今天已是不早有話，明日再講。何如龍韜當下把脚一躲，說那可不！不行！胡羣見勢頭不對，脚底下彷彿踏油一般，轉身就走。龍韜那裏答應，搶著伸過手去，一把提掇衣領，嚷說：「你這忘八烏龜，要往那裏走？這時胡羣掙脫不得，剛剛只四從外面跑來，嘴裏嚷說：「大少在那裏……我們刁參謀已是沒命被一個女子捺倒了，貝四儘管說胡羣只不則聲，早是龍韜聽得清清楚楚，忙問誰個捺倒刁誦臣，貝四本不認識龍韜，他見龍韜問話也不隱瞞。」

便將刁誦臣同他去賺吳媽如何前往趙宅後往許宅正在得手突然跑過個白衣女子使動一口青鋒寶劍殺退我們一夥的兵士把個刁先生捺翻在地現在刁先生有命沒命尙不可知我們不敢停留特地奔回報信說到這裏胡羣方冷笑一笑說誰叫你們討這苦喫（語妙絕倫）龍韜也哈哈的拍掌笑說他們是穿了左鞞子喫了別人個屎爛了自己的牙這……白衣女子要算得個女中豪傑巾幗丈夫胡羣……姓刁的喫了這場大虧討了這場沒趣你倒不要咬著牙根還是替他想想方法諸位胡羣被這龍韜暗裏藏鋒的調侃真是哭笑不得心裏愛慕的吳媽既不能賺取到手眼前仇恨的趙璧又生怕急切現籬想這龍伯符我同你何冤何孽處處不讓我放鬆罷……我也顧不了許多且同你撞個頭拳說時遲那時快胡羣牙根一咬一顆肉頭認定龍韜胸膛撞去龍韜身子一閃只聽咕咚一聲接著幾個啊唷……已是血流滿地人事不知此時滿室驚慌早有人入內飛報一會工夫後面好似黃牛喊叫一

般胡其仁早跌脚簸手的號哭出來說誰個來要我兒子的命冤有頭債有主這時黃里千搶上一步說沒有別人來耍命的便是龍家父子胡其仁把兩只怪眼一輪說好……搶上前來一手揪住龍老兒的鬍子一頭認定龍老兒的胸前也是一撞幸虧龍國光是行伍出身年紀雖高膂力狠大身子一偏一手就托著其仁個腦袋說奇了……兒子會頭拳老子也會頭拳我們有話說話有理講理何必如此其仁說誰個同你講理這個當兒龍韜看見其仁同老父糾纏忙走過來將其仁身子按捺坐定說我們這件事也不是在這裏私鑿既是你老先生奉著張大帥的命令派個兒子去捉趙璧是真是假是曲是直我們一同到督署裏面見大帥如何這一句話出口其仁已是情虛原來他兒子同刁誦臣唱的這一幕戲通同瞞著其仁其仁當下聽出些話音大大歎了一口氣說你們太狠心我同你們到大帥那裏去難道把我個兒子就血污淋漓的栽倒在這裏其時蜨庵蟬樵故意上前排解說胡老先生且歇息一會先把

令。耶。攙。扶。起。來。看。他。跌。壞。那。裏。早。是。貝。四。和。著。黃。里。千。趕。過。去。把。胡。羣。一。把。拖。起。這。胡。羣。一。頭。栽。下。却。跌。掉。兩。個。門。牙。何。以。不。卽。爬。起。因。爲。他。有。意。胡。鬧。其。實。他。老。子。和。龍。氏。父。子。的。頑。意。兒。他。早。聽。得。清。清。楚。楚。只。會。工。夫。知。道。他。們。要。扭。兒。辮。帥。格。外。是。反。穿。皮。馬。褂。子。裝。著。繇。羊。好。容。易。敷。上。刀。傷。藥。扎。起。紗。絹。揩。抹。血。迹。一。路。哼。哼。的。用。好。些。兵。士。扶。綽。他。到。後。面。去。了。胡。羣。進。去。他。老。子。胡。其。仁。連。忙。對。著。龍。氏。父。子。說。今。天。已。是。夜。深。我。們。不。必。驚。動。大。帥。有。話。明。日。再。講。何。如。龍。韜。略。一。沈。吟。說。明。早。準。十。句。鐘。過。去。誰。縮。頭。就。是。烏。龜。忘。八。其。仁。也。願。不。得。罵。他。也。不。送。客。便。急。冲。冲。趕。回。屋。子。去。了。其。仁。去。後。龍。韜。又。對。著。貝。四。黃。里。千。發。了。些。狠。話。說。姓。趙。的。如。在。這。裏。彎。曲。些。毫。毛。看。是。不。依。貝。黃。二。位。說。這。管。放。心。於。是。龍。氏。父。子。方。領。著。蜨。庵。蟬。樵。一。起。出。去。另。有。他。們。的。計。畫。欲。知。後。事。請。閱。下。文。

紅白杜鵑 卷上 第八回



愛國小說 紅白杜鵑卷下

第九回 七尺奇男險丟身命 一雙壞蛋幾被官刑

却說龍韜隨著老父出了第六師。忙掏出金錶一瞧。已是十二點三刻。因對蜨庵蟬樵說。二位可趕到盧妃巷。把適才的話報告一番。但是我們定明早十鐘去見辦帥。招呼光箕先生。可把起訴的稿子謄好。由趙老先生出名。儘十鐘前在督轅投遞。不可誤事。洪陸兩人答應。不消說得。龍韜就跟隨國光回營。蜨庵蟬樵趁此就趕到許宅。彭……敲開大門。進得內書室。大家正備些夜膳。守候來人。此時見著面。各把各方面的情節。敘述一回。轉瞬四更。方才分別安寢。一到第二天。康年世封早首先起來。預備一切。光箕的訴稿。早隔宿謄清。到得八點多鐘。大家也就陸續起身。淨面漱口。用些早點。康年說。我們到督轅去。是用著那幾位。光箕笑說。那末。你老是出名報告的。我算是個律師。不得推辭的。蜨庵蟬樵閑著無事。不妨同去逛逛。其餘可在這裏歇息……聽候佳音罷了。計

議已定。九點一刻出門。各人坐著包車。拉到大行宮。轉彎早瞧見十來個護兵。擁著兩匹高頭大馬。馬上坐的不是別人。正是龍國光。龍韜父子。龍韜眼快。瞧見康年光箕一衆來了。忙跳下馬。搶步過來。說你們手續齊全麼。那胡其仁非常留難。我逼著他來。他還推托。兒子傷痕未好。他也身體不爽。不知他葫蘆裏賣著甚麼藥。我是不能耐煩。只好先隨著老父來了。爲最趙璧的緊要關頭。就在我們今日一舉不逼出辯帥一句話來。大家不可退步。當時光箕又把刁誦臣親筆。拇印的供紙。掏出給龍韜一看。龍韜喜形於色。說有了這種鐵據。還怕他翻出我們手掌心嗎。不必耽擱。快走……話分兩頭。一邊趙康年同許光箕等趕進督轅。在傳達室遞了報告。那收掌官問長問短。經不得大律師援引。律條甚麼尊重國法。甚麼保障人權。弄得那辯子官兒沒有話說。只得替他。把報告書。拏上去。回話一邊。龍氏父子進轅稟安稟見。諸位這師長位置。比著督軍。祇差了一級。照例隨到隨見。所以龍氏父子一下了馬。早有當差的引入接待。

室。一面送過茶來。一面入內通報。辯帥因是第八師長。那會不會正欲抬身。早是那收掌官把趙康年個報告書遞上。辯帥著急說。甚麼不要緊的東西。何必拏來。那官兒彎著腰說。據這姓趙的口稱。是趙璧父親。還同著一位大律師來。要面見大帥。辯帥這才接過報告書。由頭至尾略讀一遍。後面還粘著刁誦臣親筆拇印的供詞。當下不免大動其氣。說這個姓刁的要算個忘八雜種。我見著他面定要拏刀子挖出他的心來。瞧瞧是甚麼五顏六色。因呼招原來個官兒。叫他把趙康年和甚麼大律師一起。欸坐在外聽候傳見。那收掌官只才喏喏連聲的退了。不提收掌官退出。單講辯帥把這件報告書塞在懷內。套上一件寶紗馬褂子。趕緊走入接待室。不消說得龍氏父子自然挨次參見。辯帥一見龍韜非常刮目。暗想。日前瞧見的趙璧。已是美如冠玉。今日碰著這位少年。又是秀眉朗目。俊俏絕倫。世間美男子。俏丈夫。竟會聚在一起。產在一時。豈不是有了張良。就有陳平。有了周瑜。就有諸葛嗎。奇了……辯帥不由笑孜孜。

的把鬍子一撇說你叫甚麼龍韜尙未回答早是國光欠一欠身說這便是犬子龍韜辯師哈哈大笑說照這樣犬子不妨多養兩個（出言粗惡）國光也不好回答甚麼照例辯帥送一送茶彼此坐下國光首先開口說本師此次前來是因爲趙璧事體昨日奉大帥的面諭說要是依法理解決不料到得二更胡其仁師長那邊竟派他兒子胡羣帶領多人聲稱奉著大帥命令把趙璧由營倉搶去在大帥言出法隨似不應出爾反爾辯帥聽到這裏不由得把桌枱一拍說誰有命令叫姓胡的把趙璧捉去天都黑了現在那趙璧存放在那裏國光忙說羈押在第六師辯帥一蹀脚口裏嚷著人來……當下走過個差官叫做王自強辯帥便對自強說你去快把胡其仁父子抓來不容他延挨自強答應幾個是……一轉身去了一面又招呼人傳見趙康年并同來的大律師一會工夫康年同許光箕也就進了招待室諸位社會上正經人物面目是個沈靜的態度是個安詳的言語是個和平的辯帥一見著趙康年便知他是

那趙璧的老子這是甚麼緣故要曉得血統關係父子的規模是不很詭錯的再瞧那許光箕也生得個儼不羣但不如趙璧龍韜有那美玉的溫潤明珠的光采罷了當時略一抬手康年光箕也就挨肩坐下照例遞送過茶辯帥便問康年說那趙璧便是你兒子嗎康年連稱幾個是……辯帥又問你這報告書是情真語實嗎康年說大帥看了後面刁誦臣親筆的供招便知公民的報告一句不曾講誑辯帥連說這却不錯……但我要問你那刁誦臣如何肯輕輕的自己落供做你報告書個確實鐵據康年此時也不便隱瞞便將許娟對待刁誦臣那些情節一五一十說了辯帥點一點首又問這許娟與你們父子兩人有何瓜葛當下康年不辭煩瑣就將兒子被押在第八師營倉如何由趙璧的同學洪蜨庵陸蟬樵探聽實在因商議請個律師代爲辨訴就想出大名鼎鼎的許光箕正要到盧妃卷前會姓許的恰恰我那妹丈吳世封同甥女吳媽到甯我妹丈便是趙璧的岳翁我甥女便是趙璧的聘妻因有這密切的

關係所以一起前住許宅。那許娟不是別人，就是大律師許光箕。個令妹橫逆之來，拔刀相助。那許娟要算是女中豪傑巾幗丈夫了。辯帥說是呀，是我還問你現在那忘八雜種的刁誦臣，却在那裏康年說尙捆綁在大律師家。辯帥因瞧著許光箕說，可是不是光箕連聲說是的。是的辯帥又說，既如此，你可趕回把姓刁的押著同來，以便了結這起案子。不消說得許光箕自然得意洋洋去了。這裏辯帥又瞧著龍韜，打量一會說，你昨晚在胡其仁那邊，可瞧見趙璧沒有。龍韜忙立起身來說，小子因爲要瞧趙璧，被胡其仁的兒子胡羣撞個頭拳。胡羣廝鬧罷了，偏生胡其仁出來，又同家父撞個頭拳。辯帥聽了，只是好笑說，現在胡其仁父子，我已派人出抓他。但是趙璧羈押在那裏，也必得把他找來。派別人去，却不妥當。你替我跑一趟，何如。諸位，這句話正中龍韜下懷。龍韜還有不願意去的嗎。閑話休講。單講龍韜離了督轅，徑往第六師那知胡其仁心子。尙卡出門尙在這裏做他的手脚。倘若龍的遲來一步，趙璧還要丟掉。

性命世間最狠毒最陰險的莫過奸惡小人奸惡到胡羣真正是達於極點他
從昨晚撞過頭拳跌落門牙一夜胡思亂想何曾合眼一到今日早起正在洗
治傷痕打點他的辦法先是龍韜過來拒絕不見（記清是第一起）後是王
自強過來知道辯帥已經動氣好歹自強是圈兒裏的人能聽他的擺布一面
打個德律風央求張順在辯帥跟前維持一切張順自然答應一面帶著幾個
兵士胡羣早趕過本師的營倉找著一間馬房睜眼一瞧只見趙璧躺臥在磚
舖上眼睛望著壞牆裏只是吟哦（此囚興致不淺是英雄態度是名士風
流）胡羣也就向那壞牆一瞟只見上面寫的

黑獄青天一剎那修羅變相落魄多法蓮不受汚泥染要向華池咒碧波
無端杜宇泣東風淚灑花枝染血紅只合月明形贈影不應俱化可憐蟲
金闕瑤臺事有無衣香人影意模糊分明一段霓裳曲忽作琅璫繫獄圖
擬點龍睛破壁飛雲烟不起願深遠五更月黑蒙頭臥海關天空總殺機

這四首詩是趙璧被羈押在這裏。百感交集。隨意吟成。早間特借過筆硯。潑墨寫在這破敗土牆。墨猶未乾。胡羣讀了一遍。他也不能領略這詩的意味。但覺末了有殺機二字。口中念念有詞。說殺機呀……我如其不殺掉他。他個聘妻也弄不到手。如其竟殺掉他。這眼前禍事是抵當不往心腸。一橫暗想。我個老子是與辯帥同鄉。內邊又有個張順天掉下來。好在有他們兩個長人去頂一跌脚。招呼幾聲來……那些跟來的兵士。早如狼似虎的。到了胡羣忙指著趙璧說。你們快替我把這個死囚拖出去。拏刀砍了人衆一聲鼓噪。上前拉手的。拉手扯脚的。扯脚可憐。趙百城還是昨晚喫的晚飯。此時肚腹正餓。四肢無力。好漢不擋雙拳。何況上來這許多人。只好由他們擺佈。一霎時。抬出馬房。不上幾步。有十來顆高大的楊柳。胡羣忙喝往衆人說。就這樹林子底下。可以動手。衆人聽了。把個趙璧咕咚的一攢。趙璧已是魂飛天外。魄散九霄。當下有個兵士便拔出一把快刀。在一塊石頭上磨了兩磨。轉過身來。認準那趙璧頸項。

賴子就把刀一揚（險極危極）諸位如果一刀下去那姓趙的還有命嗎我這紅杜白鵲的小說子可至此擱筆了說時遲那時快忽然在十丈以外尖溜溜的一聲號笛要曉得這號笛是口令的代表軍營裏聽這聲響任是手慌脚亂沒有不肅然起敬的大家略一分神已有一位少年連穿帶蹣的過來嚷說刀下留人聲到人到腿到一起脚那拏刀的兵士早跌翻在地手鬆刀落少年靈活不過搶刀入手這時胡羣定睛一看才知來的少年不是別人正是冤家對頭的龍韜這龍韜何以一脚趕到這裏又何以尖溜溜的吹起號笛原來龍韜進得第六師他便明公正氣傳著辦帥的命令來提趙璧有個兵士知道趙璧所在便指引他進了營倉到得營倉正瞧見柳樹那邊一叢人手慌脚亂偏偏的月光一閃他早情急智生吹起尖溜溜的號笛趕過一瞧才知要殺的不是別人就是書中緊要個趙璧當下把胡羣一推一手把趙璧拏起替他扭斷鐵索說好了……現在不用私相殺害大帥已坐堂傳訊了這柄行兇的

刀。刃。倒。是。丟。他。不。得。因。問。督。轅。的。王。自。強。現。在。那。裏。一。聲。招。呼。早。有。人。趕。去。把。王。自。強。找。來。龍。韜。瞧。見。自。強。冷。冷。的。笑。著。說。大。帥。叫。你。來。提。胡。氏。父。子。你。如。何。放。著。胡。羣。來。結。果。趙。璧。哼……怕。你。不。通。同。一。氣。嗎。王。自。強。急。得。發。誓。說。那。個。忘。入。雜。種。才。同。他。們。通。氣。龍。韜。忙。說。既。如。此。你。可。火。速。把。他。們。父。子。帶。去。說。著。一。手。拏。了。兇。器。一。手。攙。著。趙。璧。就。趕。快。的。走。了。龍。韜。趙。璧。走。後。這。裏。王。自。強。也。不。敢。怠。慢。押。著。胡。其。仁。胡。羣。一。同。出。門。不。消。一。會。工。夫。第。一。起。是。許。光。箕。領。著。刁。誦。臣。到。了。督。轅。第。二。起。是。龍。韜。領。著。趙。璧。第。三。起。是。王。自。強。領。著。胡。氏。父。子。陸。陸。續。續。的。挨。進。接。待。室。此。時。接。待。室。內。祇。坐。著。龍。國。光。趙。康。年。那。辦。帥。早。被。他。貼。身。家。人。張。順。請。進。去。了。原。來。張。順。接。著。胡。羣。的。電。話。知。道。這。亂。子。已。鬧。得。掀。天。揭。地。紙。已。包。不。住。火。各。方。面。的。頑。意。兒。他。都。打。聽。得。清。清。楚。楚。急。切。沒。有。別。法。只。得。把。辦。帥。請。了。進。來。張。順。見。了。辦。帥。早。撲。通。的。雙。膝。向。地。下。一。跪。辦。帥。忙。說。這。是。甚。麼。意。思。張。順。說。沒。有。別。的。要。求。你。老。顧。全。大。家。的。體。面。那。姓。胡。的。

是你老同鄉。又是堂堂個師長。姓刁的是你老用的參謀。倘若真照法律辦理。起來不但他們的顏面無存。就是你老的威風也就損失。而且趙璧一放出去。難保不揭出我們的內容。縛虎容易。縱虎難。還是給他們個不動聲色。依家人的意思。硬著頭皮。老著面孔。是不去睬他。（小人唇舌可畏）辯帥說這却不能。我自有的辦法。我總把你這句話存放在心窩裏就是了。張順只才爬起來。又賣了兩隻火腿。一會工夫。早有個當差的到辯帥跟前。稟明外面人證齊全。請大帥示下。辯帥點一點頭說。你去招呼人衆。就在西廳預審。不消說得。接待室裏的一班人物。自然是趑趑趑趑的齊到西廳。便是蜚庵蟬樵得著這個消息。他也因佩著徽章。串雜在人衆以內。這廳屋裏橫擺公案。設著三座。辯帥出來。坐了主座。張順却站在後面。龍師長坐在左首。胡其仁却坐在右首。三位坐定。龍韜帶口兇刀。趕緊上前。口稱大帥小子。奉命去捉趙璧。險些趙璧沒了性命。辯帥說這是甚麼緣故。龍韜當下把胡羣殺害趙璧的行動略述一遍。隨卽

呈。上。兇。器。辯。帥。不。由。得。把。眼。睛。一。輪。公。案。一。拍。說。這。還。了。得。嘴。裏。嚷。叫。胡。羣。胡。羣。那。胡。羣。嚇。得。屁。滾。尿。流。瑟。縮。上。前。辯。帥。把。他。面。龐。一。看。那。裏。成。個。人。形。本。來。生。得。歪。鼻。斜。眼。又。加。額。上。扎。了。紗。絹。嘴。裏。跌。去。門。牙。牙。齒。又。不。關。風。講。的。話。字。眼。不。清。胡。字。說。成。符。字。辯。帥。性。急。說。你。個。癩。蝦。蟆。也。想。喫。天。鵝。肉。烏。風。蛇。藏。著。一。肚。子。的。毒。你。老。子。不。教。訓。你。我。倒。要。替。他。教。訓。你。左。右。替。我。拖。下。去。打。他。四。十。大。板。一。聲。招。呼。早。跑。上。三。五。個。行。刑。的。把。個。胡。羣。捺。在。翻。地。褪。開。底。衣。露。出。那。雪。白。的。屁。股。這。時。胡。羣。好。像。似。殺。豬。般。怪。叫。別。的。人。猶。可。爲。最。胡。其。仁。肉。跳。心。驚。地。下。恨。沒。有。個。地。洞。如。有。地。洞。簡。直。要。頭。攢。進。去。畢。竟。龍。國。光。看。不。過。去。說。是。論。他。奸。刁。巨。滑。打。他。一。頓。却。不。爲。過。還。望。大。帥。賞。他。點。體。面。諸。位。辯。帥。的。意。思。也。不。過。開。個。頑。笑。要。瞻。仰。……他的尊臀（這樣爛污個東西何必瞻仰）既。是。有。人。說。情。便。笑。把。鬚。子。一。抹。說。我。且。記。他。四。十。大。板。這。時。胡。羣。如。放。轉。鬼。門。關。一。骨。碌。爬。起。身。來。只。是。碰。頭。不。迭。嘴。裏。還。說。這。些。計。畫。總。是。那。刁。……

辯帥笑說不必講了。一定是那個忘八雜種的刁誦臣。刁誦臣早嚇得面如土色。渾身只索索的抖。辯帥瞧著誦臣喝聲。你還不過來。暗想我索性再開個頑笑。忙說這刁誦臣自認供招親筆畫押非結結實實打他的屁股不可說著。桌檯一拍。那些行刑的就。把刁誦臣捺翻在地。底衣一褪。又是一個雪白的屁股。呈露出來。這回是沒有人出頭講情。一定要毛竹子煨肉弄得個稀糊搗爛了。那知張順在後面把辯帥的衣袖連扯。是扯辯帥會意忙瞧著國光說。這姓刁的該打是不該打。國光以手掉著鬚鬚笑說。打却打得。但是他曾充大帥跟前。一個參謀好歹留他點體面。辯帥也就得風便轉說。兩種人情都是看你老先兒的金面。既如此。你們放他起來。我還有話講。刁誦臣這時摸著屁股暗說。我好險啊。亦復叩個頭。跪在一邊。辯帥才在懷裏掏出那趙康年一紙報告。看了一看。又在公案上把龍韜丟放的一口兇器。顛了一顛。因說。照這前後的情節。這胡羣刁誦臣兩顆頭都不夠殺。但有一層冤家宜解不宜結。這胡羣腦。

袋也撞破了門牙也跌掉了再瞧瞧刁誦臣左右的兩只耳朵已割掉小半個忙指著問他你這忘入雜種誰替你裁去兩耳誦臣早媽媽的哭說就是大律師許光箕個妹子下這毒手小子被逼不過才親筆落那口供辯帥笑說該的……如今你們虧已喫夠了人已丟足了長話短話不談對不起那趙璧在兩邊營倉裏登了多時今朝險些又送掉性命如若不嫌我這裏齷齪（兩字的當）我却差個秘書何妨屈就趙璧聽到這裏忙搶前鞠一鞠躬說學生年輕還要忙著求學辯帥一笑說既如此我也不便相強你今日可隨你老父回去此時康年喜出望外顧不得失了孝廉體統忙叩頭致謝辯帥不再煩瑣就此退堂一場糾葛匆匆了結未知後事如何且看後文

第十回

寫詩賤喜得許香素

脫金錫放走吳貝臣

俗語鞭敲金轆人唱凱歌這回趙璧的案子經康年出首報告龍韜許光箕并力維持才有這好好個結果這時辯帥退後貼身的張順也就跟隨進去那胡

羣刁誦臣自然隨著胡其仁一路回歸第六師兩個人非常沒趣雖然不會被打著一板但是屁股朝天丟人不淺姓刁的同胡羣仍是交頭接耳不知道計畫些甚麼總之鬼怪不除是禍根不盡諸位看到後書自然會透底明白的單講龍國光父子同趙康年父子并許光箕洪蜨庵陸蟬樵一起出得督轅不無略談幾句一邊是慰勞一邊是致謝早是龍韜對著父親說爹可先請回營兒子同他們一陣去還有話講國光點首忙騎著馬帶著些護兵去了龍韜并不騎馬同大眾僱個包車依康年意思要同趙璧先回烏衣巷蜨庵蟬樵忙說這時令親吳老先生父女還在那裏候信我們何不先攏盧妃巷邀他們一起徑到尊府趙璧說這却不錯於是大眾趕忙坐了包車一會工夫已到許大律師的門首招呼車子不走不必通報大家一擁進內那世封父女早同許娟坐在廳屋裏眼睜睜瞧著人衆進門其中却添個趙璧諸位這許娟是不曾見過趙璧瞧他的面龐好似曾經識面而且秀眉朗目粉面朱唇同意中個龍伯符簡

直是一對璧人。世間少有一面想著一面。瞞那吳媽。這吳媽已眼含悲淚。見著趙璧走來。一肚子的話不知從那句講起。早是世封握著趙璧的手。說你回來了麼。這一句話不但趙璧聽了。嗚咽不能成聲。便是吳媽的眼淚點點滴滴的。已似斷綫珍珠。截止不住。那世封因著女兒悲啼。康年因著兒子酸楚。也不免天性攸關。各彈老淚。這一幕戲不是個合家歡。倒是個全家哭了。四個人在這裏。悲痛歎歎。早是許娟過來拉著吳媽。龍韜過來拉著趙璧。螻蛄過來拉著二位老者。許光箕忙招呼用人送過茶來。擰了幾把手巾。只才各人坐下。當由光箕開口說。我們有話也不在此處講了。怕的趙老伯母在家裏懸望。喫杯茶索性一起過去。如何。康年世封極口說用得……於是大家喫口茶。揩過手巾。一起出門。許娟本意不走。經不得吳媽扯拉著。只好再添一挂包車。大家一起出門。坐上車子。不消一刻已到趙府。車子散去。大家進門。早是陳夫人趕著出廳。一見趙璧一把樓抱在懷。母子是悲喜交集。一個呼兒。一個喚母。這個當

兒已擠著一屋子的人。連那丫鬟僕婦總趁趁熱鬧。早是吳媽趕至陳氏面前。叫聲舅母。這裏許家姊姊過來。問候陳氏。抬起頭來。瞧見許娟嬌枝嫩葉的。穿着一套縞素衣裳。心裏好生驚愛。忙招呼著我們。還是後邊坐坐談談。三個人進了後屋。自然有他們的談話。暫且不提。單講康年對著兒子趙璧說。你可請大家在內書室聚談……我招呼僕從預備些酒飯。趙璧答應。就邀同大眾一起入內。康年忙叫趙福過來。關照菜儘新鮮的。弄酒耍多預備點。正是人逢歡喜加倍精神。趙福走後。康年也趕進內書房。只才開動話箱。由趙璧講一起。龍韜講一起。蜨庵蟬樵講一起。世封光箕各講一起。翻來覆去。無非這一部小說第十回以前的事情。若叫在下再重行鋪敘。不但看書的討厭。便是做書的也覺麻煩。就中由趙康年倒發出一段新鮮議論。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你道是甚麼議論。就是龍伯符和那許香素的婚事。當下康年瞧著龍韜說。伯符兄。今年尊庚幾何。可曾對著高親龍韜見問。并不面紅羞澀。忙欠一欠身。

說小姪今年一十七歲是三月初三生辰比百城兄大得六天要算得我愧稱兄了至於姻事儘有幾家談著不是門第高華沾染那富貴習氣就是頑固守舊一點新智識新學術沒有照此看來比著百城兄一雙白璧兩粒明珠嘉耦早成良緣預定簡直有天淵之別噫這時候許光箕暗暗好笑一來笑著龍韜的生庚竟與自家個妹子巧合二來笑著龍韜的話頭竟含著雉鳴求牡顛倒鸞凰的意思聽著……不無格格出聲康年瞧見光箕發笑因說許先生莫非是要喝一杯喜酒麼光箕未及回答早是洪蜨庵湊著趣說我們個表妹許娟也是一十七歲也是三月初三生辰至今也沒喫人家茶只是我曉得的我的意思要想做個撮合山就請趙老伯做個男媒小姪不怕被捆草繩情願做個女媒康年拍手笑說你是做媒的老外那草繩是捆男媒居多捆女媒的却少罷……我這頸項韜子也情願扣了因拏著眼睛瞧龍韜說伯符兄的意思如何龍韜搭趣著說只恐高扳不上康年笑說好了好了先是一個願意了又笑

嘻嘻向著光箕說有了恭速還須得個敬允這時光箕爽快撇撇的說既承老先生個美意那裏還有個不遵但是還要問聲妹子當下趙璧嗤的一笑一溜煙早跑進後屋嚷著母親……陳夫人忙問甚麼事這般跳躍趙璧笑說許家小姐已同龍伯符定親了諸位要曉得趙璧高聲朗叫正是隔牆打子假如許娟不甚情願必然瞧出些爻象看透些意思那知許娟芳心雖動神色不移轉由陳夫人說聲這一對俠女奇男要算天作之緣吳媽忙斂袖稱賀引得許娟嫣然一笑（這一笑足抵千金）趙璧暗暗點一點頭忙問趙福在那裏大家肚子餓了還不快點預備趙福從廚屋裏出來連說有了有了一會工夫前後都安排酒席不提後屋子裏陳氏同吳媽許娟三人杯酒敘談單表趙璧跑回內書室見著光箕說事情諧了你可痛痛快快的答應罷做主罷康年瞧著兒子說你到底沾點孩子氣耍喫喜酒就這等亂跳亂竄趙璧說我替爹搏那一百零八碗如何不格外作急呀這一句話把一屋子裏人早惹得哄堂大笑恰

恰趙福過來排齊酒席。大家謙讓坐位。龍韜一座。許光箕二座。接著蜨庵蟬樵。不消說得。世封康年以下。才數到趙璧。當由趙璧挨次滿斟一杯。康年笑說。今日這酒作用很多。又叫做壓驚酒。又叫做接風酒。又叫做酬謝酒。又叫做會議酒。又叫做懇親酒。又叫做喜酒。大家是要多喫幾杯。不醉不住。趙璧說。我們先喫三杯酒。我還有四首歪詩。念給大家聽聽。於是大家滿飲了三杯酒。首由龍韜拍。嚷說。請教尊詩。趙璧忙把在第六師馬房題壁那四首七絕高吟朗誦。龍韜拍手說。詩是寄託遙深。但是末了殺機二字。險遭不測之禍。（回顧上文）世封康年忙問。究竟是怎麼情節。當由龍韜說了個下半截。趙璧又補敘個上半截。講到那人衆動手。一個個是怒髮衝冠。咬牙切齒。講到那刀光欲落。一個個是心旌搖搖。魂魄飛魄散。一席話了。早是康年離了坐位。捺著龍韜便磕下頭去。世封也作揖打躬。龍韜急著說。只才折殺小姪。康年世封齊說。這一回事不是遇著伯符兄。璧兒那能活命。因轉身又向光箕行了重禮。光箕自然是還禮不迭。

接著到了。蜨庵。蟬樵。早被兩人按住。當下許光箕首先發言說。二位老伯。且請入座。我們今日的事。算是僥倖。萬分兵法講得好。知彼知己。百戰百勝。那刁誦臣。喫了我妹子。個大虧。胡羣想賺。粲雲小姐。不會到手。辯帥雖然當堂發落。我瞧那張順。站在背後。出神。出鬼。防人之心。不可無怕。這南京城。我們還存身不得。怕這第二起波瀾。比第一起。還要加倍利害。可兒。可兒。畢竟大律師眼高。於頂心。細於髮。是提筆。亦是伏筆。這一句話。彷彿轟雷一擊。把衆人從睡夢中。提醒。世封康年。急說爲今之計。却待怎生。光箕說最好。壽伯先生。攜帶百城兄。先到桐青先生那邊。躲避……粲雲小姐。此地萬萬不可久留。就是伯符兄。也要加意防備。怕的這回事。要結毒在伯符身上。伯符在這邊。是功之首。在那邊。要算罪之魁。諸位想想。我這話講的。是與不是。世封康年齊說。是極……但是他老人家。擁著重兵。目前尙不妨碍。我兩人個意思。要請令妹一起前住。姑蘇。且脫離這虎口。光箕笑說。我個妹子。却不比尋常。他那一口寶劍。由異人傳。

授神出鬼沒。哼……不怕。是千兵萬馬。却奈何他不得。并非過譽。觀後文自明。但既承老伯們盛意。我妹子同粲雲小姐感情又好。應該叫他護送一程。趙璧忙說。這真是送佛送上西天。做情做個透切。蜨庵說。你們相約一陣去了。但伯符同舍表妹婚姻問題。必須也得個結束。此時伯符瞧著光箕。光箕瞧著伯符。彼此皆不好啓齒。轉是康年說。這事體已由老拙同蜨庵提議。男女年庚八字。居然同年同月同日。豈不是天緣注定嗎。而况伯符兄也見過香素小姐。香素小姐也見過伯符。一對奇男俠女。還有個不彼此心照嗎。現在既有了媒證。這事也算個定局。但得伯符兄給個信物。或隨意做兩首新詩。以完全這段佳話。光箕接口說。真妙。由伯符兄做兩首新詩。分明是考試妹婿。伯符當下并不推辭。索過一張紅牋。研起九子墨。提著一管雞毫。按照趙璧四首元韻。颼颼的寫來。嘴裏還說。我這詩是一舉兩得。詩曰

五百由旬快刹。邦須菩提佛闍人多法華。一大因緣事生度。龍珠孽海波。

妬。殺。園。花。雨。又。風。一。枝。白。雪。間。深。紅。鴛。鴦。久。作。同。心。鳥。胡。蝶。誰。知。惹。恨。蟲。
一。洗。塵。勞。雜。念。無。如。何。莊。夢。又。縹。緲。多。情。洛。下。蚪。髯。客。繪。入。新。唐。三。俠。圖。
青。鸞。白。鳳。自。雙。飛。一。繫。紅。絲。願。豈。違。花。落。花。開。春。作。主。杜。鵑。聲。裏。得。先。機。

四詩既成。筆不加點。先捧呈到世封康年面前。笑說要請二位老斲輪指教。兩老接過一看。齊說七步的雋才。八义的高手。第一首深通佛典。第二首興感無端。三首是說著做媒。四首是締結姻親。但這杜鵑兩字。尤爲畫龍點睛。面面關合。當由康年遞給蜨庵。蜨庵笑了一笑。才遞給光箕。說這是一種特別的聘采。請老弟好好珍藏。光箕接過。說了幾句吉利的贊語。趙璧不由的拍掌說。我們一段紅白杜鵑的佳話。到今日才雙綰同心。各償夙願。提明書旨。要言不煩。一忙起身。替大家斟一回酒。說我們在座。須同飲三個賀杯。龍韜光箕照過杯。又各各回敬。不消說得大家鬧起酒來。直至酩酊方休。做書的有話卽長。無話卽短。龍韜回歸第六師。把定姻事情稟明老父。那有個不喜歡的道理。許光箕

同著妹子回去。將伯符所做的四首新詩遞給妹子。那許媧瞧瞧詩筆清新。這意中人有文有武。非常滿意。螳庵蟬樵亦各各回家不表。單講人衆退後。趙康年找出夫人陳氏。便將適才的計議。一起須到蘇州暫避的話。略說一說。陳氏說。我們一家都去。豈不吵鬧。姑太爺那邊。世封忙說。一家人何言吵鬧。事不宜遲。明日收拾一天。後日便可動身。康年對著陳氏說。我們只好如此。一宵易過。次日趙璧又往龍國光那裏道謝。并與龍韜話別。許光箕洪螳庵陸蟬樵三處也挨次攏過。吳媧是專去回候許媧。并約定明早同行。到得次日。記得是八月初一。這裏康年招呼趙福在家看守門戶。別的男女僕人總要聽他約束。分撥已定。卸好許媧已趕著過來。帶了一口青鋒寶劍。并小小提包。世封父女同著康年夫婦父子。亦復輕車減從。一起出城。趕了頭班的特別快車。不消半日。已至蘇州。下得火車。徑到玄妙觀街。世封領著大衆進門。甚麼吳珍。吳玉。吳珊。通通出來。伺候。喬珠娘亦接出廳口。只是看不見吳寶善。世封瞧瞧珠娘說。那個

畜。生。又。到。那。裏。珠。娘。冷。笑。了。一。笑。說。他。也。不。是。個。三。歲。小。孩。子。那。能。整。日。整。天。的。登。在。家。裏。世。封。也。就。冷。笑。說。不。用。護。了。那。畜。生。簡。直。是。個。匪。類。他。幹。的。事。他。肚。子。裏。明。白。我。回。來。是。要。看。看。他。那。副。殺。人。的。面。孔。瞧。瞧。他。那。副。殺。人。的。心。肝。世。封。說。到。這。裏。吳。媽。搶。上。前。來。說。爹。呀。有。話。也。不。在。此。會。講。我。們。先。把。舅。舅。舅。母。及。百。城。的。住。所。安。排。好。了。世。封。點。一。點。頭。把。康。年。父。子。安。排。在。內。書。室。陳。夫。人。就。與。吳。媽。同。在。一。房。大。家。住。定。傍。晚。的。當。兒。吳。寶。善。溜。進。後。園。僧。僧。的。招。呼。個。女。婢。問。老。爺。回。來。說。些。甚。麼。原。來。這。女。婢。名。叫。春。蘭。是。喬。姨。太。太。個。心。腹。也。便。將。世。封。一。進。廳。屋。的。話。和。盤。託。出。寶。善。晒。一。晒。嘴。說。這。半。裏。不。能。登。了。你。快。請。姨。太。太。到。這。裏。我。有。話。講。說。著。向。春。蘭。親。了。個。嘴。春。蘭。啾。的一。笑。進。去。活。畫。不。消。一。刻。喬。氏。早。偷。偷。藏。藏。的。出。來。見。著。兒。子。說。那。老。獸。物。回。來。了。你。知。道。麼。寶。善。說。我。是。吳。珊。給。我。個。信。我。已。明。白。老。頭。子。同。我。過。不。去。但。是。他。要。我。的。命。我。就。要。趙。家。那。個。小。貨。的。命。我。不。把。趙。璧。擺。佈。個。樣。子。我。也。不。是。你。娘。養。

的。喬。氏。只。是。冷。笑。說。你。又。有。甚。麼。本。領。寶。善。說。我。先。跑。一。趟。南。京。找。那。小。諸。葛。娘。這。裏。要。給。我。點。盤。川。喬。氏。聽。了。隨。卽。在。手。上。抹。下。兩。只。金。鐲。說。這。樣。該。夠。用。了。不。必。耽。擱。你。可。就。此。走。罷。寶。善。接。過。金。鐲。答。應。幾。聲。是。……一。溜。烟。走。了。不。提。喬。氏。悄。悄。的。回。房。單。表。吳。寶。善。仍。舊。到。他。的。祕。密。所。在。同。那。林。風。蔣。雨。接。頭。順。約。二。人。同。往。南。京。不。消。說。得。三。個。壞。蛋。就。搭。著。夜。班。快。車。大。早。抵。寧。就。在。中。正。街。找。個。客。棧。胡。亂。用。些。早。點。匡。約。十。句。鐘。三。人。坐。了。一。輛。馬。車。徑。到。督。軍。署。要。會。刁。參。謀。號。房。回。說。姓。刁。的。不。在。這。裏。你。們。要。見。他。可。到。第。六。師。那。邊。三。人。得。了。這。句。話。忙。坐。著。馬。車。趕。往。第。六。師。一。到。營。門。由。號。房。遞。進。卡。片。刁。誦。臣。知。道。胡。寶。善。來。有。要。話。商。議。一。疊。連。叫。請。早。把。三。個。人。引。到。自。己。房。間。誦。臣。一。見。胡。寶。善。又。同。著。林。風。蔣。雨。不。由。得。喜。氣。揚。揚。說。三。位。來。得。好。好。你。們。不。來。我。這。裏。就。有。信。去。你。們。可。知。黑。幕。裏。的。戲。文。現。在。已。是。通。宵。月。亮。你。不。瞧。我。這。兩。只。耳。朵。已。經。損。失。小。半。截。嗎。三。人。定。睛。一。看。齊。說。這。是。爲。何。誦。臣。因。把。喫。了。許。娟。

的虧并趙璧在這裏前前後後的情節講了足足的一個鐘頭。寶善開口說：「老刁，你可知道一陣的人已趕回蘇州嗎？」講到這裏，那胡羣早笑出來說：「這事我知道的。此時胡羣嘴裏已安著金牙講的字眼，却清清楚楚原來胡羣上次到過蘇州，彼此熟識，不須再通名姓。當由寶善問說：『老哥何以知道這個消息？』胡羣說：『我的耳報神很多，不瞞你們說。』我昨日特派郎三、貝四到火車站上守候著他們，叫姓郎的、姓貝的便宜那事行。知郎貝兩個領著人衆，方欲動手，遠遠瞧見許娟還帶了一口青鋒寶劍。諸位那寶劍利害，是貝四嘗過滋味的。所以一見著許娟保護他們同行，只好罷休。（帶補敝帶照應筆意圓到）俗語講得好：『躲了和尚，躲不掉廟。』他到蘇州，我們難道不會趕到蘇州嗎？我同誦臣還想出絕妙辦法，不瞞大家說。我在昨日早會過張順，叫他把辯帥疏通好了。先把龍韜那個小雜種調虎離山，蘇州那個唐旅長、唐案臣（補出姓名）調升做南京第八師長，把龍國光降補個旅長。他如其不幹，更好如其肯幹，豈不是

那。個。小。雜。種。要。跟。隨。著。老。龍。去。嗎。這。種。計。畫。成。功。我。同。誦。臣。在。蘇。州。做。些。手。脚。索。性。不。瞞。大。家。我。在。這。裏。新。結。識。個。黃。蠅。生。藍。豸。峯。他。們。從。東。洋。回。來。是。兩。個。拋。炸。彈。的。好。手。認。準。吳。世。封。家。給。他。兩。枚。炸。彈。打。得。他。一。揚。糊。塗。這。個。辦。法。好。是。不。好。……欲。知。端。的。請。看。下。第。

第十一回

瀛洲旅館胡羣請客

姑蘇花園龍韜失蹤

當。時。吳。寶。善。林。風。蔣。雨。聽。見。胡。羣。講。出。這。絕。大。計。畫。不。由。得。一。齊。手。舞。足。蹈。彷彿。在。玄。妙。觀。街。真。個。放。了。炸。彈。真。個。把。世。封。父。女。康。年。父。子。并。那。許。娟。一。堆。兒。炸。死。殺。了。他。們。的。心。火。連。稱。這。種。計。畫。是。再。好。沒。有。……胡。羣。又。沈。吟。一。會。說。辦。事。必。須。分。攔。我。的。一。篇。文。字。總。共。爲。著。吳。媽。偷。若。吳。媽。一。起。炸。死。在。內。豈。不。白。費。心。機。嗎。老。刁。……你。替。我。還。想。個。賺。取。吳。媽。的。方。法。誦。臣。笑。說。這。事。要。問。你。活。舅。子。吳。具。臣。寶。善。說。我。已。同。那。小。蹄。子。斷。絕。兄。妹。的。關。係。你。們。弄。活。他。弄。死。他。與。我。無。干。誦。臣。說。這。要。你。個。寶。貝。肯。給。姓。胡。的。做。舅。子。我。小。諸。葛。總。

有妙計。寶善忙用個指頭在鼻尖上一刮說：「算了……你摸摸兩只耳朵再說大話罷。」胡羣笑說：「大家不要鬥嘴，讓我打個電話去叫張順來。」一會工夫，張順接著電話趕緊騎匹馬跑到這裏，許多壞蛋聚在一起，通過名姓，便開動話箱。胡羣忙問張順說：「我昨天同你談的話，可曾在老師跟前接過頭？」張順說：「如何不會。」大約這件事，至快須兩三星期方可發表。老師因弄趙璧不得到手，很有些老羞成怒。前天留他在這裏充當秘書，很有用意，但他不上這划子。船老師很氣，他不過（原來如此）我昨晚把姓龍的同姓唐的更調計畫說了。老師是極口的答應。就在這一半日，有密電到京，那袁大總統對於老師言聽計從，是沒有甚麼推敲的。刁譎臣插言說：「爲今之計，一幕戲結束，又是一幕戲開演。」那新由東洋聘來的黃蠅生、藍多峯，倒是趁著貝臣兄在寧，大家接洽……寶善說：「這是再好沒有。」胡羣隨即打個電話到全安旅館，諸位那黃藍二位是從那裏來的，要曉得政治改革以後一般胆大的流氓，總要在這掀天揭地的潮

流。裏。出。出。風。頭。比。如。江。洋。大。盜。趁。夥。打。劫。姓。黃。的。姓。藍。的。何。曾。出。過。東。洋。不。過。
在。上。海。認。識。一。兩。個。日。本。秘。密。漢。奸。招。致。入。黨。給。他。們。一。兩。枚。炸。彈。他。們。因。有。
這。種。路。徑。這。種。靠。背。便。吹。起。牛。皮。居。然。以。偉。大。人。物。自。命。滿。嘴。的。東。鄉。大。將。伊。
藤。博。文。甚。麼。日。本。政。治。家。他。是。個。個。相。熟。其。實。捕。風。捉。影。信。口。胡。吹。他。們。到。南。
京。來。不。過。想。在。二。次。革。命。得。些。機。遇。轉。了。多。時。却。沒。有。個。眉。目。偏。生。訪。著。第。六。
師。胡。其。仁。個。大。少。胡。羣。是。個。嫖。賭。慣。家。流。氓。領。袖。就。由。黃。里。千。介。紹。得。見。胡。羣。
一。面。這。胡。羣。胸。無。點。墨。聽。得。蝸。生。豸。峯。牛。皮。吹。得。烏。烏。的。如。何。不。引。爲。同。調。而。
况。趙。璧。個。事。體。新。經。討。場。沒。趣。正。預。備。演。唱。第。二。幕。戲。文。這。種。五。顏。六。色。的。面。
孔。正。是。少。他。不。得。既。得。了。這。兩。個。壞。蛋。便。與。刁。誦。臣。祕。密。商。量。遂。生。出。昨。天。那。
絕。大。計。畫。如。今。前。文。補。敘。清。楚。在。下。要。講。全。安。旅。館。接。著。電。話。隨。卽。姓。黃。的。姓。
藍。的。僱。坐。包。車。趕。過。第。六。師。這。邊。一。聲。通。報。快。請。進。來。這。時。刁。誦。臣。的。一。間。住。
屋。彷彿。是。梁。山。泊。上。忠。義。堂。一。般。甚。麼。神。機。軍。師。呀。白。衣。秀。士。呀。鼓。上。蚤。呀。白。

日鼠呀。兩頭蛇呀。混江龍呀。無不畫面塗鬚脚色。俱備彼此通過名姓。說些久仰渴慕的話。頭當由胡羣冒冒失失的問說二位身邊帶來的炸彈。究有多少。蝟生豸峯只是發怔。誦臣會意忙笑說。我們算是一家人。胡兄今日這話不是來盤詰二位。正是要借重二位。如有異心。必定要天誅地滅。黃蓋兩人因誦臣發下重誓。只才大吹特吹的說這樣物事。是取之不窮。用之不竭。不瞞諸位講。我們上海有幾位日本朋友。甚麼軍火都可以由我們調度的。胡羣聽了不由得手舞足蹈。忙瞧著吳寶善。林風。蔣雨。把大拇指頭一豎。說兄弟結識的人物。何如。(由他誇嘴)寶善等三人連稱不錯……誦臣插言說。今日難得大家相聚。各人要傾吐的話很多。此地又無可取樂。我們還是下關去逛逛。如何。胡羣首先嚷說。用得用得。一聲招呼備車。遂由當差的備了三四輛馬車。八位尊神都興高采烈的徑往下關去了。前回書中交代明白。南京繁華。莫過下關。所有旅館。局面是很闊綽的。那一處沒有二三十房妓女。大家趕到一座瀛洲旅

館開了個大大官房。四人一局。先支配兩局麻雀牌。然後招呼妓女上來。揀好的。留著伺候。不消說。都是些嫖賭慣家。流氓領袖。賭過了。就嫖嫖過了。就喫過了。又嫖。又賭。整整在下關鬧了三日三夜。所有緊要的話。也在忙裏偷閑的講。個淋漓盡致。大家因臭味。差池關係。竟結拜異姓弟兄。交換蘭譜。年紀總在二十以外。敍起來。還是刁誦臣較長。次則張順。再次林風。蔣雨。黃蠅。生藍。豸峯。兩個同年二十的。便是吳寶善。胡羣。胡羣比寶善生日較遲。所以他就做個小弟。弟這下關三日的。使用不免要小弟。弟破費。慳了。閑文少敍。從此八位密友。不時往還。足足鬧了一個多月。這日張順來找胡羣。刁誦臣一見面便說。總統那裏電令到了。唐案臣准升任第八師的師長。龍國光因辦事不力。准降補旅長。這個事情發表。我們該預備進行了。胡刁兩個齊說。自然……隨即分頭去打電話。招呼那五個壞蛋。就來不消一刻。陸陸續續的到了。當由老大哥。刁誦臣首先發言。說我們第二次新舞臺的地點。是在蘇州秘密裝演的。所在

是在林蔣二位賢弟那邊。此次貝臣弟可邀同蝸生、豸峯、先回一俟。龍唐兩營更調已定。我同胡家弟弟續後趕來。至於這幕戲如何開演做哥哥的自有成竹在胸。屆時再爲分撥。大家喏喏答應。從明日起。吳寶善、林風、蔣雨、黃蝸生、藍豸峯便離開南京。趕往蘇州去了。張順仍做督軍。署個內綫。刁誦臣、胡羣暫且按兵不動。不在話下。（敍過一邊）單講許光箕由康年父子世封父女并自家個妹子動身以後。他便暗暗叫蜨庵蟬樵在外打聽風聲。自己亦不時往會龍韜。無如軍事秘密。內面發生事件。外面如何得知。這日大早。記得是九月初五。龍韜忽趕到盧妃巷來會許光箕。一見面便說家君現在降補旅長。同那唐宋臣對調。這道中央命令來得突兀非常。我想又是辯帥撮弄的神鬼。光箕聽了。不由得把手在桌上一拍。說照呀……現在尊大人的意思是去與不去。龍韜說依著家君簡直是不幹。還要電問中央。何以我第八師辦事不力。光箕聽到這裏忙蹀脚說這就中他的計了……要曉得這回事起根發脈總

由於趙百城辯帥放不過趙百城所以才交給第八師命令說的辦事不力并非指明其他事項就這不嚴辦趙百城不能遂老忘八雜種個心願就叫做辦事不力現在督軍團的黑幕還能揭穿他嗎他指奸便是奸指盜便是盜大總統個位置要這班督軍擁戴得罪了督軍比著得罪他親生的爹媽還利害些聽說我們這大總統還有做皇帝的思想如果真想做皇帝益發不能得罪督軍督軍冤枉個把人算得甚麼（罵得痛快寫得淋漓眼光回顧開卷下注結穴字字由愛國發生出來不同浮光掠影）爲今之計既不必電話中央亦不必忿忿辭職索性將機就計移駐蘇州於吳趙兩姓倒得個密切照應他想他們的關門計我想我們的跳牆法有第一幕的戲文必有第二幕的接演我們總算是紅白杜鵑說部中重要人物不到那月圓花好也不便拆臺下臺龍韜連連點頭說是極……兄弟定依著老哥指示回去敦勸家君但有一層如果家君到蘇還得老哥一同前去光箕忙說這個自然……當下計議已定。

龍韜辭了光箕。趕回見著老父。把適才說話。懇懇切切的複述一遍。國光嘆口氣說。既是你舅兄見解如此。只得去走一遭。不消說得。儘一星期忙著交替事宜。那唐宋臣已趕先到了。擇了個日期。所有第八師兵符印信。檔案文書。一切移交。國光照例去督轅稟見。由辦帥慰藉一番說已。後辦事須寧嚴無寬。對於政治的漢奸不可聽信。兒子要求說怎樣就是怎樣。（只才點題）國光搭趣著答應幾聲是……一欠身也就離了督署。回歸私宅。見著兒子龍韜說。你那舅兄見解。真是不錯。我預備明日啓行。你可邀他一起動身。在我這旅部裏相助爲理。還有甚麼。洪斐庵。陸蟬樵不妨一陣。到蘇省得逗留在此。龍韜答應幾個是……忙出去會了光箕。并約定洪陸二位。三人不復推辭。到得第二日。早由車站預備一挂專車。單載龍國光父子。許光箕。洪斐庵。陸蟬樵。及原有的朱參謀。部下護兵。匡約百十多人。分別頭二三等坐位。一起送往蘇州。到得蘇州車站。早是全旅的馬步兵隊。由團長營長連長隊長率領迎接。號聲吹得烏烏。

的鼓聲敲得瑟瑟的。槍聲放得震震的。龍國光早騎著高頭大馬。同來的人衆。亦各乘坐騎。威威武武的到部。那移交手續。早在南京同唐案臣接洽妥當。不必贅言。一到辦公室坐定。早有號房拏進許多的銜片。國光接過一看。揀出三張說。你們快請這三位進來。諸位可曉得國光請見的是那三位。不消說得一位是吳世封。一位是趙康年。那一位便是趙璧了。這三位何以趕忙著來。因其姓龍的降補。這裏旅長是爲著自家的事體。心裏很不過意。所以一得著南京的消息。卽預計日程。今日哄傳旅部接差。那有個不趕來請謁的道理。三人才進了會客室。龍國光固然趕著出來。就是龍韜。許光。箕洪。夔庵。陸蟬。樵也。一陣笑嚷著入內。此時不拘禮節。隨便的茶話。問明世封的住落。先是小輩四人。過去回拜。然後龍國光威武簇擁著人衆到門。從此互相親密。不是你來。便是我往。記得這日是十月初三。吳翰林家那座花園裏。菊花盛開。雖說是老圃秋容。不比那春末夏初各種杜鵑花開得嬌枝嫩葉。紅白相間。靈心四映。涉

筆成趣。然而豔含秋氣。枝傲新霜。墨客騷人。於焉寄意。早一日由世封康年發起。要補行持。整賞菊飲酒賦詩的佳會。吳玉吳珊上街買蟹大筐小籃的。掣了許多。偏偏碰著那大少吳寶善。寶善把吳珊肩頭一拍說。買這許多蟹做甚麼用處。吳珊尙未及回答。早是吳玉瞅著寶善說。明天家裏熱鬧得很。你難道不是個小主人。這種鬼鬼藏藏的。整一兩個月。全不攏家。寶善冷笑一聲說。我瞧見我家那座牢屋子。我早是頭疼了。請你給個信。春蘭我在上鏡時候。還同他後院會話。諸位當晚寶善同春蘭說些甚麼。在下也不去理他。看到我的小說。後面大家自會明白。是火種是導綫。妙在不卽說明。一宵易過。次早便由世封招呼書童們。把園亭收拾齊整。打掃乾淨。第二回書中不講過的麼。這大大院落裏。有一座花廳。花廳以後。還有玲瓏剔透的假山石。山洞底下。是一道石橋。一方大大的魚池。通著外面活水。佳花美木。掩映著回廊曲檻。現在菊花盛開。有的栽在地面。用竹籬編好。有些細種。如金鏡。虎鬚。麥穗。亂雲。玉獅。

子翡翠翎都用紫砂或青瓷礬石套盃排列滿几滿案幽香冷豔圍繞書城到得上午時光那龍家公子許大律師和著蜚庵蟬樵也就到了這裏是世封父女康年父子并香素小姐也一齊入座論香素同伯符是已結婚姻似應躲避然而奇男俠女又不可以俗例相繩加之患難與共有些要話非面談不可所以彼此就大大方方的不拘形迹這一天實做個持螯賞菊飲酒賦詩午後龍國光也過來一趟然不能久坐賞玩……一回菊花略同大家談些閑話也就趕回旅部國光去後世封分付重整杯盤今日須得個盡歡而散到得上燈時分趙璧忽然腹痛忙忙逃席在那假山石後蹲了下去這一陣披披拉拉彷彿是黃河之水雜流沙而俱下他在這裏拉個不止那知花廳裏面已出了大大亂子大家添洒的添洒照杯的照杯不約而同霎時間都咕咚跌倒眼睛一翻無不口角流沫外面人聲嘈雜後屋子裏丫鬢僕婦也就同時叫號這個當兒突然牆頭上有個人雙手連拍初月之下花插插的竟跳進無數彪形大漢臉

上塗抹的五顏六色撲禿……一個個拏刀的拏繩的拏繩牆上個人怪聲怪氣喊說爲最莫放走龍韜同那趙璧這時趙璧蹲在假山石後擡起頭來瞧著牆上個人兩只耳朵總缺著半個心下一想說聲不好那個刁……竟會到此此時肚子也不痛了煞起褲子跟踉蹌蹌的找著一個角門進了角門却見喬珠娘同個春蘭在那裏探頭探腦趙璧一聲大喝不知那來的神力順手將主婢兩個一推骨碌碌都已跌得頭青眼腫滾出角門一轉身把兩扇角門關了撐子頂了穿蹦進去才知這裏便是上房堂屋擺著一桌酒筵燈燭輝煌再看喫酒的人一個是他姑母趙夫人仰翻在地一個是許娟一個是吳媽都星眼朦朧斜簽著身子女僕丫鬟起初還是叫喊這時轉噤不出聲趙璧瞧這種光景情急智生忙問這裏有甚麼殺人的像伙一個丫鬟靈活些答應說著有……就轉身進房把許娟那口青鋒寶劍取來趙璧接在手內拔出劍函這見一道寒芒差著鱗爪便算是翻江擡海的蛟龍趙璧這會兒精神陡長說時

遲。那時快。那兩扇角門已播得鼓響。一會工夫。前屋子裏人聲潮湧。好個趙璧。一時怒從心起。惡向膽生。舞動一口寶劍。直迎上前去來的人。知道這劍利害的。早已望風遠避。不知道的。早去掉手指。砍掉肩膀。有一位藍面紅鬚。竟被趙璧削去一隻腿。那一隻立脚不牢。咕咚倒地。還有個紫面金鬚。胡哨著一聲。領著大眾退了。眾人退出屋子。回過頭來。就拋擲了一個炸彈。一聲霹靂。屋瓦亂飛。椽子突下。幾根擘拉拉似震天價響。幸虧趙璧不肯前追。才算是未遭毒手。停了一會。外面人聲寂靜。趙璧知道一夥匪類去遠。這才開了兩扇角門。喬珠娘和春蘭已站立起來。倚抱著兩棵樹。索索的抖戰。趙璧此時且不去理他。大踏步趕至花廳。只見廳屋子裏燈燭尚明。所有桌椅陳設。已是七橫八豎。許多醉漢子仍躺臥在地。點一點人。數不見個。龍韜趙璧急得躲脚亂嚷。一衆僕人聽出趙璧喧嚷的聲音。也就急急忙忙的趕著過來。趙璧睜眼一瞧。恰恰吳珍。吳玉。吳珊。總在面前。因招呼說。你們快取盆冷水過來。先替大家淨面。不消。

說得三個人并些打雜僕役一齊動手。那些醉漢子得了冷水浸面漸漸的已。是甦醒過來。趙璧一個人分不出兩樣身子。一面分付男僕在這裏解救。一面。又趕進後屋叫女僕們取出冷水用手巾把子替趙夫人及許娟吳媽逐個揩。抹三人也是緩緩甦醒。趙璧瞧見被酒迷的都已醒了。然後招呼兩名女僕趕。至兩棵柳樹底下把珠娘春蘭拉進後屋嘴裏說著。這是嫌疑要犯。須得看守。緊了不可鬆懈。女僕們自然喏喏答應。趙璧趕至花廳。世封康年還目瞪口呆。坐著許光箕及蜨庵蟬樵已呵欠起立。一見趙璧說。此刻是甚麼辰光。我們簡直如害場大病一般。好困憊呀。趙璧說。我們是遭了人家暗算。中了奸徒毒計。了。三個人忙輪著眼睛說。甚嗎……趙璧只才把蹲在假山後拉屎。瞧見牆頭上坐了個人。兩只耳朵少了半截。嘴裏還嚷著莫要放走龍韜趙璧。後來便如何搶進角門。推倒喬珠娘春蘭。如何見著趙夫人許娟吳媽三個醉倒。便索取殺人的家伙。如何由丫鬟取出一口寶劍。便奮身殺退了匪徒。後來匪徒又如。

何擲起炸彈。轟壞了房屋。如何守匪徒去後。前前後後的設法解救。現在喫酒的人。是個個醒了。嫌疑犯喬氏及女婢。已是派人看守了。單單不見龍韜。這一席話。早把三位的靈魂兒。追入泥丸宮。當由許光箕開口。說這牆頭上。個賊。缺陷。兩耳分明。是那刁誦臣糟了。……龍伯符一定被那些匪徒硬掙掙的搶劫去了。爲今之計。快給信旅部。讓他老人家趕緊派人兜拏一夥強盜送信的。去。後未知這事。可有個水落石出。且看下文。

第十二回

引強徒珠姨通綫索

拒嘉客辦帥發雷霆

前文講到大家得了解救。單單不見龍韜。當由吳宅差人給信旅部。那龍國光得了這個消息。急得要死。豈有個不立派兵隊。四處兜拏的道理。諸位要曉得。別個盜犯。還可以購些眼綫。設法破獲。獨這刁誦臣。他是和胡羣混合一起。打着南京督軍的旗號。一衆人演過這幕打家劫寨的新劇。把五顏六色個面孔。一洗莫說龍軍不認識他們。即使打聽實在當面見著。也奈何他們不得。閑言

休絮。在下要補紱刁誦臣來蘇的這段情節。前回誦臣不對著寶善說明這次演劇的舞臺。要在蘇州嗎。大眾化裝的所在。要在那林風蔣雨兩家嗎。記得胡寶善同著林風蔣雨及黃藍二位。是先行回蘇的。龍國光接任旅長後一星期。那誦臣同胡羣帶了郎三貝四及一千得力的人衆。也就趕到不消說得。就在林蔣兩宅分住。行踪甚是詭秘。日日由寶善在外探聽。這裏一舉一動。總打聽得清清楚楚。這天十月初二巧巧吳玉吳珊入市買蟹。寶善碰著隨話答話。就知道初三有持螯賞菊飲酒賦詩的故事。所以招呼當晚去會春蘭。這春蘭同寶善的曖昧。是大家曉得的。寶善鬼鬼崇崇的。見著春蘭那喬氏珠娘。自然溜出來。同兒子會話。其時寶善在身邊。掏出兩大瓶安眠藥水。諸位要曉得。這藥水便是蒙汗藥的代名詞。大凡人夜裏失眠。略喫一小匙。便不知不覺的睡去。寶善交給珠娘。叫他趁明日人衆鬧酒。便將這藥水攪入珠娘收了。又暗暗買屬吳玉吳珊二人。初猶不肯。經不得珠娘拏出兩大封的洋錢。眼珠是黑的。銀

子。是。白。的。而。况。吳。玉。吳。珊。同。寶。善。平。日。一。路。通。氣。既。能。替。他。穿。鍼。引。綫。就。可。替。他。借。酒。傷。人。唉……那。一。班。政。界。有。名。的。如。某。某。某。尚。味。著。良。心。做。賣。國。奴。豈。有。家。庭。服。役。的。不。會。做。賣。家。奴。嗎。（語。語。寒。心。言。言。刺。骨。有。功。世。教。之。文。）

閑。言。休。表。單。表。次。日。上。燈。的。時。分。刁。誦。臣。帶。領。著。耶。三。貝。四。黃。蠅。生。藍。豸。峯。及。一。干。得。力。的。黨。羽。都。將。臉。部。塗。畫。得。五。顏。六。色。先。由。吳。寶。善。進。了。後。門。找。出。春。蘭。只。個。時。間。是。昨。晚。約。好。的。寶。善。忙。對。春。蘭。說。我。們。大。衆。已。到。了。交。給。你。那。兩。大。瓶。藥。水。還。不。下。手。嗎。春。蘭。略。一。點。頭。掣。轉。身。溜。入。喬。氏。房。間。拏。出。兩。個。瓶。子。一。瓶。招。呼。吳。玉。吳。珊。一。瓶。自。己。揣。在。懷。裏。當。下。不。約。而。同。就。趁。著。兩。邊。換。酒。的。當。兒。無。意。兌。入。那。喫。得。多。的。竟。翻。著。白。眼。口。角。流。沫。頭。腦。子。一。昏。就。栽。倒。個。身。子。喫。得。少。的。也。就。神。經。糲。糊。支。持。不。住。一。聲。著。手。裏。外。給。個。暗。號。胡。寶。善。三。個。巴。掌。一。拍。說。時。遲。那。時。快。早。是。那。小。諸。葛。刁。誦。臣。跳。上。牆。頭。許。多。五。顏。六。色。的。彪。形。大。漢。在。新。月。之。下。花。插。插。的。人。影。繚。繞。誦。臣。一。聲。莫。走。掉。龍。韜。趙。璧。那。紫。

面金鬚的黃蠅生。藍面紅鬚的藍多峯。早揣著炸彈。帶領甚麼郎三貝四。及一
千人。提刀拏繩。進擁花廳。找了一找。只有龍韜在座。並沒有個趙璧。不管三七
二十一。來人動手。先把龍韜捆了。叫一個粗笨有力的背著就跑。諸位他們跑
到那裏。在下書中不講過的嗎。這花廳後面。方方個金魚池。是通著外面活水
的。甚麼叫做活水。就是蘇州城裏個官河。這官河頗通行舟。刁誦臣來的時。會
早預備兩只烏篷艇子。靠著吳府後院。等待他們一得了手。便急急溜溜的把
個龍韜背了上船。先由郎三貝四押著一只趕划出城。暫且不提。單提寶善找
不著趙璧。忙問吳玉吳珊。那吳珊不知。獨吳玉瞧見趙璧往後大解。因忙忙的
說。怕他是躲在後院子去了。寶善說。這是我的仇人。辯帥的禁鬻他。躲到天河
裏。我們。要。找到。天河裏。而且。吳媽。許。娟。兩個。蹄子。今日。也不能。放鬆。兄弟們。快
快。往。後。尋。找。一。聲。招。呼。人。衆。四。下。搜。尋。都。沒。個。踪。影。找。到。六。角。門。邊。早。瞧。見。珠
娘。主。婢。滾。跌。在。地。由。人。衆。將。兩。人。扶。起。寶。善。趕。來。認。得。是。他。的。生。母。并。私。姘。的。

春蘭忙問你……們躺在這裏做甚。主婢雖然跌昏了。聽出是寶善聲音。忙說。這個天殺的。已跳進屋子去了。寶善更不打話。招呼衝門。那知兩扇門用鐵門子。門子撐子頂了。急切衝打不下。轉是春蘭開口說。你們不會從前屋進去嗎。寶善被他提醒。就帶領蝸生。豸峯。由前屋打進。蝸生。豸峯。才進得一重屋子。早是趙璧舞動那一口青鋒寶劍。從裏殺出。諸位。這趙璧的劍術。是從第一中學。那拳術。教習學的。雖說不甚精通。却也有些門路。補筆。却不可少。而況那。一口劍。是削鐵如泥。甚麼傢伙。當著他無不迎刃而解。兵士們。前日喫過許娟。虧的。知道。這劍。利害。早先跑了。惟有那。不曉得的。還幫著蝸生。豸峯。在屋子裏。亂跳。恰。恰。趙璧。砍掉。豸峯。的大腿。一交。跌倒。蝸生。才。手。腳。著。慌。一個。胡。哨。竄。出。屋子。那。救命。星。要。算。是。一。顆。炸。彈。伸。手。拋。過。炸。彈。登。時。山。崩。地。塌。的。一。聲。內。面。不。見。動。靜。蝸生。總。疑。猜。趙。璧。是。粉。骨。碎。身。也。就。打。著。得。勝。鼓。趕。到。誦。臣。面。前。報。功。依。誦。臣。的。意。思。還。要。叫。蝸生。入。內。搜。索。畢。竟。放。過。吳。媽。許。娟。總。不。能。算。做。

結局寶善也在旁慫恿偏生蝸生膽寒硬說趙璧已死我們也算大獲全勝誦臣說如其不死又待怎麼而且胡大少心愛個吳媽這一幕戲是專爲著趙璧吳媽那龍韜許娟還算是兩個陪客現在只捆住一個陪客何能便算大功告成蝸生急著說我個防身炸彈已拋了同來的藍豸峯尙不知死活假如趙璧不死那一口寶劍來得狠兇兄弟是擋他不住既是誦臣老哥貝臣老弟要活拏吳媽許娟二位何不自去兄弟是殺夠了算輸了自認不是好漢不是英雄說著……把一部金鬚子抹掉了吐些臭沫在手把個紫塗的面目一揩簡直是鬼門關跳出一個活鬼沒有一個人認識刁誦臣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吳寶善見事已如此沒有法想只得搭趣著一起出了後門點一點人數除却郎三貝四先走從中只少了個藍豸峯大家不能管了許多只好擁上那一只烏篷艇子趕快的划出水關了一會兒兩船碰頭大家舀些河水先把臉上塗畫的顏色一洗現出本來面目然後誦臣對著寶善蝸生說二位且進城把胡大少

和。林。風。蔣。雨。找。來。我。們。要。商。議。個。行。止。兩。人。答。應。就。去。不。上。兩。刻。鐘。三。個。壞。蛋。隨。著。到。了。胡。羣。知。道。心。愛。的。吳。媽。不。會。到。手。忙。向。誦。臣。說。這。一。次。是。白。費。心。機。我。的。老。哥。哥。難。到。第。二。幕。戲。就。算。是。這。樣。結。尾。嗎。誦。臣。凝。一。凝。神。說。無。論。如。何。這。裏。却。不。可。存。身。現。在。亂。子。鬧。大。了。怕。的。龍。國。光。得。著。他。兒。子。失。踪。消。息。要。派。人。四。下。兜。拏。我。們。現。在。力。量。單。薄。捉。住。龍。韜。失。却。豸。峯。又。怕。豸。峯。不。死。被。他。們。問。出。口。供。那。就。不。可。思。議。了。爲。今。之。計。我。們。是。趕。快。的。回。甯。好。在。龍。韜。已。活。捉。過。來。簡。直。把。他。做。個。香。餌。我。們。好。賺。取。趙。璧。吳。媽。許。娟。一。起。上。鉤。胡。羣。寶。善。齊。笑。說。我。的。老。哥。哥。你。又。來。吹。牛。皮。誇。海。口。了。誦。臣。說。不。是。這。樣。講。這。龍。韜。不。是。個。重。要。人。物。嗎。他。們。踏。實。了。被。我。這。邊。規。去。必。然。是。要。趕。到。南。京。我。們。在。南。京。做。些。手。腳。來。一。個。捉。一。個。來。一。對。捉。一。對。好。在。辯。帥。是。我。們。個。護。符。天。塌。下。來。總。有。他。個。長。人。來。頂。寶。善。未。及。開。口。胡。羣。只。是。嘻。嘻。笑。說。他。們。不。中。你。的。計。雖。有。香。餌。却。不。來。上。鉤。又。待。如。何。誦。臣。笑。說。我。的。胡。大。少。簡。直。是。個。三。歲。小。孩。子。

做哥子的同你拍個手掌。他們三個如其不來，我可割下頭來給你做夜壺。他們也是有人來的。你這顆頭終久也是要割的。再伏後文。林風蔣雨當下插言說：小諸葛的計畫，那裏會錯？我們不必駁詰，不必狐疑。就此開船解纜。連夜的去罷。誦臣極口的說是呀……一聲招呼，兩只烏篷艇子就七手八脚划起如飛去了。做書的攔過一邊，單講龍國光自得了兒子失蹤的消息，一面派旅部的兵隊四出兜拏匪徒，一面騎著高頭大馬飛也似的趕到吳府。這時候大家喫醉的，通通醒了。藥性是解了，聚坐在花廳以內。連陳氏吳嬌許娟一起研究這個案子。日間許娟因避著翁媳嫌疑，抽身入內，故於內進另設一席，（補敘極細）此時鬧出偌大個岔枝，一個失去了掌珠，一個生離了夫婿，總在這緊要關頭，那裏還嫌引避許娟轉大大方方的向國光行了個敬禮。國光知是自家的聘媳，忙鳴鳴咽咽的說：這事從那裏講起？話言未了，眼淚已奪眶而出。許娟亦一陣心酸，玉筋盈頰，當下輕輕的叫了一聲：「老父！」這一起賊是從

南京來的。雖然他把伯符劫去料想不至害命。我們這裏已擒著活口。原來許娟已將珠娘春蘭在後屋子裏套過口供。又從前進把那藍面紅鬚砍掉大個藍鬚。問明來歷。所以這件事他已明白透漏。現在國光到位。他便招呼僕從把三個要犯齊帶過來。那藍鬚是用兩個男僕扶抱著。珠娘春蘭是用兩個女僕拘押著。天下人不恨惟有吳世封切齒咬牙的恨。不取刀出來立挖喬氏的心肝。轉是吳媽攔住說他雖絕情。我們還得個善處。但是家人弄家鬼。這一幕戲不僅僅兩個女流能在我家做內綫的光。箕也就插言說是呀……我們且先拷問這藍面紅鬚的強盜。看官藍鬚身體不是銅澆鐵鑄的。他那大腳砍掉已痛入心胞。此時還額汗如雨。把一臉的藍色染料已揩抹的不成人類。紅鬚子早揪掉了。嘴裏唾沫潮潮的。開動話箱。早把由上海到南京。由南京到蘇州。受那刁誦臣胡羣吳寶善的指使。一箍腦說了。還沾沾搭搭的帶上這裏。珠娘春蘭吳玉吳珊此時世封益發動。怒忙叫吳玉吳珊兩個狗頭。還不過

來可憐。吳玉、吳珊嚇得渾身抖戰，牙齒咬得格格支支的。兩人過來，只是爬在地上，碰頭哭說不是小人……世封氣急不過，上前踢了幾腳，嘴裏只嚷道：「狗才……你講不是你還是誰人？兩個狗才知瞞不過，只得把受著珠娘指使說了珠娘，見無可狡賴，趁著人衆分神，認準廳柱就是一頭撞去。諸位珠娘只一頭拳不比胡其仁父子的頭拳，一個假意拚命，一個真心尋死，只一撞去，早是腦漿迸裂，嗚呼哀哉！了却一個，到也乾淨。」世封看見這種光景，嘆了兩口長氣，不免招呼吳珍出去預備些棺木裝殮，就此收拾。只因珠娘這一死，甚麼春蘭、吳玉、吳珊的罪名，倒可減輕了。藍豸峯橫豎一只腿，算是個廢人，把他權且存放在一間破屋裏，給他點飲食度活，暫且不提。單提吳府鬧轟轟個半夜，國光派出詢那些兵士，全然兜拏不著匪徒，只好一起……的趕過報告。老人家焦急萬分，因對光箕兄妹兩個說：「這事我們總要研究個辦法，依光箕的主意，要回國光趕忙赴甯，同那辯帥理論這胡其仁縱子行兇，暗無天日，好在

有藍豸。峯做個活口。怕他不依法懲辦。立刻交出伯符來嗎。許娟冷笑一笑說。現在民國雖然名叫共和。實則加倍野蠻。遇著軍人是沒有理講。明明人賊現。獲他指派你個血口誣栽。明明趁影打諷他。甚至鹿獲他們。說叫他們來嚴查軍火的捕捉。漢奸的而況。趙璧依棲在吳府。安知他不翻起前案。做些手脚。心到爽。肢窩一擺。甚麼話講不出口。（見得到想得出）爲今之計。這一著棋也是。要走的。但恐全局還有變化。我個意思是先禮後兵。你們的交涉辦不妥當。我是一口寶劍。憑著我飛行絕迹的技能。任他們把伯符藏在天上。我是要追到天上。藏在地下。我是要追到地下。任是天涯海角。南北東西。我非把伯符找出。也不能算得個許娟。國光聽到這裏。不由得把個大拇指一豎。說這才算得起巾幗英雄。女中豪俠。不用講了。我們一定照這樣辦法。明早就趕著快車到寧。一宵無話。次早國光卽同光箕許娟。并蜨庵蟬樵一起動身。康年父子仍留世封這裏。不在話下。諸位要曉得。世界風雲瞬息萬變。譬如一部書。從頭至尾。

平鋪直敘中間便沒有波瀾大家讀者……也要引起睡魔攔過一邊我做這紅白杜鵑原係愛國小說對於國家政策政界潮流必得也有點引證上回講到南京第二次光復原敘明兩路進兵一路是馮軍由浦口進攻一路是辦軍由鎮江逐節進攻從表面看來這克復南京似乎全是辦軍的勞績然而入城騷擾那一種烏煙瘴氣暗無天日的舉動那能瞞過政府要論袁總統的才具袁總統的氣魄在這過渡時代要算是第一把能手有人品評他做曹孟德有人比擬他做司馬昭平心而論不無有點過分但是他腦海裏不無深印著一個做皇帝的影子有人恭維他龍鳳之姿天日之表他是再高興不過再得意不過他委委曲曲的做這個總統也不過將機就計總得要達那黃袍加身冕旒黻纁的目的閑話少講他對於南京個辦帥痛恨這豚尾垂垂這是甚麼緣故因爲留著髮辮必然是忠於滿清那滿清孤兒寡婦尙躲在一旁假如有辮子的鬧起復辟來豈不與自家大有妨礙嗎而况南京是個長江的紐純留這

辯帥駐紮狠不放心。不如趁著根柢未深，勢力不固，一道命令，就改任辯帥。做長江巡閱使。把這個江蘇督軍位置屯出來，補用馮軍諸位，那馮軍駐紮浦口，聲勢甚壯，辯帥也知鬥力不過，鬪智不能比。如舞臺演劇，只好做個劉璋讓位。（嬉笑怒罵）他這預備讓位的當兒，恰恰龍國光和許光箕許娟已趕著到甯下得火車。安寓在甯臺旅館。國光性急不過，登時帶著光箕一起趕至督轅。號房遞進帖子。一會兒回說：老帥忙辦交卸，概不見客。國光忙問：老帥交卸嗎？是幾時的命令？號房回說：是昨晚的命令。光箕在旁插言說：無論老帥交卸不交卸，我們旅長的兒子被第六師師長胡其仁個兒子劫了。這種潑天的大案，關係著老帥威望。老帥不將此案辦清，那也不能交卸。號房沒法也不敢進去。碰那頭號釘子，轉是那收掌文書官聽了，忙說我去……於是跑了進去。不一會工夫，一面傳見許光箕，忙跟著龍國光慌忙入內。才到會客室，辯帥已抹著鬚子出來。彼此見過了禮，照例坐定，送茶。辯帥瞧著許光箕說：你不是個大律

師嗎。你同旅長來爲著甚麼。你們做律師的不喜天下太平。只喜人家有事。這句話。却也不錯。却不能一例看待。光箕冷冷一笑。說如今的事。愈出愈奇。堂堂師長的兒子。也會畫面塗鬚。擄人勒贖。不是我們做律師的喜事。到是現在做軍人的鬧事。辯帥被光箕一頂。不由怒從心起。把桌檯一拍。說誰個軍人鬧事。光箕說做律師的講出來。大帥還要格外動氣。那胡羣不是第六師長。胡其仁的兒子嗎。那刁詭臣不是大帥跟前用的參謀嗎。他們竟帶領人衆。畫面塗鬚。裝扮著強盜。跑到蘇州。把我們龍旅長的兒子龍韜。搶來。這不是大帥的軍人鬧事嗎。辯帥聽到這裏。老羞成怒。忙說現在你們可把這一千人。捆來嗎。光箕說他們來得飄然。去得突兀。如何捆得住他。辯帥哈哈一笑。掉轉臉來。瞅著國光。說老兄。是一個旅長督率著一旅的軍隊來了。幾個強盜都捉拏不住。聽他把個兒子眼睜睜捉去。要你這軍隊。何用。你不自愧。你老拙無能。軍紀腐敗。你還帶著個大律師來。同我索取兒子。你好昏聩。你好糊塗。我做這江蘇督

軍難道替你看獲兒子的嗎（語雖蠻橫却近情理）這時龍國光氣得瘧口無言沒有話講轉是光箕笑說大帥責備旅長却也不錯但是這夥畫臉的強盜是在吳世封家劫搶因有那吳善寶做了內綫才能裏應外合辯帥不待把話講完益發哈哈大笑說這種強盜劫搶歸入地方自治範圍我這裏也不是劍察廳用你這大律師申辯糊塗……說著衣袖一拂也不舉茶碗竟入內去了可憐龍老喫了這場悶氣碰了這個足釘登時已站不起身來當下許光箕攙扶著老者說這樣暗無天日留此何爲我們回寓再打別的主張只因這一去有分叫巾幗鬚眉顯出那殺人手段鋒鋒劍刃快尋著血海冤仇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十三回

許香素一心救夫婿

龍伯符不意逐波臣

却說龍國光許光箕在督署裏受了那場冤氣忙趕回甯臺旅館其時許娟同龔庵蟬樵皆在寓所聆信一見兩位回來臉上氣色不好知道事體不妙由許

娟先開口說我已料到那曲辯子同姓胡的姓刁的通同一氣上回坐堂要打兩人個板子全是故意做作你老不該替他做粗忽講甚麼人情好丟丟兩個忘八類種的顏面（又將上回事一提妙有照應）國光急著說我算是個傀儡被他們愚弄罷了今日個事他不但不替我清理還編排我個老拙無能軍紀腐敗連這幾個強徒總捉拿不住要我這一旅軍隊何用你想可氣不可氣可惱不可惱許娟聽了瞧著他哥哥說你做個大律師平時嘴能舌辨如何也會被這曲辯子封住口了（一寸芳心爲著自家丈夫不免來駁詰乃兄活畫……）光箕見妹子動了嬌嗔隨即把適才同辯帥的講話一五一十複述一遍許娟冷笑說這老忘八是帶底氣成交我今晚且去割了他個狗頭國光忙搖手說凡事三思不可造次許娟沈吟一會說你們在這裏却不大穩妥如今這場交涉既不能明公正氣的理楚那老忘八又交卸在卽這件事是可以智取不可力敵可以緩圖不可急進蜷庵蟬樵二位留在這裏做個偵探哥子同

老父趕快脫離南京，仍轉回旅部。那玄妙觀街要多派些兵隊駐防，不能再生別的岔枝。（預伏後文）光箕極口答應說：「不錯……大家計議已定。」國光同光箕更不停留，當晚便趕著夜班快車去了。做書的攔過一邊單講許娟對著蜨庵蟬樵說：兩位從明日起，要不時在車站梭巡，及第六師那邊附近偵探，我仍住在自家屋裏，有話都可接洽，不消說得三個人各各回家。隔了兩天，許娟坐在屋裏，只見一個短童引進陸蟬樵，已是跑得氣喘吁吁的。許娟知有話說忙問陸先生，你探聽甚麼消息來？蟬樵平一平氣說：那小胡同著刁誦臣已騎著高頭大馬，昂昂的回到第六師了。隨同一起的人色狠多，只瞧不見龍伯符。我特地趕來給你個信。許娟說：你是瞧清楚沒有龍伯符嗎？蟬樵說：我却躲在人家門縫子裏瞧的。提神望去，却不曾見著伯符。許娟說：一定他們把伯符藏過一邊，無論如何我今晚總要去走一趟。蟬樵嚇的舌頭伸一說：這種軍營裏槍林彈雨，豈是要的？許娟笑了一笑說：我的陸先生，你把軍營兩字看得過

鄭重了。我看那些軍士。拏的槍械。放的子彈。只能夠嚇鬼。要叫他們臨陣開仗。早已拔起鞋子。兔子當做孫子。跑甚麼營官隊官。連長排長。膽小如鬼。平日只有衝龜窟。打下家。個用處官職。越大是一肚子草包。兩眼漆黑。除得砍牛拍馬竹槓釘。鍾請開那一個有軍事學識。行伍經驗。罵殺一輩軍人口頭刻毒之至。就這胡其仁。不過仗著與辯帥同鄉巴結。到個師長前。回父子兩個同龍家橋。梓來撞頭拳。豈不是些刁頑無賴嗎。閑話不必多講。你可同蜨庵。早到我這裏來。再爲計議。蟬樵更不打話。極口答應。幾聲是……轉身走了。不提蟬樵已去。單講許娟。晚間飽餐了戰飯。取出那口青鋒寶劍。舞弄一會。原穿著一套縞素衣裙。找扎緊。雙足一登。一霎時。翩若驚鴻。矯若游龍。去了。諸位這許娟學成一套飛行絕迹武藝。今晚是破題兒。初試一遭。記得日期。是十月初七。半畦月亮吐清光。照定第六師一座營房。林樹參差。屋宇齊整。許娟覩準那燈火。聚處輕輕落下。原來這個所在。是五開間大大個廳屋。左右兩排的廊。

房一大片庭井栽著兩顆梧桐兩顆翠柏迎面有座花臺還堆疊玲瓏剔透的假山此時菊花儘多月光之下景緻幽饒許娟略一縱身歇在那梧桐枝上看見屋子裏橫排一張餐桌迎面坐的不是別人便是個半截耳朵的刁誦臣其餘歪鼻斜眼總有些當鬍子的光蛋十來個當差的來往傳盤遞盞光景酒席未終這個當兒忽然刁誦臣忙忙出席便有個少年拉著他說老刁你罰酒未喫要想往那裏跑只見誦臣把手一推說我個好兄弟你饒了我這杯酒我真肚子痛不可言要找個地方拉屎別個光蛋做好歹只叫個當差的領他到廁所裏去此時許娟賴不了許多只一騰身倏忽的追踪去了誦臣進了廁所褲子一褪自然披裏巴拉的響個不止當差的在門外守候學是劍到人到對不起那一顆肥頭滾寶劍一掠已是掉在地下滴溜溜的亂滾屍腔也就咕咚倒了誦臣在廁坑上知道有異忙叫喚……只是沒個答應他也不用紙揩提著褲子出來許娟端著口劍早迎上去誦臣睜眼一瞧早認得是割他耳朵

的許娟嚇得望下一跪。嘴裏只是姑太太姑太太。佛菩薩的亂叫。許娟笑著一喝說：「聲音放低些。」我問你龍伯符現在安放那裏。詎臣低聲說：「我實講了，你可不殺我許娟。說你講的不錯，可饒你一死。」倘若指東畫西，休想活命。詎臣因爲要這性命，不敢隱瞞。當下便說：「我們從初三的那天，把龍伯符捨了，登時由吳宅後院駝上烏篷艇子。我們原議一起搶了趙璧、吳媽，無如同夥。個黃蠅生不肯只好坐隻船走了，出得水關，約著胡羣、林風、蔣雨一夥兒同行，不瞞你講。依胡羣意思，要趕坐火車。我怕那龍旅長派人四出兜拏，碰著頭不大穩，便所以一手一脚擁擠在兩隻烏篷艇子裏，順著運河不分晝夜的趕到鎮江。到得鎮江，先叫個公事汽船把伯符押著上船，就派黃蠅生、郎三、貝四嚴加看守。瞧他們開輪走後，我同胡羣、吳寶善、林風、蔣雨才趕搭午班快車，到得這裏，現在我們辦帥是要移交的了。趁著這個當兒，把張順邀過來，今晚這一席是大家秘密接洽。一者研究目前的辦法，二者計畫將來的進行。不料我多喝了幾杯酒。」

肚子痛了。趕到廁坑裏拉屎。可憐我屎沒拉完。屁股未錯。聽見外面撲。秃。咕。咚。的聲響。就趕出來了。我的姑太太。這總是小人。句句實供。不道半字。講誑許娟。點一點頭。說誑是不曾講。我要問你。你們預備把伯符。怎樣誦臣說。實不相瞞。預備把伯符。做個香餌。來釣吳媽。趙璧。兩尾大魚。許娟說那公事。汽船下。椗。在那裏。誦臣說不消講。得自然在下關江口了。許娟聽罷。忙說死罪。可恕。活罪難饒。那藍豸。峯下去。左腿我替你。把右腿砍了。叫你們做個。叩。駟。相依。誦臣方。搗蒜的。磕頭。那知許娟。早拏起右腿。用劍鋒一割。由磕膝蓋下。已分成兩截。不談誦臣在地上。疼得亂滾。單講許娟。提著一口寶劍。將身一縱。雲裏霧裏。已落到下關。他是個聰明人。瞧著靠江岸。有一隻汽船。還挂著一盞桅燈。知道這一定是公事船。提劍趕來。那知許娟。岸上行。走相距有二三十丈的遠近。那汽船上。忽牙的一聲。百頁窗扇一開。忽攢出個頭來。諸位猜猜。這攢頭的。不是別人。就是許娟。神魂顛倒。夢想的龍韜。此番許娟。見著龍韜。一定是顯出拏雲手段。提

出天羅地網。個羈客落湯陷火。個楚囚豈知事。有不然世界最美滿的姻緣。最不容易成。就不歷盡千磨萬劫。那明珠寶玉不能夠大放光采。我這一部愛國小說也。沒有甚價值。諸位要曉得。許娟瞧著龍韜的時。會龍韜也在燈光之下。瞧著許娟。如果有沈著的。等他跳上船來。豈有個不救出籠。無如龍韜心裏。半天明月一見許娟。結束著一套縞素衣裙。舞弄著一口青鋒寶劍。不由口中亂嚷著許娟……我龍伯符……話言未了。早有人棒著他屁股。望大江裏一竄。一聲骨嚨咚。頭下脚上。幾個浪頭一捲。不知捲到那裏去了。可憐龍韜下水的當兒。許娟是在江岸上親眼瞧見的。任他飛行絕迹。天武神威。出了這個岔枝。却是沒有法想。然而血海冤仇。何能不報。牙根一咬。噴出一口鮮紅。蹂著脚說我許香素好命苦呀。說時遲。那時快。一縱身已上了汽船。不知麻木個黃蠅生。擎著手槍對準許娟。就是辟扑一下。諸位如果許娟被手槍打中了。也稱不起個劍俠。論他這身子。是卽虛卽實。卽實卽虛。前回講過。翻若驚鴻。矯若

游龍極活動。個動物豈是死手。能夠奈何的嗎。槍彈才出一道白光。已繞著頸。項頸子巧巧一顆頭顱早滾在郎三個臉上。郎三用手一摔。貝四閃避不及。一顆頭顱打中胸口。你撞我撞兩個人。被人頭鬧花了。跌翻在船板上。身上是血。污淋漓的別個當差的早縮進後艙。那敢出頭。這時許娟一聲嬌叱。說我個龍伯符是誰。掇他下江的。郎三貝四輪瞪著眼睛。齊說就是這……黃蠅生他聽見姓龍的吵嚷。知是女菩薩來了。下這毒手不關我事。許娟冷笑說甚麼叫做不關你事。如今姓龍的下江要煩你們二位打撈。郎三貝四齊說我們是不會泅水。許娟嚷說不會也要會。伸出一隻皓腕。不知道神力從那裏來的。先將貝四衣領一提。一聲咕咚。早把江面打個大洞。接手又將郎三大腿一扔。不消說得又深深的送入水晶宮去了。摻總一句我這書中緊要人。雖遇險總還有救。不然便趕到鬼門關再轉世投胎罷了。話說許娟結果了三個壞蛋。一時殺星透露。轉過身來。提著寶劍。仍是駕雲騰霧的趕回第六師。此時第六師個營房。

不比先前。鼓聲敲得瑟瑟的。號聲吹得烏烏的。燈火通明。槍聲接續。中國軍隊。多半是嚇鬼作用。其實鬼被他嚇住了。人是被他嚇不住。好個許娟。在槍林彈雨裏。串了兩個鐘頭。却找不出個門徑。一會四更。身子也疲乏了。只得一縱身。趕著回家。到了次日大早。洪蜚庵。陸蟬樵。趕忙過來。許娟把隔夜的事體。一五一十說了。蜚庵却懂些相法。說伯符兄。英姿俊骨。一定遇著救星。表妹不必悲傷。過後必然有花好月圓的日子。（雖是極力慰藉。總是神注後書）但是此地不可耽擱。仍須趕往蘇州再議辦法。許娟嘆了一口氣。說妹子命苦。儘一二年間。不得伯符首耗。我便斷絕紅塵了。蟬樵蜚庵也沒有話說。只得口稱珍重去了。許娟想了一想。原打算今晚再要個回馬鎗。既而自家解嘆。說這些烏龜忘八。不足污穢我的神劍。一轉身。離了南京。徑趕往蘇州。不在話下。單講昨夜個刁誦臣。被砍掉一隻右腿。在地上滾得猪哼。裏面人衆出來。把他扶抱進去。問明情節。甚麼胡羣。吳寶。善林。風蔣。雨無不嚇得屁滾尿流。張順。摸摸頸項。顫

子說有這回事。這屋子裏不能登了。我是趕回去叫大帥趕忙移交。胡羣急著說：「哥哥去了，我們怎好張順也不打話，一溜烟早跑走了這裏。」胡羣寶善林風蔣兩軍做一團轉，是刁誦臣哼著說：「趕先傳個號令戒嚴，大家快躲在秘密所在。」我料他個小蹄子找著龍韜便萬事不找，不著龍韜還要防備他的回馬鎗呀。大家不待說完，一陣風躲得無蹤無影，只可憐刁誦臣自誇神機妙算，大腿去掉，還要搖那鵝毛扇子。佛說要死，衆生活佛難度，哼了一夜次日由胡其仁出來問心，不過把他擡到馬鈴醫院醫治好了。安上一隻假腿，只是後話。目前張辯帥那邊由張順回去催促，忙忙亂亂的趕著移交。不上三日，馮軍已接手替代。所有兵符印信、檔案文書，一總收受清楚。部下的師旅團營一概不動。惟有胡其仁、唐宋臣因係辯帥同鄉，實有連帶的關係，所以辯帥移交兩個師長亦即辭職。俗說一朝天子一朝臣，馮軍有馮軍的人，當下電保兩位中央自然照准。講這辯帥換了一個長江巡閱的名，自部下原有兵隊，是一個不會

裁減他的常駐所在。指定徐州。這徐州是津浦鐵路個衝衢要道。一座雲龍山。岡巒起伏。左右環抱。辦帥駐紮在那裏。那勢力範圍。非常雄闊。唐案臣胡其仁。仍不失師長位置。甚麼刁誦臣。已安好了假腿。隨同胡羣到了徐州。三個壞蛋。吳寶善。林風。蔣雨。也趁著熱鬧。趕在一堆。諸位吳寶善出來的用度。不過騙的。喬氏一副金鐲。在外大喫大用了多時。那裏還有要曉得他是竹槓釘錘好手。前在南京。同林風。蔣雨。也不知做了多少湯案。而況胡羣顛倒。夢想着吳媽。早認定他是自家個活舅子。伸手要錢。豈有個不如數供給的嗎。他們到得徐州。終日花酒茶圍。麻雀撲克。雖然去掉兩個黃蠅。生藍豸。峯倒。又新結識一位唐燕年。請問這唐燕年。有是那裏來的。讓在下略表一表。講那定武軍師長唐案臣。娶妻何氏。原生著一男一女。男的叫做燕年。女的叫做宮鶯。那宮鶯生得一貌如花。到懂狠點武藝。有些俠氣。今年一十八歲。燕年是二十一歲。生性油滑。仗著軍閥的餘蔭。父母又溺愛他。任他終日狂嫖惡賭。不事正經。兄妹性格不

投。燕。年。所。作。所。爲。他。妹。子。總。不。拏。正。眼。瞧。他。燕。年。娶。過。一。房。家。眷。是。個。江。西。木。商。姓。黃。的。女。兒。既。醜。且。妬。小。夫。婦。不。甚。和。睦。所。以。燕。年。在。蘇。州。時。妍。識。個。陶。少。奶。奶。在。南。京。時。勾。引。個。柳。二。姨。娘。他。嫖。的。路。徑。却。與。吳。寶。善。胡。羣。不。同。所。以。姓。胡。姓。吳。的。在。蘇。在。寧。不。能。結。合。一。氣。現。在。到。了。徐。州。不。無。要。重。尋。香。窟。偏。生。湊。巧。與。胡。羣。寶。善。一。千。人。混。合。一。氣。在。個。甚。麼。奎。喜。堂。大。家。結。識。起。來。爛。木。頭。滾。做。一。堆。那。有。個。不。情。投。意。合。的。道。理。珠。圍。翠。繞。是。鸞。鳳。顛。倒。之。鄉。月。黑。天。昏。又。狐。鼠。跳。梁。之。地。一。起。壞。蛋。無。孽。不。作。無。惡。不。爲。鬧。出。事。來。仍。然。內。邊。仗。著。張。順。一。手。遮。天。外。邊。仗。著。誦。臣。鬼。蜮。射。影。光。陰。易。逝。歲。月。如。流。一。轉。瞬。已。臘。盡。春。來。花。燈。已。過。這。日。胡。羣。在。公。館。裏。宴。客。無。非。仍。是。這。些。壞。蛋。聚。在。一。起。其。餘。有。幾。個。刁。紳。劣。董。土。棍。流氓。不。與。我。正。書。交。代。我。也。不。提。他。姓。名。席。間。談。得。高。興。唐。燕。年。忽。然。冒。冒。失。失。的。提。起。一。件。事。來。說。胡。兄。今。年。二。十。一。歲。如。何。還。沒。有。個。正。當。的。家。眷。林。風。蔣。雨。忙。說。唐。六。少。問。到。這。裏。難。道。是。要。喫。喜。酒。嗎。燕。年。這。時。

有點醉意。因說：我們到門戶相當。我家有個妹子，尚在閨中待字。如果……話才講到這裏，比如當頭一棒，倒勾引起胡羣的心事。胡羣笑了一笑，說：論這頭姻事，承兄錯愛，我豈不願仰扳？說時，把手在吳寶善肩頭上一拍，叫聲：你這活舅子，如何不替我解釋這淵寶善因老著面皮說不瞞你老哥？講我家也有個舍妹，提議在前，但是……講到這裏，刁誦臣把個木膀一騷，忙說：我們是圈兒裏人，也不必轉彎抹角，藏頭露尾了。當將前前後後的一段稀爛稀污奇臊奇臭的文章，由破題說到落下一些不漏。燕年只才明白說：原來有這段奇遇。這種公案這齣稀奇古怪的戲文，不是我兄弟放肆。我在蘇州兜搭那陶大少奶奶，在南京拉攏那柳二姨太太，輕跌巧翻，毫不費事。像你這尸山血海渾家，弄不到手，還要把性命丟了。（的係語讖照應後文）胡羣笑說：人笑我癩蝦蟆，想喫天鵝肉，我不喫到天鵝肉，我也稱不起個癩蝦蟆。（回映前書心靈手敏）燕年說：照胡兄這樣講，對於這幕戲，是要接續進行了。如果差個崑崙奴古

押衙我到可以算個脚色。但是我。要。占。個。頭。籌。胡。羣。連。連。應。了。幾。聲。誦。臣。忙。攔。著。說。不。用。取。笑。這。活。身。子。還。在。面。前。寶。善。急。著。說。犯。不。著。擊。我。開。心。我。看。你。們。早。安。排。計。策。以。免。耽。擱。時。光。胡。羣。說。是。呀。……這。事。一。切。還。要。仰。仗。老。刁。當。下。誦。臣。頭。晃。腦。的。一。會。說。有。了。……我。們。這。一。回。去。要。如。此。……這。般。……事。不。宜。遲。就。在。出。月。初。間。動。身。在。座。的。人。一。個。不。得。推。辭。當。下。大。家。高。高。興。興。喫。幾。杯。酒。找。著。婁。子。開。了。一。陣。心。光。陰。易。過。揀。了。個。和。暖。天。氣。一。起。壞。蛋。兩。徐。州。又。趕。到。蘇。州。不。知。蘇。州。那。邊。可。有。些。預。備。可。出。甚。麼。岔。枝。待。到。下。回。自。然。明。白。

第十四回

設騙局唐燕年出面

做密探趙百城化裝

講這蘇州一方面情形。自去冬十月至今春二月。從中却有許多波折。記得龍國光同許光箕由南京趕回蘇州。到得旅部。先派一排兵士駐紮玄妙觀街。專為保護吳宅。隨即來會世封。康年趙璧當將在甯同辦帥交涉失敗的話。由頭至尾說了一偏。趙璧恨恨的磨拳擦掌。說老伯放心。在前小姪落難時。伯符兄

爲我喫多少辛苦做多少粗忽人非草木小姪一定明日到甯營救伯符知恩報恩那才稱得起個血性男子國光忙說算了……不要再鬧出別個岔枝好歹等許香素回來再作計較世封康年說不錯……有了香素那口寶劍又有他飛行絕迹的本領似乎這事該有點眉目萬一不濟壁兒自當做個後路救兵國光忙說我們定然如此辦法當時談話一會也就搭趣著去了過了四五個日子許娟由甯到蘇招呼光箕過來把在甯一翻掀天揭地的文章一層一折的說個淋漓盡致光箕失聲嘆息說這這龍伯符竄入大江自然是死多活少我妹固終身失望不給信與龍老先生那紙是包不往火如其給信啊他老人家這把年紀膝下祇此一子萬一急出事來如何是好許娟說妹子此時方寸已亂妹子已拏定主意在這一二個年頭找不出伯符踪跡我就脫離塵世做那……光箕攔住說不必講了你同伯符既同年同月同日而生又有那白杜鵑花個兆頭這一段姻緣似乎該有個結果（提照前書用筆如常山蛇擊

首尾動擊尾首動。許娟點一點頭說妹子也是此想惟有盡人力以待天時罷了。兄妹談了一會各住各處。這裏吳媽知道這個消息自然不時慰藉爲最。龍國光聽說兒子滾入江心心底裏痛如刀絞。雖經光箕百般勸解那有個淡然忘懷的道理。上回書中不是敘明龍韜還有個母太夫人許氏嗎。那許太太却住在揚州不曾跟隨國光履任。此時因家報往還得著兒子不好個消息。日思夜想竟於新年一病去世。國光晦氣不過既與伯道之嗟又抱安仁之痛一切軍務暫由許光箕代拆代行。許娟算是龍家個媳婦因喪事無人管理也跟著國光前往揚州。趙璧在家閑得無聊原說做個後路救兵無如用他不著。世封康年說那龍家太太不在了你也該過去致弔聊申一點敬意。趙璧說論理是要去一趟但恐沿河又麻雀家裏不見了老母雞那胡羣刁誦臣假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竟趁這個當兒跑到這裏不是耍的。何曾見解不到。世封康年笑說怕沒有這回巧事。即使不出所料好在許光箕代表旅部急切都

有。個。照。應。趙。璧。因。言。之。有。理。不。好。推。辭。只。得。趕。往。揚。州。專。誠。致。弔。那。知。他。們。去。後。偏。偏。胡。羣。刁。誦。臣。等。一。起。壞。蛋。已。趕。到。蘇。州。所。有。秘。密。的。聚。處。却。改。在。城。外。個。惠。中。旅。館。這。番。的。計。畫。却。奇。中。生。奇。別。個。人。都。不。出。面。却。叫。唐。燕。年。唱。齣。獨。脚。戲。諸。位。想。一。想。這。齣。戲。如。何。唱。法。總。是。那。小。諸。葛。刁。誦。臣。主。意。把。個。鬚。眉。男。子。化。裝。做。巾。幘。婦。女。論。燕。年。個。臉。蛋。子。倒。也。生。得。俊。俏。年。紀。二。十。來。歲。頭。上。包。紮。起。來。梳。攏。個。時。新。鬚。髻。插。著。一。枝。珠。花。身。上。穿。一。套。簇。新。衣。裙。好。在。時。下。一。例。天。足。不。似。十。多。年。前。尚。非。蓮。瓣。弓。鞋。不。可。燕。年。打。扮。得。齊。齊。整。整。招。呼。旅。館。個。媽。子。跟。隨。出。門。僱。了。兩。挂。包。車。一。徑。拉。到。城。裏。玄。妙。觀。街。到。得。吳。翰。林。個。宅。子。燕。年。下。來。找。著。門。口。吳。珍。掏。出。一。張。卡。片。上。面。排。印。著。江。蘇。第。二。女。子。師。範。畢。業。一。行。小。字。另。是。唐。燕。玉。字。璧。如。六。字。吳。珍。一。瞧。知。道。同。他。家。小。姐。是。同。學。趕。忙。引。到。廳。屋。子。裏。他。就。入。內。通。報。吳。媽。接。過。片。子。一。看。想。了。一。會。說。記。得。我。在。師。範。裏。却。沒。有。這。位。同。學。然。而。來。的。既。說。是。同。學。好。歹。他。是。位。女。子。就。出。去。

見見何妨。一轉身走出廳來。彼此見面。素昧生平。各各通過名姓。略敘寒溫。轉是燕年開口說。我們算是後先同學。昨日謁見楊校長。盛稱姐姐的學術操作。爲女中的泰斗。特地過來叨教……吳媽當下欠一欠身。說妹子由本校畢業。後紛心家務。學殖荒落。不知姐姐從畢業後。是怎生進步。燕年笑一笑。說妹子跑過一趟東洋。吳媽忙說呀……這就觀海難於爲水了。燕年那就開動話箱。說東洋學校。也不過有名無實。別的人去。無非熬個出洋資格。混一紙畢業文憑。妹子却抱點政治思想。我瞧那姓袁的。腦筋裏只有個皇帝的影子。那一班官僚。仍醉心王侯將相。甚麼督軍武人。固結團體。烏烟漲氣。最可笑一位弓長氏。大辮垂垂。以此爲共和代表。豈不是羞辱國體嗎。妹子常想我們做女子的。也要有些政治思想。抱點鐵血主義。不能株守閨門。專在那兒女瑣屑上講。究比如我唐燕玉。今年二十來歲。依家庭辦法。便替我早早擇婿。相攸試問一個女子嫁了男人。便失去自由。假如遇人不淑。還是同他離異呀。還是受那腌

贖。醒。醒。的。晦。氣。認。喫。霉。水。呀。妹。子。因。爲。姐。姐。是。個。開。通。的。人。經。楊。校。長。指。點。過。來。所。以。特。地。叨。教。……吳。媽。聽。著。燕。年。一。番。議。論。真。是。反。對。時。局。觸。起。悲。觀。不。由。得。歎。了。一。口。氣。說。妹。子。閨。中。的。密。友。祇。有。一。位。許。香。素。不。料。於。香。素。以。外。又。得。個。女。中。豪。俠。當。代。的。英。雌。這。叫。做。相。見。恨。晚。了。（漸。入。圈。套）燕。年。忙。說。豈。敢。……這。個。當。兒。世。封。康。年。也。一。笑。出。來。燕。年。見。了。依。照。學。堂。派。頭。行。了。一。鞠。躬。禮。彼。此。謙。坐。當。由。吳。媽。把。燕。年。適。才。的。說。話。複。述。一。遍。世。封。深。沈。些。却。不。贊。一。辭。康。年。性。情。豪。爽。忙。笑。著。說。誠。如。女。士。尊。論。我。們。中。國。官。場。是。腐。敗。極。了。但。日。本。政。策。究。竟。有。甚。麼。異。點。燕。年。說。他。家。的。異。點。呀。在。吞。并。我。中。國。你。看。他。家。辦。外。交。的。手。段。再。敏。活。不。過。再。陰。險。不。過。我。們。中。國。些。親。日。派。終。年。到。頭。睡。在。鼓。裏。甚。麼。軍。事。呀。財。政。呀。通。同。受。權。於。人。大。約。姓。袁。的。做。了。皇。帝。那。中。國。河。山。已。是。輸。送。盡。淨。了。（一。片。愛。國。言。詞。偏。出。在。流。氓。壞。蛋。嘴。裏。可。見。一。班。賣。國。奴。何。嘗。不。知。目。前。利。害。只。是。越。曉。得。清。楚。越。賣。得。乾。淨。傷。心。病。狂。做。書。的。暫。把。唐。

燕年做個代表。康年不由得把燕年瞅著一眼。說是呀……如今女士回到中國。請問有些甚麼計畫。甚麼辦法。燕年說。我們做女子的。也不過聯合女界。灌輸些政治思潮。研究些愛國理想罷了。康年說。小女吳媽同那許女士香素。也是這個宗旨。只可惜許香素現往揚州。一時不能聚在一起。燕年忙問。那許女士到揚州有甚貴幹。康年不再瞞隱。就將許媽到龍家經營喪事。一五一十說了。燕年只才明白。暗想去了那個許媽的冤家。這柔脆的吳媽。料不難入我圈套。因說。女子師範個楊校長。是我們受業老師。我想先在本校開個茶話會。不知粲雲姊可贊成否。吳媽忙說。當然贊成。姊姊與其住惠中旅館。倒不如……燕年說。稍停一兩日。我還是移住本校。世封康年齊說。這倒還穩當。一席話完。燕年起身告辭。吳媽不便挽留。送出廳口二門。說明日午前當到寓回候。已入圈套。燕年略一謙遜。帶著媽子走了。正是準備玉籠拘采鳳。安排香餌釣金鰲。不消說得。次早吳媽收拾齊整。隨帶個中年女僕香蘭。諸位可記得。吳

媽同趙璧五歲結親時有個女婢香蘭攜著一雙兒在院落頑耍嗎這時香蘭已嫁給人還在這裏服役（將第一回事重行提起照應周到）所以今日吳媽出門香蘭也就跟隨去了到得惠中旅館由茶房領進房間原來燕年早已預備一切甚麼林風蔣雨的渾家還另找兩位女學生在這裏招待吳媽一一見過好在燕年摸著門徑所接談的語錄不是政界惡濁卽是官僚腐敗一會工夫擺出盛筵吳媽只是要走那裏經得起一個喬裝的女學生并一般女光蛋死命挽留只好坐下文章最忌合掌然到無可奈何又不能不抄襲成文記得去年十月初三大家做那持螯賞菊故事那酒杯裏不兌著安眠藥水嗎不上四五個月這藥水又在惠中旅館裏發現吳媽原是驚弓之鳥但拘他首席坐由燕年先斟一杯逼著喫乾吳媽只推量窄經不起一衆舉杯他便呷了一嘴那知方才下咽已覺氣味不對說聲不好早是眼睛一花一般女光蛋拍手說得了……裏面轟轟亂亂的早跑出胡羣刁論臣一班人來忙說事不宜

遲。快。快。扶。抱。他。出。去。當。由。林。風。蔣。雨。兩。個。渾。家。擁。抱。著。出。了。房。間。香。蘭。上。前。急。得。蹀。脚。早。被。燕。年。用。手。一。推。咕。咚。在。地。眼。看。他。們。一。起。不。女。不。男。的。擠。出。旅。館。諸。位。可。知。這。惠。中。旅。館。去。車。站。只。有。一。箭。多。路。偏。生。午。後。特。別。快。車。鐘。點。已。到。急。急。忙。忙。的。簇。擁。著。上。車。雖。有。幾。個。站。夥。攔。住。盤。問。無。如。他。們。回。著。是。江。蘇。督。軍。署。裏。的。要。人。因。辦。要。公。不。能。耽。擱。只。得。由。他。去。了。他。們。不。分。星。夜。把。個。活。鮮。鮮。個。吳。媽。捉。到。徐。州。後。文。自。有。交。代。單。講。香。蘭。推。跌。在。地。一。個。女。流。如。何。經。得。起。這。番。風。浪。嘴。裏。嚷。著。天。都。黑。了。……號。哭。不。止。有。兩。個。茶。房。走。到。面。前。說。你。是。從。那。裏。來。的。這。被。捉。去。的。女。子。却。是。甚。麼。人。香。蘭。哭。著。說。抱。去。的。就。是。玄。妙。觀。街。吳。翰。林。個。小。姐。呀。一。個。茶。房。還。要。細。細。盤。問。那。一。個。說。你。哭。甚。麼。還。不。回。家。報。信。嗎。這。一。句。話。提。醒。香。蘭。只。才。一。骨。碌。爬。起。身。來。出。門。找。著。原。僱。包。車。一。口。氣。趕。了。回。家。到。得。大。門。一。路。號。啕。的。哭。著。進。去。此。時。世。封。夫。婦。康。年。夫。婦。喫。驚。非。小。一。面。問。著。一。面。說。著。四。人。個。嚇。得。跌。了。早。是。康。年。開。口。說。我。們。快。

快給信許光箕當下吳珍答應飛奔至旅部不一會工夫光箕趕到由趙夫人三行眼淚兩行鼻涕前前後後說了一大篇光箕躁著腳說糟了……這女學生唐燕玉一定是同胡羣刁誦臣一氣你們事前何不給個消息與我世封康年齊說那能料到個女學生還會做這些扁馬嗎光箕說爲今之計趙老伯可去會會那女子師範個楊校長小姪回到旅部立刻派兵隊四出兜拏打個急電至南京請馮帥派人剪住車站話方說完便大踏步去了要曉得白雲黃鶴一去無踪碧海珊瑚總歸漏網康年去會楊校長固然沒有眉目光箕派的兵隊亦復無處兜拏便是南京急電久久的也沒個回音這場禍事從那裏說起世封夫婦失去掌上明珠康年夫婦失去心愛聘媳姑嫂是抱著頭滾郎舅是急得心疼整整鬧了一天一夜光箕計畫周到早打個急電到揚州龍宅到得次日午牌那趙百城許香素已一路趕回這時從長計議先到惠中旅館調查旅客姓名由光箕把個棧主并一夥茶房拘到初則言語支吾既而招呼刑訊

有認得刁誦臣林風蔣雨。及一班女光蛋的。才吞吞吐吐。報出些姓名。原來棧主同一干茶房。都得過胡羣銀錢的買囑。隨由光箕以旅部名義。送入吳縣公署。從嚴審問。一并拘禁。這事且擱過一邊。單表百城香素回來。比如蛇有了個頭。鳥雀有了兩隻翅膀。再加光箕從旁出些主義。這一幕戲。就是要登臺演唱。但這回前往徐州。是要深入龍潭險虎穴。依著趙璧個意思。恨不得兩臂生了雙翅。一楞打到銅山。轉是許娟說我們去是趕緊去。但這旅部裏必須旅長回來。光箕才得抽身。一面打個急電到揚。一面選擇幾位得力的精壯簡直。日動身。三人在一堆兒議論。世封康年郎舅陳氏趙氏姑嫂。也無可插言。未便攔阻。一宵易過。到了次日。自然光箕兄妹和趙璧帶領十來個精壯。一陣離了蘇州。趕搭滬甯火車。到得下關。又換津浦火車。至徐州車站。紛紛下來。揀個僻靜客棧。權且住下。那天住是住下來了。偌大一個銅山縣城。知道姓胡的姓刁的一干匪類。把個吳媽藏在那裏。這却不難。諸位要知胡羣是胡其仁的兒子。

胡其仁既是定武軍個師長。只要問明師長所在。便知下落。當下找個茶房。過來略盤問。那茶房說這裏却有兩個師長。一個唐師長。駐紮在東街。一個胡師長。却駐紮在西街。許娟忙問那胡師長不是叫做胡其仁。唐師長不是叫做唐案臣嗎。那茶房答說是的。許娟又問他們兩個師長還有甚麼少爺小姐。那茶房說胡師長有個兒子。叫做胡羣。唐師長却生得一男一女。男的叫。做甚麼燕呀。女的叫做甚麼鶯呀。許娟心下偶一觸機。暗想到蘇州個唐燕玉。莫非就是他個狗男女的化身嗎。如此我們不先去找胡羣。刁誦臣且先去會那唐燕玉。盤算一會。那茶房走開。許娟因笑著對趙璧說。我們要做篇新鮮文章。趙璧忙問怎樣個新鮮法子。許娟笑說。要把足下化裝爲女。易弁而釵。先到東街。唐師長那邊去走一趟。這不算個新鮮文章嗎。其實已經抄襲人家陳文。妙在事必有偶。趙璧未及回答。光箕早拍手笑說。這文章是新鮮。不過百城兄弟如裝扮個女子。定然俏潘安化做豔西施。俊宋玉變作美王嬙。了事不宜遲。

就可裝扮起來先給大家看看。趙璧沒法只好由許娟指撥先拏出些假髮替他梳攏個鬆髻。將自家隨帶的衣裙替他穿紮好了。時新的天足換了一雙女鞋。搖走起來活脫是一位深閨弱秀。依趙璧的意思要邀約許娟同行。許娟說我暫不出面你去。就去就來當替趙璧寫了一張名片。化名叫做蕭起鳳。這蕭起鳳提著個小小皮包出門僱個包車一徑前往東街。趕到唐營找著號房。說是要見小姐談話的。當差的不敢怠慢。持片進去。不一會工夫裏面招呼說請當將蕭起鳳引到一間書室。送過香茗。那唐宮鶯已是齊齊整整的出來。彼此謙坐通了。姓名宮鶯先開口說起鳳姊是從那裏來的。來到這裏又有何貴幹。起鳳笑著說日前有位唐女士名叫燕玉路過敝地。蘇州講到這裏師長是他個尊翁說著把一雙俊眼瞧定宮鶯宮鶯怔了一怔說家父祇生我們兄妹兩人妹子叫做唐宮鶯家兄叫做唐燕年並沒有第三姊妹叫做甚麼燕玉。我在家是不曾出戶家兄前日同著那邊胡羣趕到蘇州說有甚麼秘密要事一路鬼

鬼崇崇的。至今却未回來。起鳳聽到這裏。暗想此事。已有點眉目。他說他哥子。同胡羣一起。分明唐燕年。就是唐燕玉。我既可將男變女。那唐燕年。豈不可化。弁爲釵。照他說。燕年同胡羣等。尙未回來。莫非路上。又出別的岔枝。不然一起。壞蛋。是在我們前三日走的。我們是隨後趕來的。前走的。反落後。後趕的。反前。來。這是甚麼緣故。起鳳只管皺著眉頭。思索宮鶯。不免動問說姊姊。想些甚麼。起鳳忙說。妹子有句斗膽冒昧的話。說出恐不中聽。請問令兄做事。是個甚麼。行徑。宮鶯見問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說姊姊。休要提起家兄。是狂嫖惡賭。不務正經。自從到得徐州。交結著一班壞蛋。除得那胡師長個兒子。胡羣。還有幾個。蘇州朋友。聽說甚麼姓吳的。姓林的。姓蔣的。其中有個拐腿。名叫甚麼刁。誦臣。大家稱他做小諸葛。辨帥裏面。有個張順。時來時往。所議論的。無非竹槓釘。錘。此次前往蘇州。不知又替胡羣做甚麼粗忽。起鳳瞧準了宮鶯的意思。是不以乃兄爲然。忙離坐向宮鶯磕了個頭。說妹子。此來實含有絕大的冤仇。總望姊姊。

解救宮鶯嚇得倒退連說請起……有話只管講妹子可以援手沒有不效力的起鳳忙說要借一步談心宮鶯生性爽撇早伸出皓腕把個假起鳳真趙璧搵進自己個臥室重複坐定趙璧只才把前前後後的事實講了個淋漓盡致如何起根如何發源如何龍韜失蹤如何吳媽被劫趙璧說著宮鶯罵著這些忘人無恥將來是死無葬身之地因說我有一句動問那趙璧吳媽龍韜許娟同姊妹有甚瓜葛假起鳳真趙璧尙未及答話只見有個女婢忙跑過來說少爺裝著女人還帶領個女人回來了宮鶯正待發問請看下文

第十五回

巧機緣奇男逢臥室

惡作劇俠女墜高樓

講那趙璧喬裝個女子化名蕭起鳳正在唐宮鶯的臥室裏聚談忽然來個女婢冒冒失失的報說少爺裝個女子還帶領個女子回來宮鶯性急就要趕出房門轉是趙璧拉著他皓腕說姊妹去會令兄切切不可提及妹子在這裏千萬要成全這個……宮鶯連連點頭說妹子疾惡如仇這個事自然要拔刀相

助話沒說完就邁步趕出前廳一見他哥子燕年竟裝作女子不由指著冷笑說好了……越做越離奇了再往天井一看一叢人簇擁著一個絕色的女子却是蓬頭散髮後面又似瘋若顛的跑進一起婦女這時宮鶯心裏摸不著頭腦早是他哥子指派些當差的收拾花園裏一帶房間忙叫林嫂子蔣嫂子快把這吳粲雲攙扶進去諸事要小心提防早見兩個婦人過來不由分說竟拖拖拉拉的把那個絕色女子簇擁進去宮鶯有了趨璧先入之言只才清楚這一齣戲的內幕忙走過來拉著他哥子燕年說不要畫面塗鬚又做這沒良心沒天理殺人放火的事業燕年見妹子干涉因翻著眼睛說我做的事用不著你管宮鶯連連冷笑說你不要我管我偏偏要管你你甚麼事要到蘇州甚麼事要裝扮著女子這蓬髮個女子是從那裏來的這些歪歪斜斜一般潑辣貨的婦女又是從那裏來的料想只個當兒燕年也不說實話然而做小說的不得不將在路情形補敘一番自從那日一起不男不女的把吳媽擁上火車早

由林風蔣雨的渾家。并兩位女學生。把吳媽安置在頭等座位。那胡羣刁誦臣。林風蔣雨吳寶善唐燕年。胡亂坐在二等座位。隨帶些兵士。自然夾雜在三等座位。諸位要曉得吳媽喫的安眠藥水。不過點滴。一會藥性已過。腦部清楚。睜開眼睛。一看此身。已坐入火車。左右排坐著四位婦女。都是席間陪客。知道已入了他們的圈套。此時插翅難飛。忙問那個唐燕玉。現在那裏。有位女學生。叫做黃珏。便搶著說。燕玉姊。坐在前面。吳媽忙說。請你替我招呼他來。黃珏。· 答應。走開不一會工夫。燕年跑進來。不待吳媽發話。便嘻着笑口說。這時姊姊酒該醒了。明對姊姊說。妹子因為要伸張女權。要在一個地方開個秘密會議。慕姊姊大名。特地請去做個主席。吳媽聽了。嬌叱一聲。說不用信口胡謔。你們一班子。是何處的女光蛋。你對我直講。讓我明白些。總有個計較。燕年笑著說。姊姊不必作急。到得一個所在。自然會告訴姊姊。吳媽再問燕年。只是隨口支吾。可憐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被這些不男不女。拘纏得定定的哭也哭不。

得笑也。笑不得。喉嚨急癩了。沒個人肯把真情吐露。一會工夫。車到鎮江。一起壞蛋。仍照上回搶劫龍韜的辦法。不往南京。竟招呼個公事汽船。單放至清江。這清江。要從揚州經過。吳媽發了個獸想。偷能在揚州停泊。給個消息。與龍宅我那趙百城。同許香素。能趕出營救。是再好沒有了。俗說。人到急難。無想不到。可恨。汽船上。沒有無綫電報。咫尺天涯。徒勞夢想。去的船。更不停留。一日一夜。已趕到清江。由清江。又僱了民船。船上遮遮掩掩的。早瞧著個拐腿刁誦臣。又似乎有他哥子寶善和胡羣在內。吳媽急得火發。擎來的飲食。何曾喫著一點。餓是餓昏了。氣是氣飽了。意欲尋個自盡。又被林風蔣雨的婆子。摟得緊緊的。問他們的話。只是指東畫西。毫無實在。有時發起急來。喊叫幾聲。吳寶善吳貝臣。罵一頓。說一頓。可恨那喪心昧良的吳貝臣。只推聾裝瘡。死不則聲。腸一刻而九回。心轆轤而不定。今日三。明日四。看看已至徐州。依胡羣的意思。是要把吳媽擁抱到自己家裏。轉是林風蔣雨說。凡事不能操之過急。那小妮子。已是

五日不進飲食。如再硬來，怕的要斷送殘生。我們瞧這件事，仍要唐燕年費點心機。下些說詞，他好在裝扮的女子。他家還有個妹子，唐宮鶯能於聚在一起。先勸他喫點飲食，然後再漫漫的疏通。貝臣也就插言說二位的話，狠爲不錯。我個妹子生性決裂，遲早總有一天叫你遂意。因瞧著燕年說：你還不過去勸解……嗎？燕年笑著點一點頭，卽趕過後船。見著吳媽說：我們祕密會議的所在，已經到了這幾日，不曾同姊妹會面，却有個緣故。因這齣戲的內幕，不能不告訴你。又不能驟然的告訴你。如果不告訴你，你鬧得飲食不進，煞是可憐。便是鐵打心腸，也被你軟化了。如果竟告訴你，呀！那一起同來的，要疑惑我變么？却不是要的。這時吳媽聽著燕年些花言巧語，本待不理會他，忽又轉一個念頭，暗想：我吳媽現在是釜中之魚，机上之肉。他既說有話告訴我，無論是真是假，倒要討他些口風。因瞅著燕年說：你們這齣戲是怎個內幕呀？你不必瞞我那個拐腿的刁誦臣和我的孽兒寶善。我已瞧得清清楚楚，好像還有個胡

羣。你。們。把。我。賺。得。來。究。竟。是。甚。麼。用。意。燕。年。見。吳。媽。揭。破。他。們。的。黑。幕。只。得。低。低。悄悄。說。妹。子。却。是。個。誤。入。停。歇。你。到。我。那。裏。我。如。不。做。個。解。鈴。繫。鈴。叫。我。就。走。江。翻。江。走。海。落。海。吳。媽。是。個。誠。實。女。子。聽。他。血。滴。滴。個。賭。咒。也。沒。有。甚。麼。發。作。林。風。蔣。雨。的。渾。家。就。趁。勢。進。了。杯。參。湯。吳。媽。呷。了。兩。口。登。時。雷。鳴。的。飢。腸。化。做。生。春。的。靈。宅。一。會。船。抵。馬。頭。甚。麼。刁。胡。一。班。壞。蛋。暫。且。落。後。由。燕。年。僱。些。車。轎。先。把。吳。媽。及。四。位。女。眷。擁。送。到。城。裏。東。街。自。己。個。宅。內。（補。敘。完。密。）才。走。到。廳。屋。劈。頭。就。遇。見。他。妹。子。宮。鶯。宮。鶯。同。他。講。話。他。只。顧。隨。手。指。揮。瞧。著。林。風。蔣。雨。的。渾。家。擁。抱。吳。媽。進。得。花。園。然。後。方。拏。話。來。對。付。宮。鶯。宮。鶯。罵。他。沒。天。理。沒。良。心。殺。人。放。火。正。犯。著。他。個。毛。病。不。無。衝。突。幾。句。既。而。一。想。這。事。還。得。我。個。妹。子。從。中。疏。通。我。也。不。能。瞞。得。定。定。的。於。是。吞。吞。吐。吐。的。說。了。個。大。概。把。自。己。個。身。子。撇。得。乾。乾。淨。淨。的。這。宮。鶯。是。個。明。白。透。漏。的。人。當。下。也。不。同。哥。子。辨。駁。反。將。機。就。計。說。你。要。我。疏。通。我。憑。著。甚。麼。林。嫂。子。蔣。嫂。子。一。班。不。尷。不。尬。的。人。

却不好講話。我是要把那吳媽拉在我房裏，讓我開導他，勸解他，至少須得三天行不行？才可給你個消息。燕年涎著個面孔說：「這事一定有煩妹子，如果話能通頭，不但……說到這裏，宮鶯把耳朵一掩，說夠了……我已不要聽了。」忙灑開步子，趕到一所花園裏，找著一順房間，只見林嫂子、蔣嫂子兩位女學生團團圍攏著吳媽，不知講說些甚麼。宮鶯分開眾人，忙問：「誰是趙百城的聘妻？」吳翰林的小姐吳媽呀，可憐吳媽耳朵裏刮著趙百城三字，不由得珠淚奪眶而出，喉嚨已是哽咽，說不出話來。（傳神之筆）忙睜眼把宮鶯一瞧，說：「是誰呀？」宮鶯說：「我叫做唐宮鶯，你不要疑心我同姓刁的姓胡的一氣忙輕輕巧巧的在吳媽耳畔說了幾句。吳媽點一點首，就跟著宮鶯走了。這裏四個女光蛋也不知道他葫蘆裏賣著甚麼藥，一會燕年過來，自有他們的交代。單講宮鶯挽著吳媽，灣灣曲曲的進了他個臥室，早分付個丫鬟將角門關了，才入房間，那個假起鳳真趙璧一見吳媽，不由失聲的叫著「粲雲姊，我……趙璧那

吳媽見著趙璧也顧不得甚麼嫌疑兩下便抱著頭烏烏咽咽的哭個不止宮
鶯驚詫著說奇了……你個蕭起鳳爲何嘴裏竟自稱趙璧此時趙璧知瞞不
過忙扯著吳媽一起跪倒在石榴裙下哭著哀求說我們兩口兒性命生死繫
在女菩薩手裏鴛鴦同命義不獨活……宮鶯急著說這個關係鬧大了
我這所乾淨的閨房忽然闖進個男子知道的是曉得這本帳不知道的豈不
……這時趙璧不敢開口轉是吳媽解釋著說這却不成問題大凡由心生
叫做根由目見由耳聞由鼻嗅的叫做塵只要六根無著心地清淨任是塵緣
擾擾不爲我累佛教的觀音大士他有三十二變相甚麼男子身女子身帝王
身宰官身因人說法隨時變化比如趙璧化身個女子你便把他當個女子你
的令兄化身做唐燕玉我也把他當做女學生他自我自我於我有何瓜葛
（發菩提心連廣長舌以矛破盾妙義環生）我們只要各清各楚就是了宮
鶯轉怒爲笑說這倒言之有理爲今之計你們一幕戲的內容我是澈底澄清

明白了。但粲雲之來。是被刁胡等往蘇賺來。你個假蕭起鳳。又是從何處趕來。還有與你同伴不曾。趙璧這時才抬起身來。把同許娟在揚得著急。電如何趕回。如何在蘇部署一切。邀同許光箕趕到這裏。此番化裝全是許娟個計畫。大約我不回去。他今晚一定找到這裏。宮鶯笑著說。這事不可耽擱。牆風壁耳。不易遮瞞。能於許娟趕來。我們大家從長計議。個出籠方法。有須用著我。唐宮鶯我沒有不拔刀相助。趙璧吳媽感激涕零的。又要磕頭。宮鶯連忙攔住說。不必……此會大家應該餓了。就招呼個心腹侍婢。跑到廚房拏些飯菜過來。宮鶯陪著喫些。正是人逢知己。話到投機。無心不談。無話不講。到得上燈時分。小天井早落下個黑影子來。宮鶯方怔了一怔。早是許娟穿了一套縞素衣裙。提了一口青鋒寶劍。揭起門帘。那一副姣豔面龐。映在燭光之下。真是精采動人。此時趙璧吳媽不由得笑逐顏開。說好了……我們一座救苦救難的觀世音。來了。宮鶯忙問說。這就是大鬧第六師那個殺人不眨眼的許香素嗎。許娟也

把宮鶯打量一會說好個女中英俊我不能算做觀世音姊妹倒可算做大勢至了彼此欽佩一番當瞧著吳媽嘆說粲雲姊虧是喫足苦是嘗夠了何以走在我們之前到在我們之後吳媽又將沿路的情節複述一遍痛定思痛淚如糜縷許娟說已往的事比如種種死未來的事比如種種生現在要丟掉死法想活法我有一句冒失的話我要請宮鶯姊脫離這裏骯髒所在一同趕往蘇州不瞞你說我同家兄光箕已預備停妥宮鶯沈吟一會說除此却別無方法我把吳媽放走這牢屋子也不能存在趙璧吳媽幫著慫恿不消說得彼此定議當由許娟把三個人一遞一遞的挾過院牆然後又將個心腹侍婢挾出幸喜路上無人盤詰聚在個僻靜地方復一縱身穿入寓所光箕得他招呼喚個兵士過來咬了個耳朵就走出棧房兄妹急急忙忙來會趙璧吳媽大家打個照面一起徑往車站兵法說得好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此時刁胡一班壞蛋方豨豨夠的睡在鼓裏那裏曉得他們已明修棧道暗度陳倉許娟送他們上

了夜車。在他哥子耳畔。噤哩咕嚕說了幾句話。光箕點一點頭。一會兒紅綠旗子招颺。那津浦個火車。已是登……的去了。不提光箕趙璧吳媽宮鶯帶著個丫鬟去後。單表許娟提著一口青鋒寶劍。出得車站。施展他飛行絕迹手段。不到東街。竟找到西街。瞧見一所高房大屋。知是胡師長個住宅。連竄帶蹣。歇在一棵高樹上。望那燈火聚處。移轉過來。原來這胡師長住宅。是前到後四進。兩進做照廳正廳。兩進做個住宅。均是一排五間。另外有座大大院落。起造了三間大樓。樓下作爲花廳。樓上作爲書室。左右有幾間廊房。樓後地面狹寬。高高下下。栽些樹木。此時二月天氣。李花正開。也有堆疊的假山石。并一座六角亭子。妙在月色皎好。得個許娟穿著一身縞素。不疑是嫦娥。離月定猜著。靑女行霜。樓上玻璃亮窗。略略遮掩著。絹幕燈燭燦爛。人影分明。許娟低挂在樓檐探頭一望。早瞧見一班壞蛋。甚麼刁誦臣。胡羣吳寶善。林風蔣雨。張順都圍坐一起。這會兒唐燕年已依舊男裝。却算是初次識荆。許娟心底暗想。今日天假。

之緣下帖去請也不得這樣齊整偏生那歪鼻斜眼個胡羣蔘然把桌檯一拍說燕年兄你講你妹子三天後才給你回信只恐怕是緩兵之計刁誦臣插言說不但是緩兵之計還恐怕他們串同一氣另生別的岔枝胡羣忙問有甚別的岔枝呀誦臣鼻子裏哼了一哼說我從蘇州回來沿路看那吳媽的爻象總是怨死恨生飲食是一點不進照這樣個烈性那裏說得通頭我風聞燕年兄個妹子平日又與哥子不睦今日吳媽被他拉進房去安知不套問他的口供甚麼尿裏屎裏我們所唱的一齣把戲那吳媽有個不和盤托出的嗎林風蔣兩齊齊插言說我已關照我們內人寸步不離必待得胡家老弟成全好事喫杯喜酒然後回蘇卽使燕年兄個妹子要庇護吳媽他兩個瞧出情形必然有信給這裏總之吳媽是甕中之鱉釜底之魚憑他在唐小姐面前撒刁放潑唐小姐要開放他我們的兩個女人也不容開放他誦臣說智者千慮豈無一失愚者千慮豈無一得我去年在南京被那個許媚膽都嚇破了記得我登在毛

坑上褲子來不及煞草紙來不及揩。驀然的劍到人到把我一隻大腿下掉了。
（忽將前事一提語有照應却不防殺人個冤家遠在天邊近在眼前）胡羣
扭著頸項顫子說彼一時此一時這時那許娟既在龍宅辦喪不會有分身法
趕到這裏誦臣連連搖頭伸出手指忙忙掐了又掐說他如得著蘇州急電怕
不飛趕前來嗎胡羣聽到這裏覺得身上澆了一瓢冷水早是一箇寒噤燕年
把頭一掉忽見那玻璃亮窗上一個影子急著喊聲不好將身子一褪說時遲
那時快窗格呀的一聲一道白光好似那寒蛟出水閃灼飛騰大家抬頭一看
不由得咕咚撲禿各各翻倒刁誦臣因是個木腿更滾得一丈多遠逼近梯口
就地一翻骨碌碌順著樓梯滾去我且由他單講許娟跳落樓板先認準個胡
羣刷的一劍那一顆肥頭早離了頸項顫子（結果一個）張順提起腿來要
跑無如索索的活抖許娟的寶劍一起屍身截爲兩段（又結果一個）吳寶
善媽媽的哭喊親娘林風蔣雨抱住他個大腿許娟是一不做二不休只聽那

劍鋒擦……三顆頭已是落地（又結果三個）諸位想這五個沒頭鬼自然是一票人物林風蔣雨不因做著筏騙也不同吳寶善廝混吳寶善不因與趙璧結下深仇也不至找到刁誦臣來同胡羣拉攏胡羣不因垂涎吳媽也不致夢魂顛倒做些傷天害理的勾當比如一個張順他安安穩穩服事辦帥罷了不知甚麼晦氣同這些壞蛋聚在一起我聽星相家言一個人派殺頭是命宮注定相貌生定的今日船才靠岸胡羣就領了大衆來到自己宅子專人把個張順找來在胡羣個意思滿意唐燕年的妹子必能疏通吳媽滿意自家個喜事就在早晚辦妥忙招呼一桌盛席備一罈酒一來替大衆酬勞一來爲自己喜事鬼使神差算是把些沒頭鬼聚在這樓上專等劊子手行刑（兼補帶敘找扎清楚）閑話少絮許娟耍了一回寶劍砍殺了五個壞蛋定一定神暗想我在外面分明瞧見七個人如何只剩了五個正在沈吟的當兒不料霹扑一響一個彈子已打中腰肋許娟一聲啊呀身子靈活不過一縱竟出樓窗立脚

不牢骨碌禿早滾在樓底下去了。嚇殺我也。看官要曉得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許娟仗著藝高膽大不提防唐燕年躲在個黑暗所在掏出手槍就認定許娟颯的一下不恭維唐燕年他的膽量他的技能却比被殺的五個壞蛋高得許多但有一層這許娟是我紅白杜鵑小說中重要人物假如真個被唐燕年手槍打死我這一部驚才絕艷的小說如何脫稿呀……這個問題非常重大當時唐燕年一聲喧嚷早有人點齊燈燭往後面尋找去了。……

第十六回

天外飛來死者復活

別後聚語好夢重圓

講那唐燕年一槍打著許娟滾下後樓一迭連聲喊著人來就有些當差的點著鐙亮一擁上樓到得樓梯口先將那拐腿個刁誦臣扶起誦臣知道許娟著了道兒便指手畫腳的叫入往後園尋找那知搜尋一會甚麼石洞裏樹棵裏到處拏燈火照了總不見個踪跡唐燕年同著刁誦臣又在這後院子搜索一遍那裏有點影響誦臣瞧著燕年只管發怔燕年躁腳說不是兄弟誇下海口

我的。手。槍。是。百。發。百。中。一。定。他。跌。下。去。必。然。遇。著。甚。麼。救。命。星。了。（猜。却。猜。得。不。錯。）他。們。在。這。裏。鴉。飛。鵲。亂。後。屋。子。裏。早。驚。動。胡。其。仁。原。來。胡。其。仁。沒。有。正。室。太。太。他。胡。亂。辦。了。三。四。個。大。脚。黃。魚。每。天。輪。流。著。困。覺。任。他。兒。子。胡。作。胡。爲。全。不。管。束。今。日。已。是。一。覺。困。醒。猛。聽。得。後。院。子。人。聲。嘈。嚷。忙。在。被。窩。裏。把。個。陪。宿。的。黃。魚。一。推。一。疊。連。叫。喊。人。來。早。有。個。媽。子。跑。進。房。來。說。不。……好。了。大。少。爺。個。頭。已。被。人。砍。了。胡。其。仁。來。不。及。穿。衣。一。骨。碌。爬。下。床。來。索。……只。是。亂。抖。被。窩。裏。個。大。脚。黃。魚。也。就。跟。著。下。床。替。他。老。人。家。穿。紮。襪。褲。披。好。皮。衣。胡。其。仁。又。急。又。抖。又。是。痛。如。刀。絞。一。會。兒。來。了。兩。個。家。人。叫。做。胡。然。胡。雨。把。他。老。人。家。拖。拖。拉。拉。一。路。趕。到。院。落。個。花。廳。樓。上。刁。誦。臣。和。著。唐。燕。年。也。就。陪。著。上。樓。不。瞧。猶。可。胡。其。仁。把。眼。一。瞧。早。見。著。五。個。沒。頭。的。屍。腔。東。斜。西。倒。鮮。血。橫。流。登。時。狗。叫。猪。哼。哭。個。不。了。誦。臣。燕。年。不。無。上。前。解。勸。其。仁。急。著。跳。著。說。都。是。你。們。這。些。忘。八。雜。種。坑。害。我。個。兒。子。兩。人。被。罵。白。翻。著。眼。睛。無。話。可。答。轉。是。胡。然。胡。雨。

兩個家人說你老對於這事也須根究個青紅皂白其仁只才問長問短甚麼來山甚麼去水方由刁誦臣一五一十說了其仁嘆口氣說我一晌睡在鼓裏我只知我個兒子同趙璧龍韜結下血海冤仇那知他又心戀著吳媽昏天暈地的把一條小小性命送了難道我們一個好好門第找不到人家對親左一趨蘇州右一趨蘇州把我個老頭子瞞得定定的好了……今日是家敗人亡大家沒有話說了胡其仁哭鬧了許久早有人把他圈入後屋這裏連夜的忙辦喪事先打個電話把銅山縣知事吳士恭找來隨時檢驗又由吳士恭親到辦帥那邊請示辦理不消說得由縣差協同兵隊到處明察暗訪各處客棧水馬頭的船隻火車的车站無不細細搜尋無如人已去遠連許光箕帶來些兵士也跑得無影無踪最後唐燕年回家去找妹子那兩扇房門關得鐵桶似的心知不妙衝開房門不但吳媽影響全無連自家妹子和個丫鬟也不知去向這一起驚天動地早是唐案臣夫婦要同兒子拚命燕年見勢頭不對嚇得桃

之。天。天。甚。麼。林。嫂。子。蔣。嫂。子。一。班。女。光。蛋。也。站。不。住。脚。只。好。找。著。刁。誦。臣。籌。措。點。盤。川。趕。回。原。籍。但。這。刁。誦。臣。一。時。不。得。脫。身。算。是。五。個。沒。頭。鬼。抓。住。他。做。個。孤。哀。子。錢。是。胡。其。仁。用。事。是。刁。誦。臣。做。這。一。幕。戲。得。了。只。個。收。場。我。且。漫。表。找。結。得。清。清。楚。楚。單。講。那。晚。許。光。箕。同。著。趙。璧。吳。媽。并。宮。鶯。主。婢。一。起。搭。了。特別。快。車。不。敢。耽。擱。趕。到。南。京。到。得。盧。妃。巷。本。宅。住。歇。妥。當。卽。叫。個。家。僮。把。洪。蜨。庵。陸。蟬。樵。找。來。彼。此。見。面。真。算。是。意。外。相。逢。當。由。光。箕。把。在。蘇。在。徐。的。那。些。離。離。奇。奇。個。情。節。敘。述。一。遍。蜨。庵。蟬。樵。只。才。恍。然。因。瞧。著。唐。宮。鶯。說。這。回。事。不。是。你。女。士。做。個。救。星。簡。直。要。上。他。們。個。圈。套。了。那。香。素。翻。轉。身。去。不。曉。得。又。殺。成。甚。麼。尸。山。血。海。但。願。馬。到。成。功。那。些。壞。蛋。一。個。不。得。脫。網。只。就。如。天。之。福。了。趙。璧。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如。果。一。兩。日。內。香。素。回。來。便。罷。如。不。回。來。尙。要。煩。二。位。趕。到。徐。州。一。趟。蜨。庵。蟬。樵。忙。說。那。個。自。然。………光。陰。迅。速。一。連。三。日。總。不。見。個。許。娟。回。寧。大。家。如。熱。鍋。臺。上。螞。蟻。轉。得。沒。法。不。消。說。得。那。蜨。庵。蟬。樵。

自然要跑到徐州一趟。到得徐州兩個人施展出秘密偵探的手段。早把許娟在胡師長那裏殺了。胡羣張順林風蔣雨吳寶善及喫唐燕年一顆槍彈滾落樓底。尋找不見。現在唐燕年因妹子失蹤。逃出徐州。刁誦臣在吳家辦理喪事。一箍腦兒都打探得清清楚楚。兩人不致逗遛。又搭著火車。回寧報告。大家得了許娟中彈。又不見蹤影的消息。好生煩惱。依著趙璧的意思。要復回徐州。窺可。丟掉性命。總要把許娟我出下落。轉是光箕說。百城兄不用說了。照兄弟看來。不但我個妹子不死。就連竄入江心的龍伯符也該遇見救星。除得那五個壞蛋。身首異處。雖找出活佛。金仙。是無從設法的。吳媽宮鶯說話儘管這樣講。但是現狀總屬不妙。趙璧忙說是呀……我們這一部書。難道就如此收場嗎。光箕說。我的主張。你們暫且躲避這裏。不可散脚。讓我趕到蘇州。給兩家個實在消息。一來好叫桐青壽伯兩位老伯及伯母放心。二來兩家仍住蘇州。恐有別的糾纏。因刁誦臣個壞蛋。尚在那林風蔣雨兩個老婆安知不受人唆使。

一起把兩家接到這裏且做個小小團圓三來龍旅長那邊我也想替他設法運動仍調駐南京趙璧忙說老哥的計畫是完全不過了但是運動龍軍調甯請問有何根據有何門徑箕光笑說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這裏馮督軍個頭等秘書不是新委任的高鳳翰嗎那高先生不是龍老先生個西席從前曾教授過龍伯符嗎（忽將第四回書一提便覺自首至尾通有照應）有姓高的在馮帥跟前斡旋不患不達目的我個絕大計畫把龍旅長運動調甯恢復他軍統位置還要想姓高的姓龍的合手把百城兄薦在裏面得個參謀位置這是甚麼緣故因馮軍同辦軍是骨裏反對那個大統總抱著做皇帝的思想辦帥是極端的贊成馮帥是極端的反對這一個皇帝問題不上一半年是要定然發表大家想想我們平日是抱的甚麼宗旨甚麼政策比如一部書難道就描寫些驚才絕艷名士美人女兒婚姻鬻房豔福旖旎一陣夥併幾場那就算紅白杜鵑的結果嗎而且紅杜鵑的夢兆似有結合白杜鵑的夢兆尙在支離

儘力去做。總得個花好月圓。雨收雲歇。方不辜負那編小說的先生。一回苦心孤詣。噓（字字）打得進筆筆。挖得出精采。煥發奔奔動人。趙璧吳媽聽了這一番話。無不連連點頭。就是唐宮鶯和蜨庵蟬樵也深以爲然。書貴簡淨。話忌重複。那許光箕自然趕到蘇州。這篇文章就依著稿子去做。不上多日。那世封夫婦隨著康年夫婦一起趕到南京。那個斷腿的藍豸峯。却交在龍營看管。不在話下。單講那位高鳳翰高老先生。何以得進江蘇的督轅。又何以做了頭等的秘書。諸位。我們窮念書的。比是個雪花命。運氣好的。便吹落在錦席繡裯。那不好的。便拖泥帶水。異常落寞。我們揚州個高鳳翰。原是個飽學明經。同現在江蘇韓省長同鄉。交情極好。該應他時來運來。適值督署個頭等秘書去職。那馮帥同韓省長商量接替的人才。姓韓的就極力保薦。說鳳翰公事老練。曾在龍國光那邊辦過軍務。馮帥聽說就叫鳳翰趕緊過來。見著面。非常合式。辦了幾起公事。真是老練。不過。請行不過一月之久。幾於言聽計從。這日高先生坐

在辦公室內。忽然由號房遞上名片。還有一封信函。隨手拆開信函。不是別人個筆迹。就是原先居停主人龍國光信中大略。是著許光箕過來有話面談。再把名片一瞧。上署太律師許光箕六個真楷。鳳翰推過日行公事。一疊連叫請一會工夫。號房早領著許光箕進來。彼此見面。先談些寒暄通套。然後由光箕就把國光謀調來甯的意思。敘述一遍。高先生忙手拍胸脯說。此事在我……光箕走後。鳳翰抽了個當子。就面會馮帥。談及移調龍軍的事件。馮帥說。論這龍國光資格。狠老經驗。狠富不過他。辦理的尙是些老軍務。對於現在政治的思潮。軍事的學識。恐怕有點不夠。鳳翰趕忙接口說。他的兒子龍韜。是我個學生。曾在陸軍學堂畢業。那個小子。英年俊發。思想極新。這班人才。我們督署裏。是要極意收羅的。（非寫龍韜爲下文薦引趙璧地步）馮帥點一點頭。一客不煩。二主就叫鳳翰辦了公事。呈請中央。諸位想想。督軍講的話。政府還有不答應的嗎。不消兩個月。中央已有命令。准調龍國光仍爲第八師師長。這個消息。

一到那龍旅長在蘇趕忙交代。尅日回南京接事。到任以後不忙別的。就忙第二步手續。把個趙璧引薦到督署。起先是在高鳳翰科裏當個副手。要曉得黃鐘大呂不肯小鳴。龍泉太阿必吐奇氣。甚麼來往的密電軍事。的部署。總由這趙百城獨出機杼。絲絲入扣。中間最緊要的莫過袁政府與日本五月九日的條約。其時趙璧主稿。很替馮督軍打了幾個力爭的長電。那些電文都印刷在申報時報。新聞報。大家都購閱過的。要讓在下逐細抄來。不但佔踞我這小說篇幅。諸位又要嘲笑。我說是明日黃花。儘可不必。光陰易過。日月如流。那袁總統要做皇帝的思潮。一日緊似一日。一班督軍團。無不興高采烈。準備著奉表勸進。奏摺稱臣。徐州個張辯帥。興味尤濃。偏生那小諸葛刁誦臣。又由胡其仁唐案臣合力推薦。竟在辯帥那邊充當了秘書。論這刁誦臣。雖是趨拐著大腿。他那一肚子陰謀詭計。竹槓釘錘。却不會退化。因替那五個沒頭鬼做了一年多的孤哀子。把個胡其仁拍得圓圓的。唐案臣騙得定定的。姓胡的兒子是死。

了姓唐的兒子是逃了好個篋騙刁誦臣竟做了一子雙祧認那其仁案臣爲義父大凡父親替兒子辦事沒有不周到的日日在辦帥跟前說項所以辦帥也忘却前情又非常重用還有一層刁誦臣同那死鬼張順也是一票貨張順掛著男妾的招牌誦臣也就做了龍陽的幌子（非是做小說的爛嚼舌根要曉得尷尬小人委實不能替他具結）辦帥對於他無言不聽無計不從他想辦帥復回南京好伸張他的威力報復他的前仇狠替辦帥辦了幾起密電情詞要挾簡直硬要江蘇個督軍位置所去的電文通共留中不發民國四年年底忽然由袁政府發出一通命令這道命令贊成共和的無不奔走駭汗一喝耳聾那不贊成共和的沒有不堯天舜日仰戴皇靈你道是甚麼命令就是改民國五年爲洪憲元年了做書的漫點我們這部小說是從民國二年講到民國三年往往一天的事實分爲兩三回敘述難道一年多的事實就可以風捲殘雲急水下餞便囹圄吞棗過去嗎諸位莫怪做書的做個情節演戲的也演

個情節到細膩處要細膩到斬截處要斬截有話說不說不免丟頭落尾沒話說要說不免節外生枝此時徐州個張辯帥躍躍欲試準備做開國元勳南京個馮督軍顧慮躊躇却抱著冷靜態度（總鎖一筆話有斤兩）在這風雲醞釀元黃變化之時南方珠江流域却出了個偉大人物這一個人物在下在第一回書開宗明義便把他鼎鼎大名提起（絕不唐突）這人姓蔡名鏐號松坡算是袁皇帝個的虎煞沒有他出來姓袁的早已穩坐江山稱孤道寡不但那辯帥是奉表稱臣就連馮督軍也不免摺奏事大勢所趨不得不爾現在有他出來振起國魂無論反對帝制的與不反對帝制的無不目眙心駭惹起注綫而况內幕中有兩個出色人才一個是繡虎雕龍一枝筆戳破那萬里的晴昊一個是驚神泣鬼一口劍攪亂那大陸的煙雲一個是英姿颯爽的奇男一個是美豔無雙的俠女在下不必講出姓名諸位必然知道是竄入江心個龍韜跌入樓底個許娟了惜乎做書的一管筆不能夾敘兩回事我且擱過許娟先

講那龍韜跌入大江。記得這回事是在民國二年的十月。其時順著江流。就淌在黃天蕩裏。俗說舟過黃天蕩。無風三尺浪。那知一個浪頭。把龍韜推在一隻江輪旁邊。原說龍韜會些武藝。不知那來的神力。浪頭一聳。身子一躍。竟會搶著前舵的纜繩。這時龍韜死命的不肯放鬆。狂喊一聲救命呀。偏偏蔡先生在船邊閑踱。聽見救命聲音。搶過去一瞧。見是個英俊男子。急急解下一條一丈來長的白絹腰巾。龍韜儘力的拏著。蔡先生儘力的挽著。一會上船。邀到自個房艙。先拏出乾燥衣服。替他換了。然後用些薑湯。逼出肚子裏水氣。只才各通名姓。各說各的來踪。各說各的去迹。蔡先生因對龍韜說。你個意思還趕緊回家呀。還是同我辦些空前絕後的事業呀。我想有兒女心腸的。必定要有英雄氣魄。不拔出慧劍。不能斬斷情魔。不掃去癡雲。頑雨不能仰見明月。太虛我勸老哥。且脫離這個圈子。同我地北天南。做個政治的熱客。革命的大家。龍韜本來襟懷灑脫。得著松坡先生做個知己。從此便南來北往。舍家謀國。甚麼白。

杜鵑的夢兆許香素的倩影他竟漠不關心然而月老牽繩暗中繫足天公做美造化弄人龍韜同松坡先生一混兩年偏生個帝制問題發生那松坡先生和雲南個唐督軍本有成約甚麼地雷火砲都安置好了只待帝制個導綫一起使明公正氣的直舉義旗當下松坡同龍韜淹滯北京得著這個機會便不分曉夜趕往雲南那雲南不是有座昆明湖包圍著碧雞金馬兩個山頭嗎山腳下一帶樹林樹林裏有個茅店挂著酒幌子許多行人歇息在內店門口却站著個奇裝古服的道士背插著一口寶劍一見著松坡龍韜便笑嘻嘻的拱一拱手說道人在此守候良久請喝一杯酒去松坡未及答話那龍韜眼快早瞧見店屋子裏坐個雲鬟霧鬢明眸皓齒的美人穿著一套縞素衣裙不禁失聲說著呀……這不是我那許……香素嗎（先見道士後見香素極有層次）諸位我要把香素的來踪補敘記得香素中彈墜樓不是民國三年二月間事嗎那香素到得徐州住在一所僻靜客棧早被他師父遠遠瞧見這師父複

姓軒轅。道號靜如。本是天台山玄帝觀個道士。他一口寶劍。據說是劍仙傳授的。前次雲游南京紫金山。偶經城市。遇得許娟。瞧這許娟。俠情雲上。根器幽深。遂收留去做個高弟。一年之內。把些飛行絕迹。練心練氣。練膽的祕訣。悉數教導。許娟本有口寶劍。道士又替他煅鍊一番。所以加倍鋒鏘。能夠斬釘削鐵。前次趙璧。借用了一回自家。試用了一回。無不屈伸如志。這日到得徐州。知道他又要做些翻江攪海。驚天動地的勾當。於是暗暗跟隨他到唐宅。道士便跟到唐宅。他到車站。道士便跟到車站。他到胡宅花園。道士便埋伏在假山石後。所以許娟受了唐燕年的槍彈。滾跌下來。道士早趕過去。伸手一挾。不知雲裏霧裏。早落在一座深山。許娟睜眼。看見他個師父。救出他的性命。真是感激無地。道士又替他檢出彈子。在葫蘆裏取些藥粉。醫好傷痕。忙說你這次危險極了。依我個意思。徐州不必去了。蘇州不必回了。同我仍返天台。待一二年後。再圖那缺月重圓。萍踪復合。許娟依了。於是隨著軒轅靜如。暫住天台山。諸位這袁

總統要做皇帝。是人人知道的一張紙包不住個火。南方反對帝制。早是沸沸揚揚。蔡鍔連合唐督軍。別個人不如靜知道。士是預先曉得的。甚麼緣故。一來是道行深了。很有些前知。二來事機已成。他預料到許娟個意中人。必跟著姓蔡的前往雲南。天時人事一齊湊合。所以他不先不後。把個許娟帶到碧雞山下樹林子裏。一個茅店。遇見蔡鍔。龍韜便邀著進店。能韜瞧見許娟。雖不是抱頭痛哭。已兩兩的軒涕漣。如姓蔡的等他們敘述一起。然後才插入勸解。香素同松坡。是彼此聞名的招呼。店夥送過酒來。忙找那軒轅道士。那知道。士趁著三人談話。個當兒已飄忽不見。(神龍見首不見尾。就此結果。道士以後不提)四下找尋。毫無蹤迹。蔡鍔因嘆說。這到是世界第一高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了。當下杯酒敘談一會。三個人便一起進城。找定寓所。蔡鍔便往會唐督軍。議論那起義辦法。不恭維姓蔡的。他是胸有成竹。隨即發了幾個通電。先行連合兩廣的那班革命鉅子。然後堂堂正正的聲罪。致討袁政府。袁政府得著雲

南起義個消息。真是半空中打個霹靂。也就通電各省。下令動員。甚麼徐州張帥。首抱奮勇。就派著胡其仁。唐案。臣拔隊南征。刁誦。臣也混在裏面。做個參謀。不知唐燕年。從何處得了消息。也就趕見他的父親。此時軍書。倥偬。那唐案。臣見著兒子。如半天得月。那裏還記起前情。追究他女兒。宮鶯的下落。胡唐的兵隊。全是大辮垂垂。分別駐紮在岳州。要算征南軍隊的第一路。那第二路駐紮武昌。就是馮帥指派的第八師。龍國光了。諸位南京個馮督軍。既抱冷靜態度。何以又要派師出發。要曉得中央既下了動員命令。那些師團旅團。要受陸軍部支配的。而况馮督軍是北洋派的領袖。何能顯抗中央命令。所以動員令一下。也就派龍國光拔隊啓行。部裏的參謀。除原有許光箕。又添了一位趙璧。這趙璧過來。是馮帥面授機宜。簡直龍軍進退。要歸他個青年俊物調度的。閑話少敘。這戰陣風雲。一日緊似一日。起初戰綫。接觸北軍。還得些小勝。過後南軍鋒利無匹。那松坡先生發縱。指使滇黔兩粵的軍隊。竟集合湖南天下事。理直。

者。氣。自。壯。理。屈。者。氣。自。餒。由。清。廷。專。制。改。變。共。和。是。大。勢。所。趨。順。著。國。民。心。理。做。的。由。民。國。共。和。又。要。改。變。洪。憲。專。制。是。逆。著。國。民。心。理。如。何。辦。得。通。頭。而。况。蔡。松。坡。係。一。世。之。雄。又。有。龍。韜。許。娟。一。雙。俠。女。奇。男。實。力。扶。助。不。上。一。兩。個。月。南。軍。得。了。長。沙。竟。圍。攻。岳。州。這。岳。州。第。一。路。的。軍。隊。不。是。胡。其。仁。唐。案。臣。所。帶。領。的。嗎。他。兩。個。忘。八。雜。種。憑。著。吹。牛。拍。馬。巴。結。到。個。師。長。何。曾。親。臨。過。陣。地。當。時。拔。隊。前。來。以。爲。南。方。軍。隊。可。以。虛。聲。恫。嚇。能。夠。嚇。退。了。蔡。松。坡。他。們。便。可。以。封。候。拜。爵。做。袁。皇。帝。的。開。國。元。勳。心。裏。這。般。想。那。知。天。不。從。願。兵。信。一。日。壞。似。一。日。看。看。殺。到。面。前。依。刁。誦。臣。個。意。思。早。要。賦。桃。天。之。什。鶉。奔。之。詩。到。底。唐。燕。年。還。有。點。膽。氣。說。我。們。辦。子。兵。前。次。攻。克。南。京。不。費。吹。灰。之。力。我。們。張。大。帥。威。名。遠。震。只。要。長。板。橋。一。喝。怕。不。曹。兵。遠。退。四。十。里。嗎。好。個。胡。其。仁。唐。案。臣。聽。著。燕。年。橫。吹。他。便。按。兵。不。動。偏。生。兩。個。師。長。聚。在。一。起。偏。生。刁。誦。臣。和。著。燕。年。圍。攏。著。不。離。左。右。這。叫。做。死。期。已。至。那。閻。王。老。子。早。派。著。牛。頭。馬。面。暗。暗。用。鐵。索。

子緊扣住他門。只等個劊子手。前來行刑。你道行刑個劊子手是誰。就是那飛
行絕迹的許娟。講這許娟在南軍方面。狠出些風頭。他這口劍在百萬軍中。取
人首級百不失一。南軍既攻克長沙。他早探聽胡其仁唐案臣駐紮岳州。連夜
的飛過洞庭湖。到得岳州城裏。探明胡其仁個住所。一脚趕來。竄到辦事室。隔
著玻璃亮窗。一望早瞧見兩個鬍子。并刁誦臣唐燕年。一處談話。此時更不怠
慢。一聲姣叱。我許香素來也窗子一推。就翻落進去。人到劍到。四顆西瓜的肥
頭一起切下。了却胡其仁刁誦臣唐案臣唐燕年。許娟得手。便走這裏。辮
子軍見兩個師長遇害。參謀身亡。也不替他們收尸。早已鴉飛鵲亂。四散奔逃。
不在話下。單講許娟出得岳州。并不回到南軍報功。他早探聽龍國光的一師
駐紮在武昌。於是沿江而下。趕到武昌。進得城來。問明龍軍住所。隻身前來。傳
達處何敢怠慢。領他進見師長。恰好趙璧光箕聞信趕來。大家見著。面問長問。
短。爲最翁媳相逢。兄妹會面。那一種酸酸甜甜。苦辣情形。在下也描寫不盡。此時大

家。得。了。龍。韜。的。下。落。自。是。放。心。當。有。趙。璧。從。新。發。言。說。爲。今。之。計。帝。制。問。題。行。將。打。銷。我。們。一。方。面。聯。絡。南。軍。一。方。面。慫。恿。馮。帥。獨。立。長。江。一。聲。獨。立。不。怕。袁。皇。帝。天。武。神。威。那。已。無。從。著。手。了。諸。位。要。曉。得。袁。皇。帝。一。場。春。夢。不。過。百。期。有。一。個。蔡。松。坡。發。難。幕。子。裏。就。躲。著。無。數。英。雄。藏。著。幾。多。豪。傑。甚。麼。驚。才。絕。艷。劍。膽。琴。心。有。兒。女。心。腸。的。就。有。英。雄。氣。魄。我。們。這。一。部。紅。白。杜。鵑。小。說。就。借。這。帝。制。問。題。做。個。推。波。助。瀾。當。時。或。疑。我。這。十。六。回。書。全。係。杜。撰。我。一。定。說。龍。韜。趙。璧。確。有。其。人。許。娟。吳。媽。非。同。假。借。那。開。卷。的。一。篇。楔。子。豈。不。成。個。贅。旒。嗎。袁。皇。帝。會。做。夢。那。惜。花。使。者。沁。園。主。人。也。會。做。夢。做。書。的。因。他。們。的。夢。做。得。離。離。奇。奇。也。就。荒。荒。唐。唐。的。以。筆。代。舌。敘。述。些。夢。話。那。知。袁。皇。帝。因。好。夢。難。圓。江。山。不。會。做。穩。早。已。是。龍。馭。上。賓。這。個。消。息。傳。來。遮。天。的。戰。雨。爭。雲。忽。然。收。拾。淨。盡。捲。陸。的。驚。濤。駭。浪。登。時。平。靜。如。常。甚。麼。南。方。護。國。軍。也。取。消。了。北。方。帝。制。派。也。散。夥。了。蔡。松。坡。大。功。告。成。不。在。我。書。中。交。代。一。氣。風。捲。殘。雲。收。束。時。局。筆。妙。墨。

妙。毫。不。著。力。只。有。龍。韜。得。著。武。昌。的。去。電。知。道。光。箕。許。娟。趙。璧。均。在。龍。軍。這。邊。他。就。不。分。星。夜。趕。著。過。來。大。家。見。面。又。是。一。番。悲。歡。離。合。各。敘。情。悰。不。曾。耽。擱。多。日。江。蘇。馮。督。因。帝。制。取。消。皇。帝。升。遐。早。有。電。到。龍。軍。著。即。拔。隊。回。寧。這。一。番。彷彿。是。鞭。敲。金。鞮。人。唱。凱。歌。龍。軍。到。得。南。京。先。向。督。署。稟。安。稟。見。回。到。原。駐。的。行。轅。那。吳。世。封。翰。林。趙。康。年。孝。廉。甚。麼。洪。斐。庵。呀。陸。蟬。樵。呀。也。一。夥。兒。趕。到。最。後。吳。媽。坐。著。馬。車。來。了。一。番。亂。亂。烘。烘。馬。龍。車。水。說。不。盡。那。種。的。熱。鬧。那。世。封。康。年。自。然。會。著。龍。老。板。談。吳。媽。自。然。拉。著。許。娟。密。語。斐。庵。蟬。樵。自。然。同。著。龍。韜。趙。璧。光。箕。問。短。問。長。他。們。講。的。話。總。是。在。下。前。幾。回。書。中。敘。過。的。此。時。亦。不。便。再。費。筆。墨。只。要。看。官。明。白。罷。了。從。中。要。緊。的。一。句。話。是。約。定。明。日。在。烏。衣。巷。趙。宅。團。聚。大。家。鬧。嚷。了。一。回。也。就。散。了。單。講。次。日。趙。府。上。收。拾。得。齊。齊。整。整。這。時。候。正。是。四。月。初。旬。第。二。回。書。中。原。講。趙。康。年。家。有。一。所。小。小。花。園。內。面。有。三。間。草。亭。亭。外。栽。植。些。疏。松。秀。竹。恰。恰。杜。鵑。花。及。時。開。放。紅。的。是。豔。若。朝。霞。白。的。

是。咬。如。積。雪。吳。媽。本。住。在。舅。舅。這。邊。那。許。娟。趕。著。熱。鬧。早。携。同。宮。鶯。過。來。趙。璧。龍。韜。許。光。箕。同。著。蜨。庵。蟬。樵。是。今。早。到。的。末。後。龍。國。光。騎。了。高。頭。大。馬。帶。了。十。來。個。護。兵。也。就。興。高。采。烈。的。趕。來。不。消。說。得。世。封。康。年。是。同。出。歡。迎。一。齊。步。進。草。亭。酒。筵。已。預。備。得。齊。齊。整。整。大。家。排。列。坐。定。先。行。送。過。香。茗。當。由。龍。國。光。呷。了。一。口。茶。便。哈。哈。大。笑。不。止。世。封。康。年。怔。了。一。怔。不。免。動。問。老。先。生。笑。的。甚。麼。國。光。喜。著。嘴。說。我。不。笑。別。的。笑。的。那。年。十。月。初。三。大。家。要。鬧。著。持。螯。賞。菊。飲。酒。賦。詩。今。日。又。來。喫。酒。了。不。知。還。有。人。兌。些。安。眠。藥。水。把。我。們。灌。得。人。事。不。知。我。昨。日。查。點。營。倉。還。有。個。一。隻。腿。的。藍。豸。峯。依。我。意。思。要。把。他。砍。了。轉。是。百。城。同。我。個。兒。子。說。情。你。們。想。想。那。一。趨。一。拐。的。是。好。笑。不。好。笑。呀。（以。照。應。爲。結。束。妙。妙。）世。封。未。及。答。言。那。康。年。也。笑。著。說。那。一。起。畫。臉。塗。鬚。的。強。盜。總。沒。個。收。梢。結。果。月。前。蘇。州。來。信。說。著。甚。麼。林。嫂。子。蔣。嫂。子。因。丈。夫。丟。命。無。人。養。贍。還。撒。刁。撒。潑。的。在。桐。青。那。邊。胡。纏。把。人。真。要。笑。得。肚。腸。子。打。結。（又。是。找。抹。前。文。以。

照應爲收束。龍韜趙璧說這些歪文管他做甚。吳媽趁勢一笑說：「我們不管歪文，倒要管些正文。」說著把一雙俊眼就瞧定唐宮鶯。大家因吳媽瞧著宮鶯一般的視線，無不注射在他一人身上。宮鶯被大家瞧得不好意思，登時粉頸低垂，玉顏紅漲，說也奇怪，那許光箕坐得定定的，忽然抽身離席。許娟只才咳了一聲，說這件正文還要吳老伯、趙老伯出來做個撮合。山世封、康年會意，齊說：「唐小姐同著令兒……話還未曾說完，宮鶯存身不住，一溜烟跑進後屋。吳媽許娟也就跟著進去。陳夫人、趙夫人正坐在後屋子裏閑話，忽見三位花枝招展的過來，忙擡身笑問：「你們來爲著甚麼？」宮鶯未及開口，吳媽搶著說了。陳夫人說：「男婚女嫁也是正文，就是我家趙璧，我也要趕著這個當兒替他完結婚事。」宮鶯念聲：「阿彌陀佛，姊妹喜期約在幾時？」陳夫人笑說：「這話不得過遠。」大約龍師長那邊也要提及這事。三位千金最好同日出閣，省得那編小說的一起……的交代。」就此總結一筆。趙夫人拍掌笑說：「那是再好沒有的，不談。」

三位小姐躲在後面。單講外邊許光箕從新入席。當由世封康年極力撮合。光箕瞧那宮鶯性情。亢爽姿容。美麗已是心滿意足。忙說既承二位老伯美意。小姪焉敢推辭。趙璧得了這個口氣。忙攢攢跳跳的趕入裏面。嚷說好了……唐小姐的姻事已經就緒了。我們大家總見過面的。何必羞羞澀澀躲在這屋裏。好在龍老先生不是外人。母親同姑母何不一齊出去。做個美滿的歡聚。陳夫人。趙夫人見趙璧的話說得有理。當下并不留難。就邀著三位小姐一陣出去。到得茅亭。一衆起身。遜坐。世封康年分付排列。兩席男在左。席女在右。席一時擺齊。杯箸上菜的上。菜送酒的送。酒那龍老先生在首席。首坐發言說。現在是國事粗定。張辯帥打斷他的妄想。仍是駐軍徐州。馮督軍有副座。希望暫時可不去南京。我早晚擬到揚州一趨。先把亡妻安葬。然後忙兒子的婚事。我預備婚期。就在七月初七個巧日。世封康年齊說再好。行個文明結婚的禮式。屆時就假座這裏。不但你府上趕做這回事。就連我們也趕個熱鬧。唐小姐那邊通

知他母親太太最好三家的喜事趕做一堆三家的主婚人就借重那高鳳翰高老先生證婚人就借重洪疔庵陸蟬樵二位先生（前前後後照應完密找扎周到）先期納采行聘至日嘉禮成婚這一場好夢就如如此結束哈：比如當年吳世封不同趙康年郎舅至親生下女兒吳媽如何會給與趙璧那趙璧不因得婿吳媽如何會與吳寶善衝突不與寶善衝突那刁誦臣如何會陷害趙璧由辯帥發落營倉趙璧不押營倉如何會交結龍韜那龍韜又如何會找到律師許光箕與他妹子許娟締結婚姻偏生個吳媽又趕至南京假如不被胡羣瞧見又如何會謀陷趙璧生出掀天揭地的波瀾不因這起波瀾如何會大鬧蘇州第一起賺取龍韜第二起賺取吳媽事機越覺得危險文字越做得緊湊吳媽不到徐州如何會發生唐宮鶯一段文字許娟不取出宮鶯如何會替光箕找出相當的嘉偶這些離離奇奇的姻緣結穴在有兒女心腸必有英雄氣魄甚麼辯帥馮軍蔡松坡一千著名人物不過爲這部書推波助瀾的材

料紅白杜鵑是個魂龍韜趙璧許娟吳媽是書的主腦光箕宮鶯做個陪襯
庵蟬樵做個穿插林風蔣雨做個姻緣的障礙誦臣胡羣做個姻緣的魔力歸
總在雲收雨歇花好月圓（以小小議論作全書個結束精神團結到底不懈
）以後三家結婚的事實在下也不必贅敘相傳吳媽許娟各有小詩四首爲
一時傳誦當抄寫出來給大家品題……

偶參經典習禪那影事塵勞靜悟多七個蒲團能坐破不知人海有風波
四面牕櫺不受風嬌花顏色吐深紅廿年魂夢徒顛倒始信鸞鳳亦羽蟲
萬籟銷沈百念無聰明到此不含糊碧天捧出團欒月好寫龍珠獻佛圖
黃埃野馬去如飛小謫人寰始願違今夕牽牛河渚立天孫織錦會停機

右詩四首係吳媽和趙璧再疊前韻

早從剛健得婀娜那三尺芙蓉染血多不是石函封不住蛟龍著意出深波
忽收驟雨轉飄風一洗鉛華掃落紅惆悵銀河宵不寐秋絲相對吐青蟲

花。國。春。秋。判。有。無。藤。蘿。片。月。記。縹。糊。秣。陵。尺。素。姑。蘇。絹。憑。繡。鬢。眉。俠。女。圖。
偶。作。鴛。鴦。并。翼。飛。幾。回。相。見。不。相。違。我。曾。學。劍。輸。紅。綫。卿。自。能。文。勝。陸。機。
右詩四首係許娟和龍韜三疊前韻

